

風趣浪漫 香艷傑作

# 風流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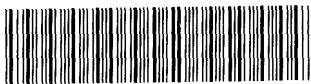
周天籟 著



# 風流千古

● 周天籟 著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6 0411B

# 風流千金

周天籟著

靜安寺路上有家叫做派克公寓的，那是一家很富麗的貴族化公寓，這裏面祕密附設着有一家貴族化的鹹肉莊，說起這家鹹肉莊的內部裝璜，可說富麗堂皇極了，並且大大小小房間有下十多個，一個有一個的佈置，有會客室，有碰和室，有浴間，有化妝室，就是會「戰」時用的睡房有下五六間一律用的席夢思彈簧牀，被褥也是野鴨絨的，其他用的木器全本是毛全泰的紅木摩登傢具，有的用柚木，統是定製的全套，其他如杯盤碗盞全部銀製的，娘姨也雇下有十多個，服侍客人可說週到體貼，無微不至，他們都經過一番訓練，因此極得客人歡心，臨走她們的下腳錢，至少三十五一擲，因為到得這裏來白相的客人，都是上海幾個大亨，名流，汽車來來去去，闊綽得不亦樂乎。薪水階級的朋友，也就根本達不到這裏來，就是來的，老實說，至少也要幾個月不天亮，請問如何白相得起呢。

說起這家鹹肉莊的老板是一位廣東人，今年四十歲，姓郭的綽號叫廣東老郭，搭當一個姘頭，是蘇州人今年廿九歲叫蹄膀阿六的，一個甚肥甚肥的女人，這個蹄膀阿六外面人頭熟極了，她的出身，原是長三堂子，後來身體越弄越肥像隻母猪一樣，自知這碗堂子飯吃不下去了，收歇了之後，便同廣東老郭搭上，就開始同居起來，手邊也積下幾萬塊錢私房錢，由老郭存入銀行，打算做些生意。後來生意倒沒有做，鑒於幾個貴族鹹肉莊營業非常發達，如馬立斯×號，如祥康里×號，如廈門路×號，這都

是最著名的貴族鹹肉莊，因此同老郭一商量，大轉其腦筋，決意也開出一家來。資本預備廿萬元，細細派派如何不要廿萬元，挖房子，內部裝潢置辦一切，完全以貴族姿態出現，打倒目前幾家貴族門口，處此時代，唯有競爭，才能立足。兩人商量結果，廣東老郭居然大爲贊成，於是夫妻倆併湊廿萬元下本，便在靜安寺路派克公寓裏挖下一排連房間十多個，澈底改造，完成一家上海最貴族偉大爲寶淫幽會的機關。蹄膀阿六主張，既然派頭大，索性派頭大到底，不主張有坐莊的小姐，完全一律到外面去喊，真辦實貨的公館裏姨太太，少奶奶，小姐，電影明星，要做到客人點中某人，便將某人喊來，方爲吃價，可是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阿六手邊頭相熟的一批小姊妹，都有手腕，可以把她們拉攏，終感覺得人頭不夠，忽然想起王三妹來，又想起五小姐來，王三妹是海上某聞人的下堂妾，五小姐是慕爾堂女學生。

這王三妹同五小姐在上海都很有名望，知道的人很多，尤其王三妹比五小姐更有名望，她們每天在交際場中周旋，認識的人真也不少。蹄膀阿六心想：把她們兩個人拉攏來，做着莊上的基本人員，一定大有苗頭，因爲有了這二個人的號召，無疑是很有力量的。廣東老郭聽了蹄膀阿六這一番話，點點頭道：

「你阿六果真有辦法把王三妹同五小姐拉攏，我們這個門口就有生路，現在我是資本放下去了，像現在我們這家派頭，在上海可說是第一家，沒有比這裏更富麗的，如果沒有生意這是你外面兜不轉，所以你說的拉攏這兩個人，一個王三妹一個五小姐，這倒是當務之急。我想你還是趕快進行這樁事！」

蹄膀阿六這時候已經祕密進行，拉攏了一批小姊妹，人頭倒也有十多個，都分別商量妥當，臨時可以把她們喊來，有的說明只可以陪客人做局而不能接夜廂，有的可以做局也可以接客人夜廂，她們都很高興幫蹄膀阿六的忙，同時她們也賽過尋尋野食吃吃，進帳點外快，何樂而不爲呢。可是蹄膀阿六認爲這一批人都不是將才，也不是榜上有名的，有的還在長三裏懸牌應徵，有的已經嫁了人，但嫁的並不是大亨，聞人，要是大亨聞人就又好了，越是大聞人越吃價，可以在客人面前誇說這是某某聞人的二姨太，某某聞人的三少奶奶。上海白相貴族鹹肉莊的朋友，就吃這一記噱頭。有以爲我已經睜過某某聞人的小老



婆了，某某聞人的小老婆是我的老相好，多少有面子，但這十多個都不够資格，蹄膀阿六一想：非急急羅致新人才不可，她的記憶真，她的夾袋裏，只有二個，在上海的確很有地位，人也來得，漂亮極了，也風騷極了，交際場中每天見到她們芳蹤的，一個就是前面說過的王三妹，一個便是五小姐。王三妹雖然堂子裏出身，因為她嫁過某銀行行長的妾，脫輻後又嫁過戲子，同時又搭上了某大公司的葛大班，又愛上了某電影小生，人頭之多，坐下足有二圓桌，並且他們都死心塌地的愛她，後來又同戲子離婚了，這個戲子就爲了她投黃浦自殺，直到現在王三妹依然過着昏天黑地，紙醉金迷的玩弄男性的浪漫生活，上海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是一朵赫赫有名的交際之花。五小姐呢，她的本姓周，芳名麗華，父親販土發了財，家私不下三萬，五小姐青春纔二九，也是個早熟姑娘，相當浪漫，可是她所交接的一批小姊妹都是只知交男朋友不知讀書，耳濡目染，也變成一個壞料，叫名在慕爾堂讀書，那真是真的讀書，還不是跟了一批男朋友在外面胡天胡帝，不知如何會同蹄膀阿六認得了，阿六認爲這樣一個女學生已經在外面如此交際了，手面很闊綽的，這次撐了這個門口，拉攏她來幫忙，一定大有苗頭，不料經過蹄膀阿六把她一邀說，居然一口答應，可是王三妹答應是答應的，却提出了幾個條件，要蹄膀阿六也答應她，條件是這樣三條：

王三妹道：「第一條認得的客人不做，以免下不落台，傳說出去，王三妹會跑鹹肉莊，名譽多末難聽。第二條絕對自由，不受約束，今天高興上莊就上莊，不高興上莊，你蹄膀阿六不可以強求，也不可以情商。第三條規定做局三百元，夜廂六百元，這價銀似乎貴了些，不過以我王三妹的身份，三百元做一個局，客人實在並不吃虧，六百元一個夜廂，也很便宜，我從前在生意浪，有許多客人在我身浪化過不少不少錢，八千搭一萬的很多，無非都轉我念頭，但他們何會碰到我的身體，可想而知現在三百元就可以同我一度銷魂，六百元還要陪他窩心一夜呢。」

蹄膀阿六道：「不貴的，確不貴，不過我本家同你三七拆了帳，你到手也微幾了。我的主張有客人喊你坐房間，你索性不應酬，工夫的話，就到我們莊上來，又又麻將，陪陪客人，譬如白相性質，你以爲那能？」

王三妹道：「整對整對，我有工夫總歸到莊上來，白相又又麻將是了，至於客人喊我坐房間，我決不出來應酬，喊到我起碼

做一個局，雖然談談講講，不做局，也作為做局計算，橫豎你蹄膀阿六門檻精，隨機應變，看客人打發是了。」

蹄膀阿六把王三妹這一方面說了下地，回來告訴廣東老郭，大為滿意，這家莊上自從添了這二個人才之後，豔開祕史，漸洩漏到外面來，據說這是上海最偉大的一家貴族門口，只要客人點中什麼人，她們都能够替你喊到，就是這一點吃硬，也就是這一點號召力量。因此營業蒸蒸日上。自有一批有閒階級的王孫公子，前來問津，雖然外面沒有宣傳，沒有登過廣告，居然每夜汽車門口停下十多輛。這時候蹄膀阿六從另一方面果真又拉攏了一批真辦實貨的人，公館裏的姨太太，少奶奶，小姐，電影明星，她們都同男子一式一樣，需要性的解決，有的簡直不要客人一個錢的，情願願白陪你睡覺，但求解決得痛快，便已心滿意足了。因此蹄膀阿六在客人面前却撈了不少不少橫擔，介紹的費用，還有房間錢，譬如這個房間給你們派用場，便要付三十元四十元的一次房間錢，而客人付給的銷魂費，蹄膀阿六推託是女的到手，她們莊上所得到一些好處，就不過客人開銷這筆費用，可是到這裏來的客人，那裏還高興同他計較，一切都由蹄膀阿六去照算，沒有話說。

這一天莊上到了一位某洋行的買辦，叫沈衡章的同了一個朋友一起來白相，蹄膀阿六一看模樣是個大客人，可是很陌生，便親自出馬招待他。

蹄膀阿六看見這個沈客人，媽而虎之的，手指上戴着一枚像黃豆那般的金鋼鑽戒子，閃閃發出亮光來，身上穿的是馬褂袍子，下面元色緞子夾鞋，一枝老粗的雪茄塞在嘴巴裏，年紀大致三十光景，同來的那個朋友却穿的西裝，人很瀟灑，不知他姓什麼。兩人來到會客室裏坐下，蹄膀阿六知道是大客人，不要假手娘姨，便親自迎上去笑道：

「先生，請問先生，阿有老相好呀？」

沈衡章笑嘻嘻答道：「沒有老相好。聽說你們這裏由客人點中什麼人，都可以喊到，有這件事嗎？」

「蠻對，蠻對，你先生尊姓呀？」

「鄙姓沈。」

「喔，沈先生，那末你打算喊什麼人呢？說出這個人名字，她住的地方，我們就可以打電話喊她來，不過上海地方很大，人頭也很多，老實說，不一定是能够喊到，總之別人家莊上能够喊到我們這裏無有喊不到道理。」

沈衡章同朋友兩人哈哈一陣大笑道：「對對，你不是這真本家？」

「我就叫蹄膀阿六呀，我同你們先生還是頭一次見面呢。」

「久仰得很，久仰得很。」沈衡章笑着道：「我想喊四小姐來談談，聽說四小姐近來也祕密到這裏來？」

蹄膀阿六一個愕然道：「四……小……姐，那裏一個四小姐呀，她姓什麼叫什麼？你怎麼知道四小姐到這裏來？」

「我聽朋友說起，你們這裏有個四小姐，非常精彩，她姓史，家住同孚路，人家都喊她史四小姐的，你們能够把她喊到，要找出多足多的錢都高興。」

蹄膀阿六腦筋一動，似乎四小姐在記憶裏有下這個人的，隨接問道：「沈先生，你在幾號裏喊過她的？假使別人家喊過，我們這裏也喊得到，至於我們這裏根本沒有姓史的四小姐這個人，你聽朋友說在我們這裏喊過她也許弄錯的。」

沈衡章道：「你們這裏既然喊她不到就算了，我們隔一天再來白相吧。」便站了起身要走，蹄膀阿六便急急的說：「沈先生，沈先生，慢一步走，再坐一歇，讓我進去問問，再確實告訴你吧。」

於是沈衡章便又坐了下來，蹄膀阿六趕到裏面去，原來裏面有一桌麻將，王三妹，五小姐，一班人正在那裏又着麻將，蹄膀阿六尋着王三妹道：「王小姐，王小姐，我有一件事問你。」

王三妹一邊打着麻將一邊道：「阿姨，阿有啥事體？」

蹄膀阿六道：「外面來了二個客人，一個姓沈的他點中要喊史四小姐，住在同孚路的，我們這裏根本沒有這個史四小姐，我想問問你相識不相識？」

王三妹沒有回答，倒是五小姐搶着道：「有的，有的，史小姐是我一個同學姊妹，她的名字叫湘韻，史家是上海大族，她的老

太爺做過大官，就是史小姐二個哥哥現在還是做着很大的官員，在上海很有地位，我同史小姐有上二年同學。」

蹄膀阿六認真的道：「五小姐，你真的認得她？」

五小姐一邊打牌一邊答道：「認是認得的，不過客人點中她，肯出來不肯出來，還是一個問題。」

蹄膀阿六歡喜道：「五小姐，五小姐，你既然同她相熟，我想託你去走一趟，同她相商相商，先約她到這裏來白相，到了這裏我再來告訴她，好不好？」

王三妹插出來道：「阿姨，外面那個沈客人今夜總歸來不及了，你還是去告訴他，叫他明天夜裏來，一面託五小姐去邀史小姐到這裏來打牌，別的話不要告訴她，否則事體要弄僵的，到了這裏之後就是你阿姨同她商量不下，我同五小姐二人來同她說，總之這個沈客人是陌生的，想來沒有關係，一向認得史小姐決也不會答應。」

「當然到了這裏再說了。」

五小姐道：「請她到這裏來我答應得下，而且我可以寫包票，她這個人真可說是個糊塗蟲，隨便什麼地方都要去的，賽過一個爛污三鮮湯……」

蹄膀阿六又拍拍五小姐的肩胛笑道：「謝謝儂，謝謝儂，準定明天去請她來，事體成功，重重的謝你。」說着便又趕到外面會客室裏來，笑着告訴沈客人道：

「沈先生，我已經問過哉，你說的史四小姐，原來就是史湘韻，你假使說史湘韻我就知道了。不錯，今夜電話打去人已經走出，告訴她娘姨，約她明天夜裏到這裏來，請沈先生今夜做一個別人吧。」

沈衡章笑道：「我喊史小姐也是聞名而來，她本來名字叫什麼倒不仔細，好，準定明夜再來就是。」

還有一個西裝客人有些不願意走，蹄膀阿六道：「我勸你們今夜就在這裏住夜了吧，沈先生我介紹你一個王三妹，還有一位客人我介紹你一個五小姐，不是很好，王三妹同五小姐都是赫赫有名的交際之花，包你稱心如意。」

沈衡章聽了蹄膀阿六這樣挽留他住夜，便說：

「不，今夜我誠心來做史小姐的，史小姐不能來，假使掉了別人，心理作用，有點不大願意，我準定明夜來吧。」說着他又問同來的朋友道：「你預備這裏住夜，你就留下好了，我先走一步。」

那個朋友笑嘻嘻點了點頭，表示好的，蹄膀阿六便說：「蠻對，沈先生你就準定明夜來，你這位貴友便留在這裏吧，如果王三妹，五小姐不中意，我們這裏人頭真多，你點中，只要她們不會有客人做去，一定能够替你喊到。」

沈衡章走了後，那個西裝客人便留了下來，他輕輕的問蹄膀阿六道：「聽說南京路有家大南貨店老板的四姨太也到這裏來走動的，有這回事沒有？」

蹄膀阿六笑蜜蜜，點了一下頭道：「你先生不是中意她？」

「是的，聽說人非常精彩，嬌小玲瓏的。」

「我告訴你，她只能夠同客人做做局，不能在外面接夜廂，因為她有胡老麻子的。」

「我就同她做個局好了。」

於是蹄膀阿六便拖了拖西裝客人的袖子，領了他到另外一間去。這一間的佈置更加特別考究極了，四壁懸着西洋模特兒放大照片，靠壁一排絲絨沙發，中間一只低低的圓桌，插着一瓶鮮花，地上鋪的來路貨地毯，這一間也是會客室，但實際上並不是會客室，她把西裝客人領到這裏之後，吩咐他坐着，盤問他姓什麼，叫什麼，上海住在什麼地方，西裝客人起初不肯說，蹄膀阿六道：

「你儘管大方的告訴我們，這裏決不會替你宣佈出去的。」

西裝客人笑道：「我們到這裏來自相，完全是逢場作戲，你留下我的名字地址，一旦傳出去多少難聽，各人面子有關。」

「告訴你決不會替你講出去的，你放一百念四個心好了。」蹄膀阿六恐怕他不相信，便說：「先生你請坐一歇歇，我拿一

本簿子給你看，因為到這裏來的客人都留有姓名住址，雖然這裏是莊上，性質同普通一般的不同。」說着便趕了出去，捧了一冊洋裝本硬簿子進來，一頁一頁翻給他看道：「你看你看了之後自會相信。」西裝客人接過來一看，這裏面果然都是大亨。聞人，不覺大吃一驚。

蹄膀阿六道：「如何，如何，這些客人都常到這裏來消遣白相，打撲克，又麻將，不算一回事，你先生到這裏來的時候，看見門口不是有好多汽車停着嗎？」

西裝客人隨接抽出插袋裏自來水筆在簿子上寫着「金任民」三個字道：「我姓金，叫任民，我是吃報館飯的。」

「金先生，你的名字我們代爲保守秘密的，不過你自己知道，別把這裏的事情去在報紙上發表。」

「當然不會，你代守秘密，我也代你守秘密。」

「你請坐片刻，我馬上打電話去喊她來。」蹄膀阿六把簿子接收了去，一個電話打到四姨太公館裏，告訴她有個姓金叫任民的客人，你相識不相識？」四姨太答道：「不相識。」蹄膀阿六道：「不相識那末你趕快來吧。」把電話掛了後，又趕到這一間裏來告訴金客人道：「金先生，你的緣份真好，四姨太沒有走出，接了我的電話馬上就來，不到十分鐘就會到這裏。」金任民笑道：「代價大概要多少呢？」

「金先生，我老實告訴你，四姨太到這裏來完全是同客人結交朋友性質，決不會多要你的錢，就是你付也沒有關係，因為四姨太很有錢，她到這裏來一半是同客人結交朋友，一半還是白相性質，你金先生真心待她的，她也會真心待你，彼此還是白相一顆心呢？她難道還在這上面進帳一些錢嗎？」

「那末房間錢，娘姨下腳錢我應該照付。」

「隨你心意賞賜，你金先生拿得出，我們也受得進。」蹄膀阿六正在說，娘姨進來拖了拖他出去，原來四姨太到了。

蹄膀阿六便領了四姨太到那機關洞裏向室內一張椅，果然這位客人四姨太不相識，原來金任民坐在一間裏，靠懸在

壁上模特兒放大照片旁邊都伏有機關，外面一扳之後，便從室外可以看到室內一切，人的面目，人的舉動，看得清清楚楚，這時候如果看出室內的客人相熟的，當然保留面子關係，拒絕出來接客，只推託人喊不到，如客室內的人不認識的，當然沒有問題，第一次做過之後，第二次再來，那更不成問題了，於是兩人便直接到房間裏去了。所以凡到這裏來的客人，都要經過這間密室一度小憩，成功或不成功，有緣份沒有緣份，在這一間密室裏便決定了，可是客人始終是不會知道她們這裏的祕密，這也是別開生面的一種設計，據說是蹄膀阿六想出來的念頭，上莊的一班姨太太，少奶奶，小姐，電影明星，沒有一個不贊成，沒有一個不說設計週密。

於是四姨太看見金任民這個客人並不相識，便走到這間密室那來迎接着客人到房間裏去幽會了。這且按下不表。第二天五小姐受了蹄膀阿六的託咐，便到同孚路史小姐的家裏去，恰恰史小姐沒有出門，正在家裏，看見五小姐光臨，很詫異的問道：「噢，五小姐，你今天怎麼會來的？」

五小姐笑道：「特爲來望望你呀，因爲長遠我們沒有看見了，你近來一向很好？」

史小姐便領了五小姐到她自己一間房間裏去坐下談談，五小姐很高興的道：「史小姐，你近來長得更加漂亮了，過去我倒偶然同你在舞場中碰見，近來想你也不大出門，所以很少看見。」

原來史小姐是個最愛風流的一個，今年廿四歲，人生得很漂亮，外邊的男朋友很不少，交際場中不時可以看見她的芳蹤，並且相當浪漫，同她有過關係的男朋友真不止一個，坐下來至少有一圓桌，但她依然在家裏做着小姐，還不會出嫁。

史小姐把五小姐領到房間裏坐下，急急問道：

「我知道你今天到我這裏來，一定有什麼貴幹，決不會像平常一樣來看看我那樣簡單。」

「笑話了，你怎麼知道我今天有事來的？我倒要反問你。」五小姐格格笑着說。

史小姐很忙碌的倒茶，授烟，招待五小姐，很週到，又搬出那盒精美糖果來，一顆一顆剝出來給五小姐吃，雙方談了一會，五



小姐才把來意說了出來，她笑嘻嘻道：

「你聽見過沒有，上海有個很神祕的地方，靜安寺路派克公寓裏面有個專門替我們設備的俱樂部，你到過沒有？」

史小姐聽了這句話很高興的坐了過來笑道：「聽倒聽見過，但不甚仔細，也沒有到過。」

「這裏面你沒有到過，真枉爲是個摩登女子，我也不知去過好多次了。裏面樣樣都有，髻髻一個女人夜總會，有麻將，有撲克，有吃有玩，一個人到了這裏面真不想回出來，舒服是舒服極了！」

「真的，你既然去過，爲什麼不領我去見識見識呢？」

五小姐便說：「你此刻有空嗎？我就領你去，好不好？」

史小姐只要一聽見有人告訴她有什麼地方很好玩的，她最起勁，路遠足遠都要趕去玩一個暢，她聽見五小姐說有這樣一個女人玩的夜總會那得不要去的道理，其實這是五小姐故意這樣說的，那裏真有女人夜總會的事，莫非嚇動她來到這貴族門口裏，不是事就順利的進行了。史小姐果真上了五小姐的圈套，當下便跟了她到了這莊上來了。

兩人一進門，蹄膀阿六看見了中小姐，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五小姐便從中介紹一番，來到會客室坐下，蹄膀阿六一想：這不是談話時候，還是領她到裏面去叉了一場麻將再作道理，於是五小姐又領了史小姐到了裏面去叉麻將，史小姐看見這裏的形形色色，不像是什麼夜總會，心中很詫異的問五小姐道：

「麗華妹妹你把我領到這一個什麼地方來了？」

五小姐笑道：「這是女人的夜總會呀！」

「你別哄我了，這決不是夜總會，你應該忠實的告訴我。」

這樣一來五小姐忍不住格格的笑了起來，蹄膀阿六也走了進來笑着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中下姐道：「沒有什麼事，我有句話問麗華妹妹呢。」

於是五小姐便把這裏詳細情形一五一十告訴了史小姐，原來是個上海最偉大的貴族門口，也等於一個女子夜總會。來到這裏的女人都是上海幾個大亨，女聞人，男子到這裏來白相的，也都是汽車階級居多數，極高尙的上等社會聞人，並且這裏生意非常發達，來到這裏的女人沒有一個不表示歡迎的，來過一次第二次還要來。史小姐聽了五小姐這番話，恨不得立刻就走，心想：我五小姐來到這種地方，可不把我的台都躬光了，如果這裏碰到相熟的人，叫我一只臉蛋如何放得下，便把臉色一沉，對五小姐表示不滿意：「麗華妹妹，你枉爲同我是老同學，爲什麼把我領到這種地方來，萬一碰着熟人，宣傳出去，叫我如何去見人呢？如何對得起我兩個哥哥呢？請你還是放我回去吧。」

五小姐急道：「湘韻姊姊，你放心，你放一百念四個心，這裏雖然是個貴族門口，但這裏的組織嚴密得出於你意料之外，決不會使人家知道，老實說我既然帶你來，我拿人格担保你決不會給外邊人知道，否則我對不起你，那末我又有什麼益處呢？」史小姐苦笑道：「你是這裏一個拉皮條腳色，沒有益處，我真也不信，既然你沒有益處，何必用哄騙手段把我領到這裏來，我倒要問你？」

五小姐笑道：「假使我有益處，真正天曉得，自後你會明白，現在不和你多爭辯，我領你去參觀這裏的組織。」說着便拖了史小姐一間一間走去。

五小姐把史小姐先領到那間密室裏參觀一下道：「我告訴你，舉凡到這裏來的客人都坐在這一間裏等候，表面上一些也沒有什麼可疑地方，其實客人來到這裏，我們從這壁上可以直接看見室內一切。」說着又領了史小姐到室外去把那機關扳了一下，果然室裏看得清清楚楚，五小姐便說：「我們在這裏看見室內的客人面孔是相熟的，或者在什麼地方見過而有點疑感的，我們立刻就可以拒絕，你想，安全不安全，絕對是不會遇着熟人的機會，這個接客不接客，權利完全握制在我們手裏，所以這裏最是安全不過的。」五小姐如此這般一解釋，史小姐頗感到興趣，執住五小姐的手笑道：

「麗華妹妹，我看你倒是這裏一員健將呢，難怪這許多日子沒有看見你了，原來你每天在這裏逍遙？」

五小姐笑着說：「我因為覺得這裏組織得非常週密，頗爲稱道，不時到這裏玩玩，白天打撲克，又又麻將，晚上高興就軋個把男朋友，漂亮的小伙子，中意的小白臉，」然後夜廂我是敲得足裏足，沒有三百五百我是不會給他們碰身體的。你想：一個人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不會尋快樂真是獸子。」

史小姐道：「我真佩服你有勇氣，把人生看得這末透澈，及時行樂果然是人生需要，不過到這種地方來，總未免有些太那個，你以爲？」史小姐說着怕羞的一笑，五小姐便拖了史小姐又往一間一間客房裏走去。邊說：

「你看這裏都是一間一間客房，裏面佈置多麼清潔，賽過我們自己家裏一樣。」

史小姐問道：「這裏的老板是誰呀，想來同你一定有特別交情，不然你決不會替他們這樣宣傳的是不是？」

五小姐笑笑點點頭，不做聲，史小姐又釘緊着問：「你說呀，這裏的老板是誰？」

五小姐才同她咬耳朵道：「就是剛剛同你見面的那個大胖子，她叫蹄膀阿六的，上海女大亨中真是赫赫有名的。」

兩人一邊一間一間參觀，一邊七談八講了一陣，也就把這一個貴族門口參觀完畢，又領了史小姐到裏面一間去又麻將，這裏王三妹也來了，宋家太太也來了，馬家三少奶奶也來了，這一批人都是當作這裏是第二個家庭的。

馬家三少奶奶對了五小姐嚷道：

「阿有啥人又麻將呀，你去邀邀看？」

五小姐笑着答道：「有有，又麻將的人要多少。」她又指指史小姐對三少奶奶道：「三少奶奶，我來介紹你一個小姊妹，她姓史，叫湘韻姊姊，她是我一個同學，今天也給我拖到這裏來白相了，又麻將，湘韻姊姊也來一脚吧。」

史小姐笑道：「也好，我來一脚就來一脚好了。」

三少奶奶對史湘韻從頭到底打量了一下笑道：「噯，原來就是史小姐，久仰久仰，似乎在舞場裏見過的？」

史小姐笑道：「是的，我因為歡喜跳舞，所以常常跑舞場。」

這時候王三妹，宋家太太站在史小姐背後，指指點點的不知說些什麼話，一會兒五小姐跳過來替史小姐一陣拉場，嘻嘻哈哈都相熟了，於是坐下一桌麻將，這裏分下二桌，一桌是史小姐一個，王三妹一個，宋家太太一個，馬家三少奶奶一個，還有一桌五小姐一個，蹄膀阿六一個，廣東老郭一個，還有一個是五小姐的老客人，在禮和洋行機器部辦事的沈先生。人家喊他小沈的，他在五小姐身上也化下不少的錢了。現在他白天來到這裏白相白相，根本是不出一個錢的，就是晚上在這裏過夜，借一個乾鋪，也不收他一個錢，他在這裏已經混得很熟了。

史小姐竟然鑽進這個圈套，一場馬將一直又到吃夜飯時候還沒有下場，暫時停了停，大家吃了夜飯再又。

蹄膀阿六特爲到館子上喊了一桌原席頭的酒席請史小姐，大菜裏面還用的排翅，水菓用的是四色，點心用四道，這席菜至少在五百元以上的，史小姐吃得莫明其妙，暗底裏問五小姐道：「麗華妹妹，今夜爲什麼請的原席頭菜，請的是誰呀？」

五小姐道：「蹄膀阿六告訴我，說是你還是第一次到這裏來，所以要請請你呢？」

「請請我，這太給她破費了，我吃了心裏有點不好意思，我明天也要答還她一席。」

五小姐道：「她請你吃一席酒有理由的，因爲你幫她的忙，到這裏來……」說到這裏，只是笑着不說下去了。

史小姐頰然而紅耳赤起來，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低了頭只管吃菜，可是同一席上的陪客與高彩烈的談得起勁，她們對史小姐來到這裏都認爲是新同志。

夜飯吃好，麻將又上場了，這時候史小姐坐下又了多少圈數，只得和了二付牌，所以輸得很結棍，自己肚裏一算，大概在一千元以外，幸而今天支票簿子帶了出來，不然這個臺倒坍不落的，待到八圈下地，結下帳來一共輸去一千二百五十四元，史小姐付了二百五十四元一個另頭，便開了一千元的支票，正要打開皮包拿出支票簿子時候，王三妹便一手按住她笑道：

「史小姐勿忙勿忙，我們再來八圈好了，今夜給你輸得太多了，真有點不好交代呢。」

史小姐道：「不，我不再又下去了，我倒算早些回去。」

五小姐同蹄膀阿六如何肯放她回去，今天把她領到這裏原是有作用的，於是五小姐打對過臺子上一奔過來道：

「什麼話來，今夜你來得去不得了，還是再又八圈莊，況且給你輸了這許多，我們也不好交代呢。來吧，再重新上場，重新再打莊。」

「不，麗華妹妹，我是真的要早些回去，寧可明天再來。又麻將輸贏常事，有什麼關係。」

這時候不但五小姐一人挽留她，王三妹，馬家三少奶奶，宋家太太，蹄膀阿六都一致挽留她，史小姐心想：一定要走又有點說不過去，這許多人的面子都不買嗎，也太於矯傲些，只好又坐了下來笑道：「可是我今天出來，家裏的人都不知道的，又弄得老晏回去，那末再又四圈吧。」

五小姐笑道：「晏了索性就睡在這裏吧，我今夜也不回去，陪你一夜好不好？」

「你真的陪我一夜，我就在這裏又一個通宵麻將，你看好不好？」接着史小姐一笑便又坐了下去上場了。

於是重新打莊，調動位子再上場，史小姐心裏真有點說不出所以然，未始不明白她們的用意，實在給她們包圍了，也沒有辦法可想。因此她的牌越打越沒有精彩起來，又連連吃了人家幾付三百和，心裏不知如何的窒塞。

正在這個當口昨夜喊史小姐的那個沈衡章客人今夜果然準時而來，蹄膀阿六趕着出來招待他，到了會客室坐了片刻，蹄膀阿六笑面老虎的把他招待得十二萬分週到，說道：

「你沈先生喊的史小姐人是已經來了，不過也要碰碰你的運道，因為史小姐的脾氣很古怪，不是個個客人肯接夜廂，譬如她今天高興就出來接個把也很平常，若在不高興頭上任你如何講好話，她死也不出來！」

沈衡章歡喜道：「本人已經到這裏了，那是好極了，請你趕快喊她出來！我們當面談談好了，我知道史小姐這個人非常大方的。」

蹄膀阿六道：「你叫她到這裏來見面，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來，來，我們這裏另外一間會客室。」於是把沈衡章領到那間有

機關的祕密室裏，沈衡章不知道裏是間密室，走進來一看，佈置得很不錯樣子，尤其壁上有好幾幅放大的模特兒照片，此外還有好幾面鏡子，沈衡章心想這間會客室佈置得很神祕。蹄膀阿六道：「沈先生，你在這裏請坐片刻，我去送一輪馬上就來。」

「好好，我在這裏坐一會，你是不是喊史小姐出來見我？」

「是的，你坐着是了。」蹄膀阿六隨手便把室門隨手關上了。於是急急趕到裏面去關照五小姐道：

「昨夜那個沈客人來哉？」

「叫他等一歇好了，總要這付牌打下場呢。」

「你就先領一領史小姐見一見，究竟相識不相識呢，不相識的就替他先定下一個房間，否則讓他走了，或者另外介紹一個給他。」

五小姐聽了蹄膀阿六這幾句話，一想倒不錯的手裏一付牌打了下場，便拖了旁邊一個興業銀行協理的二姨太太，又走到史小姐身旁對了她咬咬耳朵道：

「湘韻姊姊，麻將另外託一個人代一代吧。」恰恰站在旁邊看打牌的女將不下有五六個，其中一個是四益綢緞局孫經理的夫人，五小姐便指住她笑道：「孫師母，孫師母，史小姐的麻將你代她又一又吧，因為有一些小事呢。」

孫師母笑道：「好好，我來代幾付就是。」

五小姐便拖了史小姐往外就跑，史小姐莫明其妙的不知什麼事，却急急問道：

「麗華妹妹，到底爲的什麼事呢，拖了我就向外奔？」

五小姐便站定了同她咬耳朵笑道：「有個男朋友介紹給你，讓你見見，如果滿意的，今夜我來做個媒人。」

史小姐不聽見這句話，一聽見這句話，便立刻回轉身往裏就逃，面紅耳赤的，羞得不知什麼似的，你想五小姐那裏肯放她回進去，使用力把她攔腰一抱住道：「什麼，你想走嗎？湘韻姊姊，老實告訴你，既然到得這裏來了，一朝生二朝熟，根本就

用怕什麼難爲情，你但看這裏面多少女人，她們都是很有身價很有地位的，到這裏來莫非玩玩弄弄男子罷了……」

史小姐不待她說完搶着道：「叫我這時候走出去接見一個陌生客人，簡直比殺脫一個枯郎頭還難受。」

「又不是叫你當面去見他呢。先在那個機關洞裏見一見，如果這個客人認爲滿意的，或者願意同他交一個朋友的，在上海這實在是很平常的事呢。」五小姐又把她拖了出來，一直來到那個機關洞口，朝那間密室內張了張，看見沈衡章的面目果然很清秀，完全一個小白臉的模樣，穿着馬褂袍子，又像個公子哥兒，史小姐心裏果然滿意，可是嘴上却不願意說滿意，五小姐逼住說：

「真的，你究竟滿意不滿意，你說，快說。」

「這是無所謂的，滿意又怎麼樣，不滿意又怎麼樣？」

五小姐摸到史小姐心裏一定是滿意的，便笑着道：

「滿意，我還要替你做媒人，替你定下房間哩。你快說，快說，有什麼怕羞的。」

「……………」史小姐只笑不做聲。

這分明是默認了，五小姐逼緊笑道：「你不做聲，就算亞開說。」說着便趕進告訴蹄膀阿六。

史小姐面孔紅得幾乎發了紫，心想：不知如何到這裏來，總有些良心上對不起自己，明明知道搭小姊妹搭壞了事，原來周麗華變了這裏一個拉皮條脚色，硬把我拉了上馬，終究還是怪我太沒有主意了！

蹄膀阿六聽見五小姐說，史小姐已經認爲滿意了，趕快定下一個房間吧，讓他們到房間裏去談談。於是便揀了一間五號房間給沈衡章同史小姐兩人幽會地方，這五號是大房間之一，裏面佈置得絕精緻，席夢思的床，舉凡椅子，梳妝台，沙發都是克羅米的，壁上還懸着法國裸體名畫。這是來路貨的畫片，鑲在鏡架裏懸在壁上，非常的引人注目，另外一扇小門，開出去是一個浴間，預備一體完畢之後，雙方沐一個浴，或者在事前沐一個浴，凡是大房間裏都附設浴室的。又吩咐娘姨進去把電氣火爐開



足了電力，使房間內溫暖如春，又把床上被頭褥子枕頭全都換了清潔，鋪得一點皺紋也沒有，一切佈置舒齊了，蹄膀阿六便領了沈衡章到房間裏去。

沈衡章到得這五號房門四邊一看，心裏不禁稱奇不止，想不到這裏竟然有這樣一個摩登房間，彷彿一個新房，真可說是貴族門中了，暗暗歡喜，往床沿上一坐，笑道：「史小姐呢？」

蹄膀阿六道：「馬上就要來哉，她在那裏又麻將，聽說今天輸了一天，大致二千塊錢輸光了，沈先生說起我已經問過史小姐，聽說你沈先生願意同她軋一個朋友，她也很高興的，不過，她雖然說不要你一個錢，我們這房間錢以及下脚一切開銷你沈先生要照付的。」

「多少，多少，你說，你說？」

「數目有限，二隻手也够了，不過我做媒的錢，其中還有一個五小姐也是做的媒人，你應該給我們兩人多少，也就隨你心意。」

「多少，多少，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定章程？」

「謝媒人這是各人的手面，如何會有章程的？」蹄膀阿六笑了起來。

「我因為不知道你們要多少數目，頭一次到這裏來，完全外行，不必客氣，你說多少就多少好了。」沈衡章很誠懇的說。

「不，沈先生，這要你說的，我們萬萬不能夠開口。」

「你說好了，根本又沒有關係，明知我到這裏來逢場作戲性質，多化幾個錢有什麼關係呢！你就說好了。」

「你沈先生要明白，史小姐是不容易喊得到的，真是你沈先生的運道，這是你的緣份，並且史小姐也說過：她答應接夜廂，老實說這個客人額角頭真真亮，不是一眼眼亮，當然我們媒人也很不容易做，十個客人之中，只不過一個二個是成功的。」

「我明白，我明白，只須你說好了，謝媒要多少錢？」

蹄膀阿六想了一想道：「隨你沈先生開銷好哉，你拿得出，我總歸受得進，你沈先生是老白相，當然不會給我吃虧的。」

沈衡章再也不肯說出謝媒人多少錢，後來蹄膀阿六才道：「這樣吧，你沈先生拿出四百隻洋來，我也二百，五小姐也二百，這是開心銅鈿，因為你們客人出來白相一次，多化幾個錢，也不在乎此，這樣五小姐到手二百，她也沒有話講，在名份頭上呢。」

沈衡章立刻便打皮夾子裏摸出一百元一張的鈔票五張，說道：「這裏四百元是謝媒人的，還有一百元是開銷房間以及娘姨下腳錢。」

「謝謝沈先生吧。」蹄膀阿六看見娘姨在旁邊，便說：「娘姨，沈大少開銷你們五十元，也應該謝謝呢。」

於是房間裏二個娘姨，一個大姐，齊聲說道：「謝謝，謝謝大少爺。」

沈衡章微笑道：「哦，一點點小意思，不用謝。」

蹄膀阿六把這個媒人做成功了，個人到手了有三百五十元，她祇得分給五小姐一百元而已，五小姐推讓着道：

「阿姨，阿姨，這你同我有什麼客氣，這些錢你拿去算了，這何必分給我？」

「這是沈客人拿出來給你的車馬費，意思意思，爲什麼客氣。」說着便搖搖緊塞在五小姐插袋裏。五小姐也就假癡假呆不做聲了。

待到史小姐麻將快下場時候，沈衡章已經等得無可再等了，幾乎要光火了，一個做手娘姨奔進房間裏去告訴他說：「史小姐麻將立刻就要下場了，還有三付牌，她請你多的辰光已經等了，還差乎這十幾分鐘功夫嗎？」

隔了一會一個大大姐奔進房來道：

「大少爺，史小姐請你洗一個浴再上床。」

隔了一會一個娘姨又奔進來道：

「沈大少爺要不要喊點心，布丁，還是土司，牛奶咖啡這裏都有的。」

隔了一會又有一個娘姨奔進來道：

「大少爺，史小姐麻將已經下場了，洗一個面馬上進來。」其實這都是蹄膀阿六的手段，唱的空城計，實際史小姐麻將輸得站不起身，她一肚皮的窩塞不樂意，這時候輸到三千數目了。

五小姐同蹄膀阿六看看史小姐輸了這許多，也有點抱歉樣子，便說：「好了，待最後二付牌下了場，結一結帳，贏的也不用拿進，輸的也不用拿出，索性到了明天再又，你們贊成不贊成？」

同桌上的人都是家中很富有的，手面也很闊綽，真也不在乎此這些錢，都說：「讚成，讚成，明天再又好了，我們橫豎每天在這裏又麻將，不過同史小姐還是第一次呢。」

史小姐道：「這不能夠，今天管今天，明天管明天，今天的賬應該結出來。」待到最後二付牌又是她吃了上首三百和，結下帳來一共輸了三千七百八十五元，史小姐因為第一次來又的關係，面子要緊，她們說明天再又，今天不用把錢拿出來，這分明是客氣的，所以她不願這樣做，於是很迅速的摸出支票簿子，臺子上放，又把襟上一枝自來水筆脫下，開了三千五百元的支票，分馬家三少奶奶一千二百元一張，宋家太太二千元一張，王三妹三百元一張，還有二百八十五元是付的現鈔，今天獨輸了史小姐一人，三家都是贏的。當她開支票時候，宋家太太頭一個阻止了她說道：

「爲什麼這急急的呀，明天再又好了呀。」

史小姐道：「不，明天管明天，今天的帳管今天結算清楚，我歡喜一筆管一筆。」說着站了起身，便由五小姐陪到化妝室裏去了。五小姐一邊喚着娘姨倒臉水，一邊道：

「請你開快車，開快車，沈家裏在房間裏等得很心焦了，湘韻姊，你要不要墨晶眼鏡，我們這裏備着的。」

史小姐一邊抹粉，一邊含羞的說：「要的，要的，戴了黑眼鏡去見沈家裏，要好過得多了，不然露筋露骨的實在難爲情。」史小姐便吩咐娘姨把那只放眼鏡的盒子捧出來，待娘姨捧了來，只見這盒子裏各式各樣的眼鏡有念多付，有的黑的，有

的藍的，有的墨晶的，這些眼鏡原是備下給她們太太奶奶見客時應用，史小姐便揀了一付金邊墨晶的戴在臉上，照了照鏡子，完全同本來面目二樣了。

這時候史小姐面紅耳赤的打算走進那五號沈衡章的房間，可是心裏實在有些怕，她倒不是怕別的，只怕這個客人一五，一十把史家的事情說出來，不是自己弄得很窘迫的，那還是同他有關係的好，還是一走了之的好，五小姐在旁邊慫恿着道：

「湘韻姊姊，你大膽放心好了，勿礙的，老實說他們男人白相我們女人，難道我們女人不能白相他們男人嗎？我勸你以後要好好的改變一下人生觀，實行白相男人，知道不知道。」

史小姐輕輕的笑道：「我未始不是這樣想，可是我真一點勇氣也沒有了，你看我的臉熱得像火燒，我的腳軟得一點力也沒有。」

這時候蹄膀阿六奔到化妝室裏來催促道：

「怎麼樣，史小姐你還沒有到房間裏去？」

「我打算就要去了。」史小姐答道。

「請你快一些吧，那個沈客人等得心裏焦急死了，他已經同姨娘拍檯拍凳搗蛋，說是史小姐不肯接我夜廂，沒有關係，不必勉強得，請你把夜廂錢退還……」

五小姐代答道：「來哉，來哉，馬上來哉，我現在有幾句話要告訴她呢？阿姨，你出去，你去告訴沈家裏說五分鐘就來了。」

蹄膀阿六便又匆匆走了出去，這時候史小姐更加臉紅的發了紫，不知如何是好，又不知五小姐有幾句什麼話告訴她，便執住五小姐的手，釘緊問道：

「麗華妹妹，你快說，你有什麼話告訴我？」

「你同沈家裏見了面，膽子要放大，不要怕得，你千萬別顧忌他會把你的家庭的事說出來，老實說他到這裏來白相也是

偷偷摸摸的，他也怕你會把他的事說出去，所以你們大家根本不用顧忌，你到了他的房間裏像平常一樣，一點也用不到拘束，他吃你的豆腐，你也吃吃他的豆腐，等一歇我也許會到你房間裏來白相。」

史小姐點點頭笑道：「你一定要來的？」

「一定來，一定來，你趕快進去吧。」

於是史小姐蹦蹦跳跳的跑進五號房間裏去了。

沈衡章這時候早下了被，等着史小姐進來，只聽見蹄膀阿六打前，一擦開門帘說道：

「沈先生，真正對你勿起，要你老等了長長遠遠，史小姐直到現在才來。」

說着面孔朝了門外說道：「史小姐，史小姐，條進來娘，不要怕得，不用難爲情得的，沈先生是這裏的老客人了，他決不會講出去的。」

沈衡章一聽，這分明史小姐已經到了房門外，馬上進房來了，心裏一跳，連忙打被裏一坐了起來，一個頭伸長着張着門口，彷彿舞台上的梅蘭芳出場一樣，注目這門簾地方。史小姐給蹄膀阿六這樣的頓促，只得勉強強強的跨進房來，其實沈衡章的面目，史小姐早在機關洞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一跨進房來倒不用再仔細看得，只略爲一望已經知道了，可是沈衡章不知道史小姐究竟是一個如何樣的美人，抱了一顆極大的希望，那知走進來的是個戴了一付墨黑眼鏡的女人，一些也看不出她的如何美麗。只見史小姐走進來椅子上坐，垂了一個頭面紅耳赤的一下也不做聲，蹄膀阿六又從中介紹一番，說了許多許多的話，後來便說：

「我走了，早些睡吧，明天你們二人睡得晏些起床吧。」走了出去便把房門關上了。史小姐恐怕有人進來，連忙便把房門上的鎖板上了。心想房間裏只有二個人，面皮也厚起來了，垂了一個頭坐到床沿上來盤問沈客人道：

「請問先生尊姓？」

「鄙姓沈，草字叫衡章。」

「沈先生，你在什麼場化辦事體呀？」

「一家洋行裏做買辦。」

「什麼洋行呢？」

「噢，你爲什麼盤問我個仔細，是不是說給別人去聽？」

史小姐搖搖頭道：「並不有這意思，我希望你老實告訴我的，對你方才放心了，你可知道我姓甚名誰？假使我告訴了你，你就該明瞭我今夜來就你，是抱有非常犧牲決心的，你不要以爲我可以隨隨便便喊得到，並且我這裏還是今夜第一遭來過，我從來不曾達到這門口的一步，所以我今夜同你沈先生也許別有姻緣，我問你的話，只須老實告訴我，一點也不用隱瞞，隱瞞便對我不起，知道我用意嗎？我們以後軋朋友日子長哩。」

沈衡章一聽這幾句話，便說：「假使我問你呢，你也老實告訴我嗎？」

史小姐道：「沈先生，假使你問我，我當然也老實告訴你，我的心意今夜既然答應同你一度有了關係，什麼都可以不用隱瞞，沈先生，你想，我的身體已經許了給你了，其他還用得什麼隱瞞嗎？所以請你老實告訴我那一家人洋行做買辦。」

沈衡章一想，閒話都不錯，便道：「我在洪興洋行做買辦，外國人除外，中國買辦就是我一個人，我做了好多年了。我十七歲就開始做買辦到現在。」

「那末你府上還有幾個什麼人呢？」

「人太多了，連男男女女傭人有念七八個，我一時也記不起。」

「你沈先生府上倒是個大家庭，也賽過我們舍下一樣，我們舍下人更多，你可知道我爹爹做什麼的，他前清時代倒是個大官員，民國以來他還是一個大官員，我的二個家兄也是官員，現在說起來你沈先生未必不知道，我姊妹一共有念多個，我爹

爹討過八個姨母，我是三姨母出的，派着我做四小姐，所以有的人都叫我四小姐，我的名字叫湘韻，我的大姊姊叫湘雲，二姊姊叫湘蓮，三姊姊叫湘芳，我下面還有八個弟弟，九個妹妹，你想想我這個家庭真是個大家庭了，可是我們大人家，同人家攀親眷就爲難，所以我到現在還不會出嫁……」

沈衡章一笑，接上問道：「史小姐，你今年多少青春了？」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今年虛度念四歲。」

「那末你還是一個處女哩？」

史小姐面孔頓然一紅，心想承認處女，等一歇要當場試驗的，試驗結果不是處女難爲情不難爲情呢，說不是處女，還不會嫁過人，那會不是處女道理。當場嚥了一口唾涎，面孔漲得緋緋紅，答道：

「沈先生，我覺得你問我這句話，未免太侮辱我們女性了。那末我也可問你一句話：你沈先生會是童男嗎？」

「哈哈……我不過順口這樣問問你，根本沒有用意，我今年也有念八歲，妻子倒娶了四年了，那還是童男道理，自然不會的。」

史小姐放大胆量道：「你沈先生不會是童男，那我老實也不是處女了，實際上到這裏來的都不會有處女，不然你們男人太便宜了。」

沈衡章笑着駭道：「你史小姐名門閨秀，當然守身如玉，不會出嫁便不應該不是處女，也許你史小姐說客氣話，我認爲旁的都可以客氣，這大可不必客氣，哈哈……」

史小姐總算把膽子放大了，可是一張嘴巴還是老不過沈衡章，給他這幾句話一駁住，倒一時開口不出，只是面孔緋緋紅，把頭筋也凸了出來，期期艾艾道：

「你沈先生聞話果然不錯，我很佩服你的口才，名門閨女，當然守身如玉，不錯的，不過上海是個什麼地方，五方雜處，文化



風俗又都這樣開通，人慾橫流的時代，而你依然把老古懂，封建思想的頭腦加在我們女子身上，這實在不通的，也不適合潮流的，所以你沈先生雖然做了一個現代的人呀，頭腦子還是十八世紀的。」

沈衡章一聽這幾句話肅然起敬道：

「對對，別說了，我們原是隨便談談，亂說八道，大家都不要認真，我們還是上床睡覺吧。」說着便拖拖史小姐衣袖，原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醬色絲絨的旗袍，雍容華麗，下面穿了一雙元色緞子高跟皮鞋，長統米色絲襪，手裏玩着一方湖色手帕，手指上戴着一粒黃豆那末大的鑽戒，閃閃發出亮光來，頭髮是梳的一個橫愛司，這橫愛司在民國十幾年光景極爲時髦，可是現在又翻古了，長遠不看見，現在又出現，不但不難看並且很摩登，派頭實足，在橫愛司旁邊又插了一朵小小的海棠花，更加顯出大家閨秀模樣了。沈衡章端睨了好一會，評頭品腳的肚裏却說不出的歡喜，後來他說：

「史小姐，你爲什麼要戴這付黑眼鏡，是不是痧眼？」

史小姐垂了頭搖搖，笑道：「別瞎三話四。」

「那末爲什麼戴這一付墨墨黑的眼鏡，這是什麼道理？」

「什麼道理，不告訴你。」

沈衡章便老實不客氣，伸過一手來把她眼鏡扳了，史小姐一手把他拍了一記說道：

「別動手動脚。」

「你侮辱我的手當作脚，是嗎？」

「你爲什麼伸手來脫我眼鏡呢？沈先生，我們今夜第一次見面，你應該自重一些，不要留在我腦子裏一個壞印象。」

沈衡章肚裏大不高興道：

「明明是你不好，不是赤眼爲什麼要戴黑眼鏡，這裏又不是太陽光底下，問你什麼道理，又不肯告訴我。」

史小姐不去理睬他，只看了看手錶，伸個懶腰道：

「哎呀，已經十二點鐘了，睡吧睡吧。」便走到鏡子門前解鈕子。

史小姐一邊解鈕子，看見鏡子裏沈衡章一個頭伸着對她張看，她馬上回過頭來一笑說道：

「沈先生，你偷看什麼？鬼頭鬼腦的？」

「你解你的衣服，我看我的，這也要你干涉，嘿。」

史小姐又不去理睬他，管她把旗袍脫了下來，開出櫥門掛到櫥裏去，脫下旗袍，裏面只有一件汗衫，絕薄的一層，下面是一條單毛短褲，絲襪一直穿到大腿襠裏，又把頭上一朵海棠花也除了下來，放到那梳妝台上，走到床前對了沈衡章很認真地道：

「沈先生，我問你，今夜你溲過浴沒有？」

「溲過了，老早就溲過了。」

「我還不會溲浴哩，沈先生，真對你不起，你先睡吧。我溲了浴再來陪你。」史小姐道着便坐到牀沿上把襪子脫了，露出一雙雪白粉嫩的玉腿，看了真够消魂。於是急急趕到浴間裏去了。

「請你溲得快些，我實在等了不少時候了，真正天曉得，直到現在你還不會上床，春宵一刻值千金，上半夜工夫完全白白犧牲了。」沈衡章幾乎哭了起來。

史小姐在浴間裏笑着答道：「曉得哉，曉得哉，你真是我的冤家，爲啥這樣性急的，你們男人都是一批猴急鬼。」

於是沈衡章躺在被裏老等等等還不會溲好，等等還不會溲好，心中很有些詫異，也聽不見水聲，便把被頭一撩，一跳輕輕下了床，蹣手蹣腳走到浴室門口，一隻眼睛張在鑰匙洞眼裏朝浴室裏張看，只見史小姐坐在浴盆裏吸着香烟，看了實在有點迷人，一會香烟拋了，雙手浸到水裏去，東擦擦西擦擦，忽然喊道：

「沈先生，你還沒有睡着嗎？」

沈衡章急急趕到床前答道：「沒有，沒有，等着你請你快一點泡澡算了，你們每天泡澡的身上根本不會髒，爲什麼要耽擱許多工夫？」

「好了，馬上就好了，你再忍耐十分鐘就泡好了。」

沈衡章偷來看得實在有滋味，他又張在鑰匙洞裏偷看着，不料史小姐這時候穿上汗馬夾，穿了短褲，便把浴室門忽然開了出來，沈衡章來不及避讓，這一窘真是窘得恨不得往地板縫鑽，史小姐倒驀地嚇了一跳。

史小姐跑出浴室門，想不到沈客人會躲在門縫裏偷來張看，立刻把面孔一沉責問道：

「你……你在這裏幹什麼？」

沈衡章面孔漲得通紅，又像笑又像哭的搖搖頭說道：

「我……我沒有幹什麼，實在沒有幹什麼。」

「你還說沒有幹什麼，你爲什麼躲在這浴室門口，害我開出門來驚地嚇得一跳，正派的君子不做，偏做這偷來張張看看小人，我很明白你躲在這裏決不會好套頭。」史小姐說着走到鏡子門前掠了掠髮髮，回轉頭來道：「我看你表面倒像是個正派君子，那裏知道一肚皮的花樣百！」

沈衡章這時候早鑽下了被，笑哈哈道：

「說過二句便算了，多講有什麼趣味，老實說到這種地方來自相的，不論男人或女人，表面看看都是一本正經，肚皮裏那裏一個不是搶花獨多，你史小姐說我，也賽過你自己說自己。」

「我總歸不會像你這樣，人家泡浴，躲在門外偷來看過。」史小姐一邊說着又忍不住笑道：「問你，你看見我身上有些什麼？還是同你夫人兩樣的呢，這是一樣的？」

「女人當然一樣的，有什麼分別。」

「既然一樣的你爲什麼偷來看？」

「……」沈衡章只是哈哈的儘笑，翻一個身面孔朝了裏床去了。於是史小姐便駁住他這一句話，拚命的進攻責問他：「說呀，說呀，有什麼笑頭，你說的，既然沒有二樣，那你爲什麼偷看，我不是已經告訴你的，這第一夜你千萬別給我得了一個壞印象，一邊剛說過，你未必就會忘記的。」

沈衡章知道錯了，就索性不做聲，管他掩了被頭悶睡。史小姐一人煩煩也覺得無趣起來，坐下被來，躺了下去，順手把床上電燈開關關了。

在黑頭裏沈衡章連忙翻過身來，把一雙大腿壓上來，史小姐把他一敲，大腿跌了下去，他重又架上來，史小姐道：

「請你別把我當做狗肉架子，知道不知道？」

「我就作算狗肉，讓我架一架，五分鐘就放下來。」

「好得你們男人面皮厚，說狗肉就承認狗肉，噫，噲，話頭了！」史小姐就答應讓他架五分鐘。

沈衡章大腿在史小姐身上架了五分鐘，也就縮了回來，接上是雙手那樣一來哼着道：

「唔……唔……唔……」

史小姐便說：「你這付樣子倒像是個二歲小人，三歲還不滿足的，是不是要吃奶奶？」

「是的，我要吃奶，我要吃奶，我定規要吃你的奶，我寧可做你一個二歲小人。」

史小姐忍不住笑道：「那末你要喊聲我好聽一些的。」

「你說，你叫我喊你什麼？」

「噢，你既然要吃我的奶，喊我什麼還會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要你說，你要我喊你什麼，我便喊你什麼。」沈衡章這時候更加放肆了，史小姐週身肉癢得難挨，格格格狂笑。她說：

「你真是個小孩子，小孩子，你不知道，我來教你，你喊我一聲，姆媽？」

沈衡章一想橫豎大家爛吃一陣豆腐吧，便連連喊着：「姆媽，姆媽。」

史小姐笑着答應：「哦，哦。」

沈衡章忽然跳起來道：「什麼，你真的答應的？」

「你喊得我，爲什麼不能答應的？」

「天下有這道理嗎，娘同兒子同一床，我萬萬不能喊你姆媽，只可以喊你姊姊。」

史小姐搶着道：「難道姊姊同弟弟倒可以同一牀的嗎？並且你這弟弟也有念八歲了。」

「哈哈哈哈哈……笑話，笑話。」沈衡章像調獅子似的在床上，一陣打滾，把被窩裏弄到一些暖意也沒有，於是史小姐一聲喝住道：「別動別動，我把被窩折折好。」

那裏知道剛正折好，又給沈衡章抖散了，這時候雙方已經到了乾柴遇了烈火當兒，也不去計較那些空話，便不容氣起來了。

隔了好一會，一個刀來，一個槍去，真個棋逢敵手，將遇良材，這也不在話下，事畢之後，史小姐拍拍沈衡章的肩胛道：「我勸你身體保重一些吧，留得江山在，不怕沒柴燒，知道不知道？」

沈衡章早已精疲力盡，一交跌了下去，便唏呼唏呼打起鼾聲來了。史小姐開亮了電燈，一跳下床，急急趕到浴間去上馬桶要緊。

史小姐在浴間裏上馬桶撒了一場尿，又溜了一個浴，這個浴本來可以不用再溜了，只覺得下身有些膩脂想，不得不又溜

了一個，她一邊想道：同男人躺在一床就是這些麻煩，幸而這裏有浴間，如果沒有浴間，這日子多末難過。」

待史小姐把浴盥好，回到床前，沈衡章已經睡在八覺裏，再也推他不醒，史小姐暗忖：男人都是一些無用的東西，只有三斧頭本領，這三斧頭一使了出來，便什麼都完結了，第四斧頭就是拿出奶奶的力氣也沒有辦法，我們女人就根本沒叫饞的一天，一個對一個，真也不用擺在心上，一個對一個我還吃得消，但像沈衡章這種身胚，我三個都吃得消，僅僅只有五分鐘的興緻，三十五，併攏也只有一刻鐘，難道我一時刻鐘吃不消嗎？史小姐一邊想一邊便下了被，又把沈衡章被封筒塞塞好，回轉頭來看見那電爐還不會關閉，又急急下床把撲落拔掉了。

第二天史小姐倒非常好睡當口，沈衡章反而醒了回來，他定睛一看，這不是在自己家裏呢，待想起這是一家貴族門口裏，方始恍然，心中不覺一喜，翻個身躺在他身邊的原來是史小姐，一看手錶這時候六點鐘沒有敲過，離開上寫字間辰光還有三個鐘頭，於是見色心動，還要求史小姐答應他一趨，推推她不醒，便自己動手起來。

可是七攪八攪，史小姐給他攪醒了，知道沈衡章有野心，立刻把他的手用力敲了一記，急急面孔朝了外床，憤憤的說道：「你要作死，天也亮了呀，你不會替自己身體想想的。」

「天亮有什麼關係，上海灘上白天多得勢呀？」沈衡章喜皮塌臉的一張嘴湊在史小姐耳朵邊這樣說。

「不答應，不答應。」史小姐恨極恨極。

「不答應也要答應，就是我在這裏，同我自己家主婆，早晨規定也要一趨，你爲什麼可以不答應？」

「我不是你的夫人，你別晒扁頭。」

「雖然不是我女人，現在只是一對夫妻呀？」

「待我做了你的正式女人，再答應你不遲，現在不用多嚙囉。」史小姐面孔一板把被頭索性一人捲捲緊一縮一縮睡到裏邊去了。

沈衡章與子特別的起勁，那裏肯放過她，便一個鯉魚翻身，蹶到她身上去。

史小姐看見沈衡章這樣野蠻，於是拚命抓住帶子死也不放手，便說：

「你逞兇，你越是逞兇我越是不答應，試試看。」

「我一點也不兇，最和善也沒有，你爲什麼這樣脾氣固執？」沈衡章沒有辦法，只側了一個頭這樣問。

「我是爲了你的身體打算呀；一番好意，不但不接受，還說我脾氣固執，你自己去細細付付吧。」史小姐又把被頭團團緊，縮做一堆，而孔向了外床，這時候天更亮了，房間裏一切擺飾，看得清清楚楚，打從玻璃窗上望出去看見對面屋側上的太陽光，像火的一團，史小姐道：

「你再看看，太陽也升起來了，你還在這裏幹這種事，不知羞恥不羞恥的，我真替你掉臉。」

「你們女人都是一批假君子，這根本是解決煩悶，才來尋快樂，才來尋刺激，爲什麼會羞恥，真不通之至。史小姐，你說到「羞恥」這二個字，我倒要問問你，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我到這裏來原非我本意，小姊妹把我騙到這裏來打麻將爲由的，誰又知道她們這串的鬼戲，可是事體也這樣做過了，生米成了熟飯了，我身體也給你碰過了，一切都算了，還去問他做甚。」

「我不是同你說這些，我是要你解釋「羞恥」二個字，須知男女行房，這是人之大慾，聖人如孔夫子也不能免，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女人口中說出這二個字來，除非你史小姐頭上出一隻角！」沈衡章心想：要是現在再要求她答應，這恐怕是一種難問題，還不如就此打住，按耐一下，同她口頭上吃吃豆腐，也算是聊以解渴。

史小姐答道：「我沒有聽見人家說：孔夫子白晝宣淫的事，除非是你沈先生！」

「你看見過孔夫子的麼？」

「那末你這句話是根據什麼地方說的，莫非你也看見過孔夫子的吧？」史小姐說到這裏，鼻子裏「哼」了一聲說：「沈



先生我勸你別同我強辯奪理了，你要我現在答應你再來一趟，除非關扁頭，就是我親丈夫也不會答應的。」

沈衡章一想：史小姐言盡於此，就是她的親丈夫也不會答應，那還有什麼話說，便打床上一跳坐了起來，攤攤手道：

「不答應就不答應，說寡亂的廢話，什麼親丈夫不親丈夫，你這話說得根本就不漂亮。」

史小姐回過頭來笑道：「什麼，你起床了嗎？」

「你既然不答應我，躺在這裏也就覺得乏味，還不如起床的好。」沈衡章一邊穿褲子，穿襪子，一邊這樣說，臉上是那樣的倒掛下來。

史小姐道：「辰光還早哩，再躺一會吧，這裏娘姨還不會起來，恐怕洗臉的水還不會有。沈先生，你睡下來吧，我再陪你躺一會。」說着便伸出一隻玉臂撲過去拉住沈衡章的衣服，死命不放他下床，把他拉得緊緊的，臉上笑着，嘴裏哼着道：

「你要起來，我偏不放你起來，我寧可給你恨。」這樣一來，沈衡章連襪子都不能穿了，他說：「我覺得再躺下去更沒有滋味了，你放手不放手？」

「不放手，偏不放手！」

「不放手也沒有關係，橫豎上寫字間還有二個鐘頭，我就這樣坐了二個鐘頭，總算你們貴族小姐，名門閨秀的嬌養慣的脾氣領教過了！」

史小姐恐怕沈衡章坐在冷頭裏，身上沒有披衣服，要着寒了，便又急急的硬勁拖他下被道：

「一切都是我不好，請你沈先生原諒吧，下被來再睡一歇，希冀你聽我的話，別把身體受了寒呀！」

「我的身體向來結棍，不怕冷的，不必費心。」

「可是我真疼你呢，沈先生，你睡下來吧，你聽我的話吧，就是你的身體結棍，隔夜你行過房的人，終究受不得寒，着小小的。」史小姐便用力把沈衡章拖下被來，果然給她拖下去了，假惺惺的道：

「就是你再陪我睡一歇，只有片刻工夫有什麼意思，並且你又不肯答應我……」

史小姐把一張嘴湊到沈衡章的耳根頭笑道：「我答應你，我一定答應你，好不好？」

這一來沈衡章當然軟了下來，他躺在被裏嘻皮笑臉道：

「史小姐，我倒不是一定要你答應，我未始不明白早晨很不適宜的，只不過你的脾氣太倔強，譬如你不答應我，只須好好的說。」否，沈先生，清早早晨還是省了吧。因為一會兒就要起床了，風頭裏吹，這是很傷身體的。」

「這樣說，我明明要逼住你來，而就不逼住你了，一樣一句閒話，一樣一個意思，一邊聽了叫人心裏服貼，一邊便叫人心裏光火，史小姐，我這話你要聽不要聽？」

史小姐格格一陣悶在被裏狂笑道：

「聽見哉，怨家，我的怨家呀，你要原諒我不會講話呢，我的口才沒有你那樣流利呀。況且我又不是吃堂子飯出身，拿這番話來應付客人，是不是？」

「倒不是這樣說法，那末我是個男子，又何嘗吃過堂子飯？這不過一個人說話會婉轉不會婉轉，如果一味強辭奪理，鐵面無私，沒有挽回餘地，心想要怎麼樣做怎麼樣，這個人便永遠沒有人會跟他同情，也永遠沒有朋友。」沈衡章這樣嘖哩咕嚕的煩着，史小姐只是緊握住他的手笑，隔了一會，史小姐又問道：

「我答應你了，要不要，我馬上解帶子？」

「你不要把這事來誘惑我，到底我不是一個猴急朋友，可說天天嚐這肉味的。請你把手鬆一鬆，我給你捏得痛得來。」於是史小姐把手放鬆了一些道：「規規矩矩，你到底要不要，我便解帶子，不要便拉倒。」

「不要，不要。」

「你是不是光火了，既然不要，起先又爲什麼逼住我？」

「我是試試你的心，看你答應不答應。老實說：你真是答應了我，送上門來，我又不想了，這是心理作用，你還不了解這「心理作用」四個字意義。」

「啐！」史小姐把沈衡章手一放，一推，把背脊朝了他，這分明氣煞了。

「哈哈哈哈哈……這有什麼用，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你不用這樣待我，恩愛時候抱緊了我，恨起我來又把我一推，屁股朝了我，你們女人的脾氣，實在捉摸不住，彷彿六月裏的天氣，一會太陽，一會雨，一會又大發狂風，這未始不是你們平常做小姐時候嬌養慣了，脾氣放肆得刁了！」

「放屁，放屁，放屁……」

沈衡章聽見史小姐連接幾個放屁，更忍不住笑道：

「有道理擺出來講，什麼罵我放屁便算了。」

「同你講道理，霉頭觸到印度國！我倒是一番好意，答應你了，你又搭起臭架子來，可見你們這批男人都是賤骨頭，狗肉不上台面的傢伙！」史小姐面孔朝了外床這樣恨恨的埋怨着他。

「噯，你索性當我一塊狗肉，罵我一塊賤骨頭！史小姐，我忠告你還是謹慎一些，侮辱了我沒有關係，假使換了一個別的客人肯放你過門嗎？」

「放我過門怎麼樣，不讓我過門怎麼樣，罵也罵了，侮辱也侮辱了，我人是贖在這裏，你拿我那能？」史小姐一步也不放鬆，吃門起來。

沈衡章明知女人氣量狹小，吃不得一些虧，當然不來難為她，現在只不過口頭上神氣神氣，紙上談兵罷了，當真會同她過不去，可是聽了她這句「你拿我那能」，便又接下道：「不用拿你那能，決不喊白相人打你，也不會同你打出手，我明天到一家小報館去，把你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編輯先生，叫他在小報上宣傳你一下，嘿，你就夠受了，老實說：你史小姐三個字怕不掃

地！

史小姐聽了這幾句話，心裏真有些着急的，忽然打被裏一坐了起來，一臉鬼相，拖了沈衡章的手道：

「衡章，衡章。只要你有這膽量，你敢這樣做，不怕受到法律制裁？我不控告你損害我名譽，賠償我名譽損失不是人！」

沈衡章很調皮笑道：「也許你史小姐三個字商標局註冊過的，我不便宜傳，否則上海姓史的人要多多少少，你可以姓史，難道別人就不能姓史？你知道我是宣傳你嗎？」

「勿關，勿關，只要小報上有史小姐三個字，我就提起控告，橫豎我二個哥哥都是政界裏，我爸爸更是政界老將，說起來那一個不知，那一個不曉，官司難道打你不過，我第一步就要把這家小報館停止他出版，我就有點魄力，老實告訴你。」

沈衡章道：「史小姐，但是呀，鬧到這個地步，社會上人仕沒有一個不知道你的大名了，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你是個風流千金小姐了！哈哈哈哈哈……」

史小姐一想：沈的閒話倒不錯，這樣一鬧，反而給大眾都知道了，當下咬咬牙道：

「沒有關係，我可以另外再登一條封面啓事廣告，說明你是惡意破壞，現在沈某某已經受到法律制裁在案，某某報館已停止出版，當然這我還是上峯，名譽收回。你沈衡章總未免做了一樁損人不利己的事，又有何益？」

二人在床上這樣辯駁着，各人都有理由，可是辰光倒搭掉了不少，沈衡章一看手錶，急急一跳下了床道：「該死，該死，已經八點三十分，再不起來，上寫字間脫辰光了。」下了床急急按電鈴，娘姨送了面水進來，胡亂洗了一個面，史小姐趁這當口悄悄把沈的皮鞋藏了，便縮到被裏不做聲。

沈衡章一邊洗面，一邊還不服氣道：「嘿，嘿，我真也不會受到法律制裁的，我要把你寫在報上去宣傳的方法很多，很多，我不會把你的人口史改了一個先施公司的施，那你有什麼辦法，但是聰明的讀者一看內容，就知道是你的事情了！」說到這裏，便「擦擦擦」刷着牙齒。

史小姐道：「除非你用先施公司的施，我不來尋你事，不過有本領的人，有肩胛的人，都不肯這樣縮頭藏臉做的，否則不是英雄好漢了。你顯然是個小人，起碼貨腳色！」

「沒有問題，你說起碼貨腳色，也沒有關係，總之，使得你看了這篇文章啼笑皆非，敢怒而不敢言，惡作劇就是這一點。」沈衡章忽忽把牙齒刷好，頭一搖一搖，笑嘻嘻，待彎下身去床底下拿皮鞋，却找不着了。

「史小姐，我的皮鞋呢？」他一邊找一邊囁着。

「誰管你的皮鞋，你又不交在我手裏的。」

「我明明昨夜脫在床前，換上拖鞋去沐浴而後上床的。」

「那你到床門前找好了。」史小姐頭續在被裏暗笑。

「因為這裏沒有囉。」沈衡章恐怕娘姨代爲放了，又把娘姨喊了進來，說是沒有代爲放過，這末一來沈衡章跳脚道：「這不笑話奇談，誰人把我一雙皮鞋偷走了，我是永安公司賣的，四百八十六元五角，氣數，氣數，這裏難道有賊，操伊拉！」

娘姨道：「又沒有閒人進來過，那裏來的賊，就算有賊，他不會偷掛在櫃裏衣服，而偷你一雙皮鞋嗎？」

沈衡章却跳了起來道：「什麼話來，我明明昨夜脫下放在這床鋪面前的，難道出鬼了不成？」娘姨也替他東一找西一找，統個房間裏都找遍了，也沒有看過他這雙皮鞋，又問史小姐道：

「史小姐，你看見過沈先生的皮鞋嗎？」

「我倒嘸沒留神，我想總在房間裏，除了你們娘姨進來，根本又沒有別人來過，當真要偷了他一雙皮鞋，又不是金鑲玉嵌的，竟他這個寶。」史小姐披披嘴脣，白了一下眼睛這樣說着。

沈衡章却在房間裏大爲咆哮起來，跳起舞倒的一定耍皮鞋，他咬牙切齒道：「操那操那，我上寫字間辰光脫脫了，皇天老子的，真是肚裏的火拚命往外冒，天曉得，天曉得，夾忙頭裏會出這個話把戲。」

史小姐便說：「沈先生，我看你還是打個電話到寫字間請半天假吧，看你上半天總歸來不及去了，你總不能拖了拖鞋去辦事的，是哇？」

這樣一來把這個貴族門口裏都鬧翻了，蹄膀阿六也知道這件事了，她本來睡得老晏起來，今天躺在床上只聽見鬧皮鞋不皮鞋的事，也就急急下床，衣服一披，臉沒有洗，便趕到史小姐房間裏問道：「到底爲了什麼事，大家鬧做一團糟的？」

沈衡章皺皺眉毛道：「我的皮鞋，我的皮鞋！」

「不要給老蟲拖走了！」

「決不會，就是老蟲拖走，決不會一雙一齊拖走，只拖一隻的。」

蹄膀阿六四邊張張望望詫異道：「這不奇怪，到底啥人尋開心，快一點交出來，真的，沈先生有事去的。」

沈衡章手錶一看，攤攤手，一陣亂嘆氣道：「辰先也脫了，還辦隻亂的事，我已經打過電話去請假了，這雙皮鞋我看來沒有人尋開心，一定不會物歸原主，我講個理由給你聽，因爲這雙皮鞋邪氣吃價，我買來已經化了四百八十塊錢，可是到現在沒有六百隻洋談也勿談，這偷的人一定是個老門檻識貨朋友。不過，阿六，我要問你，這裏少了客人東西，責任歸誰負的？」

「當然是我本家賠償你囉，不要說一雙皮鞋了，還要價錢大的，我照樣賠償客人，但我務必要查究這雙皮鞋，失得有些蹊蹺，不明不白的，奇怪不奇怪，莫非真有赤老！」蹄膀阿六說着又對了各人面色望了一下，看見史小姐面色一會紅一會白，有些不對，便說：「你們嬢嬢，還有沈先生，請你們暫時房門外登一登，讓我細細在房間裏查一查，我看東西一定還在房間裏，不會出牆！」於是這一批人都陸續續退了出去。

史小姐看見房間裏人都聽了蹄膀阿六的話，退了出去，又看見阿六把房門關了起來，於是便從被裏一坐了起來，拖了蹄膀阿六的手到牀前輕輕笑道：

「阿姊，阿姊，沈先生的皮鞋是我藏起來的，你別做聲，我有我的理由。」說着便打被窩裏把那雙火腿塞了出來。

「噢，史小姐，你爲什麼要把他的皮鞋藏起來，人家要上寫字間辦事的，不是脫了班嗎？」

「阿姨，你沒有知道這中間原因，他在這早晨還要逼住我答應他，他碰一次身體，我拒絕沒有答應他，他就火冒了，要把我的事去小報上去宣傳，顯顯我的臭，舅舅我的台，阿姨，你想我氣不氣的，故所以我也難他一難，誠心拆拆他爛污，讓他上寫字間脫辰光，幸而他打電話去請了半天假，沒有事了。」

蹄膀阿六才恍然道：「史小姐，你下次別再這樣了，尋開心要尋出禍來的，他既然早晨要你答應他一次，你就答應他一次好了，這有什麼相干的，叫我做客人心裏也有點不樂意。」

史小姐嘴一披道：「阿姨，你說笑話了，我不願意就不願意，我又不是吃這碗飯的。」

「好了，好了，別多講了。我喊沈先生進來，說是皮鞋已經找到了。」蹄膀阿六便奔了出去，對了娘姨說道：「你們這批做娘姨的，眼睛都好像生在頭頂心上，那雙皮鞋明明在床底下，會尅了蒼蠅的頭，抖五抖六看不見，你們再去看看，是不是牀底下放着？」

沈衡章便頭一個衝了進房，一看果真在床底下，心想這到奇怪的，便也不做聲，連忙穿了起來，史小姐趁機笑嘻嘻道：

「沈先生，你不是請了半天假嗎？」

「是的，我打電話去，直接打到大班手裏。」

「既然有半天的假，我想你不必急急要去，儘可吃了午飯去好了，我請你上館子吃午飯，上半年我想約你到咖啡室去坐坐，我有許多話要當面告訴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賞光？」史小姐這時候已要起床，正在穿着衣服，她認爲沈衡章這個人還算合得上她理想中的丈夫，她現在不得不挽留他，把他的皮鞋藏了，這內中都有用意的。她看見沈衡章不做聲，便又一笑道：

「怎麼樣？是不是不肯賞光……？」

沈衡章一邊穿皮鞋，一邊道：「不肯賞光，這不笑話了，不過，我們二人一齊走在路上給旁人看見，我倒沒有關係，你不是失

了史小姐的尊嚴。嘆，史小姐會同這一個蹩腳生走在一起，並且像我們這蹩腳生，起碼人同你們大公館裏小姐一起走路，也有些自慚形穢。」

史小姐聽了這幾句話，便一陣狂笑，走過去捉了沈衡章的手道：「你這樣諷刺我，比打我還厲害，索性結結實實打我幾記吧。」

沈衡章也跟着狂笑道：「叫我打你幾記，還要給給實實，請問我如何下得落這辣手，你是一個名門閨秀，一常嬌養慣的，也虧你說得出這話，哈哈，哈哈。」

史小姐便笑着說：「你不打我幾記也罷，那末你下次再不許自己說是蹩腳生，起碼人聽見沒有聽見？」

沈衡章一想，口頭上落得吃吃豆腐，說道：「遵命，以後不再說是了。」這時把皮鞋穿好，又拍了拍身上，說道：「怎麼辦法，你是不是真的請我吃午飯，上半天坐咖啡室？」

史小姐一邊洗臉一邊道：「當然，待我洗了臉馬上就去好不好？」

「你真的先告訴我，有什麼話要當面對我說？」

史小姐說：「現在不能告訴你，到了咖啡室自會對你說。」

「現在你算是買一點關子？」沈衡章側了一個頭，雙手交又在胸前這末說。

史小姐匆匆把臉洗好，正坐在梳粧台前抹粉抹胭脂，塗唇膏，對了鏡子道：「你說是買關子，這的確是買關子，總之決不是三言二語可以講得完的。」

「還是對我有利的，還是對我有害的？」

史小姐嘆喏笑了起來：「對你有利的，真虧你說得出，想不穿，我同你有啥難過，要有密加在你身上？」

「那末這定規是對我有利的了。」沈衡章嘻開一張嘴這末說。正在這時候，娘姨端進來一盤稀飯，五個小菜盆子，二只碗，



二雙牙筷，放在中間台子上，說道：

「史小姐，沈先生，你們吃稀飯吧。」

沈衡章走過來一看五個盆子還不錯，一盆燻魚，一盆醬蛋，一盆火腿，一盆乳腐，一盆肉鬆。問道：「娘姨，你們煮的稀飯，不是用的杜米？」

「沈先生，我們這裏不要說做稀飯用杜米，就是中飯夜飯也用的杜米，從來不會吃過行秈米，我替你盛一碗吧。」

「杜米稀飯就不客氣，來二碗。」沈衡章老實不客氣坐了下來，又對了史小姐道：「洗一個臉，梳一個頭，抹一些粉，我看你做把戲足足做了二個鐘頭，就快一些吧，趁熱吃稀飯。」

史小姐回過頭來道：「管你吃好了，噯哩咕嚕做什麼？」

「喊你趁熱吃稀飯。」沈衡章便捧了碗呼嚕嚕吃起來。

史小姐道：「我早晨向來不吃點心的，稀飯更與我無緣。」

沈衡章聽見史小姐說：「稀飯同我無緣」便老實不客氣，一個人自顧吃了二碗，把那盆子燻魚，火腿吃掉了大半盆，心裏倒又覺得有些好笑，今天會到這貴族門口吃這頓稀飯，而隔夜做的又是海上赫赫有名的史小姐，這彷彿做了一個夢。他一邊想一邊把二碗稀飯吃光了。娘姨還要替他盛一碗，他連忙搖搖手道：

「够了，肚子裏已經飽了，既然吃得，我不會客氣。」

這時候史小姐已經化粧完畢，衣服也穿好，開出櫥門來披上那件灰背大衣時候，又到鏡子門前橫照豎照說道：「沈先生，我這件灰背大衣總覺得嫌短上一寸，實頭有些不稱心，這個短命裁衣的，尺寸量錯了這一點。」

沈衡章覺得自己的太太那件灰背大衣沒有這件好，便問道：「史小姐，你這件統子好極，灰背顏色要一落勻，要有油水，便是上品，你這件就够上品二個字，看來你這件價銀，總在……總在……」

「沈先生，你眼光裏不妨估估價鈿？」

「總在……總在五千塊錢以上的，對不對？」

史小姐對了他一披嘴，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到底你沈先生外行，不是皮貨店出身，老實告訴你，這還是我哥哥老朋友，到天發祥皮貨局買來的，據說統個天發祥只有這一件最好的了，比這更好也拿不出了，橫講交情豎講交情，要一萬二千元買來，同你眼光只估五千元，不是相差太遠了。」

沈衡章舌頭一伸，一陣「啐啐啐」說道：「實頭嚇壞人，一萬二千元穿一件灰背大衣，這也是錢人不在乎此。」

史小姐道：「什麼有錢人，不有錢人，穿得細毛大衣，總要穿一種上品，不是上品，寧可不穿，什麼三五千元，七八千元的灰背大衣，還是不要上身的好，招搖過市，鴨屎臭不鴨屎臭，寒酸不寒酸，所以，我家裏關於細毛的沒有一件不是上品，還有一襲金獅猴大衣，隔一天再冷些也要上身了，那是二萬八千元買來，統上海除了西洋女人不算，中國人只有我一件，找不出第二件來。」說着正要走出房門，幾乎忘了那梳粧台上一朵海棠花，對了鏡子插在髮邊道：

「沈先生，你前一步在門口車子裏等我，馬上就來。」

沈衡章心想：我來的時候沒有坐車子的。現在叫我在那一輛車子裏等她，走也走到房門口，又回了進來問道：

「史小姐，門口汽車不止一輛，叫我在那裏一輛等你呢？」

「喔，我倒忘記了，那一輛棗紅色司蒂培克牌子車是我的，車夫叫阿三，你管你開門坐進去好了，我馬上就來，免得二個人打這裏一齊走出去，太不雅觀了。」

於是沈衡章便走了出去，這裏史小姐還要同蹄膀阿六講幾句話，問要不要娘姨面前開銷幾個錢，阿六道：「不必，不必，沈先生隔夜已經開銷過了，今天夜裏最好你再約沈先生到這裏來住夜，一朝生，二朝熟，不是第二次更覺得有意義。」

史小姐笑道：「曉得哉，我一定會約沈先生到這裏來的。」

歸脫阿六道一俄使沈先生今夜不肯來或者他昨夜一夜沒有回家今夜不能來了，也許說不出，那末你史小姐一定要來，因為我們這裏上等客人非常的多，以後可以多多的介紹給你。」

史小姐臉一紅連忙溜走了。

出得門口，她自己的車子不在弄堂裏，她記得昨夜來的時候明明是停在弄堂裏的，忽然記得是停在馬路上，便連忙奔出了弄堂口，方才看見自己的車子停在對過馬路上，走過去一看，果然沈衡章預先坐在裏面了，車夫阿三知道史小姐來了，開出車廂的門說道：「車子昨夜一夜沒有歸家，在馬路上過了一夜，你進了弄堂也不知走進那一家的門，我打算找到你告訴你，如果果不回家，則我把車子開回去，因為在這馬路上過夜巡捕看見要罰的……」

史小姐不待她說完，眉頭一皺道：「够了，別多煩了，此刻開到大光明咖啡館。」

沈衡章同史小姐靠在車廂裏輕輕的笑道：「我同你二個人真可說是爛污大王，你一夜不回去，連車子也在馬路上過了一夜，我一夜沒有回去，索性連今天上半天寫字間都不去了！」

史小姐掩了嘴吃吃的笑，又搖搖手，指指前面的車夫，這分明別給他聽見了，我們還是謹慎點吧。沈衡章便掩了自己的嘴一個頭歪到旁邊去儘笑。

一會工夫到了大光明咖啡館，兩人相繼下了車，推開玻璃門，一直一直到了裏面角落裏一間火車坐位裏兩人面對面坐下來。

史小姐同沈衡章二人一坐定，旁邊侍者站着問要些什麼，史小姐說道：「先來一個大壺咖啡吧。」

隔了一會咖啡來了，史小姐又吩咐再來二客火雞腿土司，沈衡章道：「一客，一客够了，我已經吃飽了。」

「來二客好了，土司又吃不飽的，你這樣一個身胚，難道還吃不下去不成？」史小姐對了侍者揮揮手，叫他來二客。這裏史小姐又摸出一方雪白的絲手帕，把沈衡章面前的咖啡杯子掄了過來揩了揩乾淨，然後替他酌了一滿杯熱咖啡。

下去，問道：「你愛不愛牛奶？」

「好好好。」

於是史小姐又替他加了一盅牛奶到咖啡裏去，相顧一笑道：「你知道我現在請你到這個來有什麼話告訴你，你猜得出，猜不出？」

沈衡章故意仰起頭來，想道：「這倒猜不出，還是你說出來的好。」

史小姐笑笑不做聲，喝了一口咖啡，一會土司上來了，便拿一塊土司塞在嘴裏咬了一口，笑道：「我請你到這裏來有二樁事情同你說，第一樁，便是我同你道歉，第二樁，我是同你商量的，這商量，就是我在房間裏告訴你對你有利的，你知道不知道？」

「莫明其妙，不妨你先把第一樁告訴我，你有什麼事會向我道歉？」

史小姐又四邊望了望，一個頭一直低了過來，含笑說道：「就是你早晨在床上要我再同你來一次，我沒有答應你，這一點我很對你抱歉，後來你火冒的樣子，下了牀馬上要走，我心裏真像刀刺一樣痛，我要同你講話機會都沒有了，所以不得不把你的「雙皮鞋藏了，不讓你走。」

沈衡章對史小姐扮了一個鬼臉道：「難怪了，原來是你藏的，對對，你逼我打電話請半天假，那末第二樁什麼事？」

史小姐一邊吃着土司一邊道：「慢慢，讓我吃完這塊土司再告訴你。」又是一笑，沈衡章看眼裏說不出的歡喜，心想：上海灘上自有這種奇怪的豔遇，說出去也許人家不信，今天我明明身歷其境呢，且聽她同我商量一些什麼事。

史小姐把土司吃完，又喝了一口咖啡，然後笑眯眯道：

「第一樁我已經告訴你了，現在是說的第二樁，沈先生，聽說你家中的夫人非常的賢惠，你不應該到外面來，再爛胡調了，我現在勸你，既有很美滿的家庭，還是每天從寫字間下來早些歸家去，陪陪你的夫人，這不是很快樂的，為什麼還想不穿這些，偏生白相這種貴族門口，聽說玩一夜要幾百塊錢，我實在替你可惜，替你不犯着，就作算你有錢，不在乎此，那也不當化在這

裏面，你能不能接受我的忠告，從今天起重新改變宗旨，做一個人？」

沈衡章想不到史小姐會說出這番話來，心裏大爲詫異道：「這你是在友誼的立場勸我，當然樂於接受，不過我的女人實在不能給以精神上的安慰，你聽說她很賢惠，這話不知何從聽來，我倒要問你？」

史小姐笑道：「什麼，她不能安慰你……難怪了，所以到外面來找尋刺激？」

「蠻對，她假使很賢惠，能够安慰我，我決不致於這樣在外面爛胡調，可是我很明白，這是我的終身遺恨。」

史小姐很擔憂的道：「那末你這樣下去不是很痛苦的嗎？尊夫人究竟有什麼缺點給你抓到呢？」

「她簡直是個摩登太過了份的女子，愛交際男朋友，愛跳舞，愛看電影，愛打牌，愛在男朋友中胡調，總之成天不歸家，偶然回來，總在深更半夜，不成體統，我勸她，反而挨她罵我壽頭，說是爺娘生的脾氣，要改也改不來了，一味胡理蠻理，所以我對她已經絕望，也只有到外面來胡調，我不去干涉她，她也不能來干涉我，以致弄到現在這個局面。」

史小姐思索了一下道：「沈先生，你年紀究竟還輕哩，前途很有希望的，你這樣下去終覺不是善策？」

沈衡章嘆了一口氣道：「好了，請你別提起我的心境，還是過一天算一天吧。」

「不，沈先生，我倒有個主張貢獻給你，看你這樣下去一定不會有好結果，那末你們感情既然不能融洽，爲什麼不討一位淘氣的姨太太呢？」史小姐的所謂第二樁事情同沈衡章商量的，這裏一些一些顯露起來了。

沈衡章急道：「我何嘗不這樣想呀，可是我力量不够，也沒有找到這個對象，再則就是找到了，也許不肯嫁給我這種人的。」這時候沈衡章也有些知道史小姐問這話的用意了，他很婉轉的把話去套住她。

史小姐連忙跟上一笑道：「你說客氣話了，沒有力量，我真也不信，不過你家庭方面能不能通過呢？」

「這倒無所謂的，不能通過，我在外面組織一個家庭好了。」

「沈先生，我倒要問你，你究竟有沒有這誠意，你能不能下決心，現在有這樣一個女人很願意跟你組織一個家庭，你能不

能接受……」史小姐望了他笑。

沈衡章聽了史小姐這句話，故意搖搖頭笑道：

「沒有這樣的事，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爲什麼又知道的，我倒要問你，這件事你何從知之？」

史小姐只是笑，垂了一個頭道：「是的，我知道，並且這個願意跟你組織家庭的女人就在你的面前，你才該明白了。」

「原來就是你史小姐？」

史小姐把手帕掩了臉，垂了頭儘笑。

沈衡章才笑嘻嘻道：「原來你打老遠兜轉說來，就是說你自己的事，可是我沒有這福份，我更沒有這力量，同時我家庭不能通過，有這幾點困難，恐怕要辜負你史小姐一番盛意的……」

「沈先生，我不是告訴你的，我不要你負擔一個錢，我自己會開銷自己，你說沒有福份，這話請別提起了，你不接受，這是我沒有福份，旁的都是廢話。」史小姐這樣正式的說來，對了沈衡章看了一眼，又說：「我相信我們中間有一段孽緣，這是前世結下來的，現在我們碰頭了。」

「那末，我要問你，你願意嫁給我做一個姨太太嗎？」

「不，我不願意做你姨太太，我是上海有地位的人家，假使我做你姨太太，我爹爹無論如何不答應，我二個哥哥也決不會允許，我說的就是同你做一個密切的朋友，你別誤解這朋友二個字，在上海男同女人做朋友，暗中都有肉體上往來的，這你不明白，我的希望只須要同你做一個朋友，我們表面上一些也看不出是一對夫婦，實際我們比夫婦更恩愛，你瞭解我的意思嗎？這樣豈不是我們一些痕跡也沒有的……」

沈衡章點了一下頭，笑道：「怎麼不明瞭你意思，這樣說來我們根本不用舉行什麼儀式，只須租一間房子，以便我們同居的地方就够了，不舉行儀式那就根本毋須通過我的家庭，我們祕密一些在外面租一間合式的房子，我們需要去住的時候，

我們就約着到那邊去住，平日用一個老媽子看房間，服侍服侍。」

史小姐笑道：「我就是這意思，不過說到也就要做到，你趕快去找房子，房間裏傢俬也歸你看中去辦，一切開辦費歸我一人來，你不用拿出來。」

「開辦費應該由我拿出來，這如何好意思要你拿出來。」

「沈先生，你別向我客氣，我這個人脾氣是這樣的，我知道你吃人家飯，無論如何總要雙手去賺人家的錢，多少是困難一些，況且我們租了小房子，我的也賽過你的一樣，又何必分彼此。」史小姐說着便打皮包裏拿出一本支票簿子，簽了一張五千元支票交給沈衡章道：「這裏五千元，你用了再說，三天之內，千萬你要把房子找到才好。」

沈衡章心想我也是在社會上辦辦事的一個人，玩這貴族門口，原也是一時高興，逢場尋尋開心，聽說史小姐也常到這門口裏來走動，這不過人家這樣說，不料真有這樣的事，上海灘上真是無奇不有了。現在經過一夜風流之後，她便鍾情於我，如今付我五千元支票，叫我去找房子，願意和我同居，我假使接受了這五千元，這分明是已經接受她的愛，可是我沈衡章堂堂是一個買辦，而會接受女人的倒貼，這未免面子上有些說不過去，於是那張支票由史小姐簽好了字，折折好放在玻璃台子上，沈衡章不去收受，他說：「我收你的錢，未免有些說不過去，還是請你收回了吧，對於租房子買傢俬一切事情，準定由我去進行。」

史小姐便把支票折得很小的一方，打台子底下伸着一只手過來，塞給沈衡章身上道：「你接了，你接了，你爲什麼要同我客氣。我的錢不也是你的錢一樣的吗？你現在用我一些，只須心裏記得，也許將來我要用你的呢？」

沈衡章聽了這幾句話，又看見她有些不高興樣子，於是便接了下來，塞在袋裏笑道：「真難爲情……」

「真難爲情，你這樣推推讓讓，給旁人看見，倒不難爲情的。」史小姐對了他一個巧笑道：「你可知道我老早就鍾情於你的，不然昨夜我真也不會把身體許給你，我們真是一對緣份。以後你別喊史小姐，你喊我湘韻名字好了，我也不再喊你沈先生，喊你衡章，好不好？」

「假使許多人面前呢？」

「許多人面前，這要看情形了，沒有關係的，也只須這樣喊，有關進出的，我還是喊你沈先生，你喊我史小姐吧。臨時改變了，總之我們的事，最好只有我們二個人知道，旁人一些痕蹟也不要給他們看出來。」史小姐輕輕的說着：「還有你的身體要特別保重，這冬天你愛吃些什麼補品的？明天我派人送一打『散拿吐瑾』給你。」

沈衡章一付女人的魔力實在厲害，她愛你這個人，真是拚了命的一步緊一步的傾全力愛你，身體給我睡覺不算，還送許多錢給我，送許多補品，給我的補身體，我現在就不用同她客氣，否則她反而不高興的，所以抱定宗旨，來者不拒。當下說道：「我不和你客氣，只要你的吩咐我都接受。」

「本來囉現在我們變為自家人了，還要什麼客氣呀！」史小姐看了看手表道：「啊呀，已經十二點三刻了，我們就在這裏吃了午飯吧？」

當下史小姐同沈衡章便在咖啡館裏吃了午飯，又談了一會，互相把地址地話號頭抄了些來，各大放在袋裏，又約着什麼日子見面。沈衡章道：「史小姐，你說什麼日子同我碰頭好了？」

「噢，你又耍喊我史小姐了，不許再喊。」

沈衡章忍不住笑道：「因為口頭上喊慣了，下次決不再喊你史小姐就是真的，我們什麼日子再見面呀？」

「你現在趕快去找房子，至少一個前樓，或者一個廂房，如果二個都沒有，你就頂一幢下來也可以，餘屋分租出去好了，那末房子作算找三天，你就第四天同我見面好不好？」

「什麼地點呢？」

「也在這裏。時間下午五點到七點，不是你五點鐘寫字間下來，直接到這裏，誰先到先等。」

這個辦法甚為妥當，當下也就由史小姐付了帳，一同出來，車子又把沈衡章送到寫字間。匆匆一天過去，可是沈衡章那裏



有工夫去出空身體找尋房子，便打開新聞報分類廣告裏面看看有沒有召租廣告，翻開來看，不下倒有十多條小廣告，有的召租，有的召頂，有的分租，沈衡章看其地點適宜的分租先打了電話去問問，是否已經出租去了，可是打了幾個電話都要他本人前去面談，沈衡章實在不願去奔波，無意中想起環龍路花園別墅朋友有幢房子，聽說他們全家要到香港去，他馬上打了電話去一問，果然有這件事，並且全房間全客堂傢俬一律要拍賣，既然是朋友要，當然可以便宜一些，沈衡章下了寫字間趕去一看，果然十分滿意，三層樓的一幢，衛生設備完全，環境很幽雅，尤其房間木器摩登式樣，件件完全，一個家庭一樣都不缺，雙方略爲一談之後，房子連木器在內，只有五千五百元，沈衡章一想便宜極了，便一口答應下來，他不及等到三天後同史小姐碰頭了，便打了一個電話給史小姐，叫她趕快來看房子，豈知人不在家，這裏沈衡章就把史小姐五千元支票作爲定洋付了下來，說是明天再約人來看屋。

到了第二天沈衡章一早又打電話給史小姐，那邊回話說是：「史小姐三夜沒有回來了，你找她有什麼事？」沈衡章心裏奇怪起來，打算問三夜沒有回來到那裏去的，又未便開口，只道：「我等一會再打來吧，如果她回來，請告訴她我姓沈，她知道的。」沈衡章掛了電話，心中一付，由此可以推想史小姐一定是個浪漫腳色，三夜沒有回家，前夜不會回家，果然不錯，同我有了花頭，那末大前夜同昨夜二個夜裏她睡到什麼地方去的呢，這倒見了她的面有追問必要，她在口頭上說得如何好聽，前夕陪我發生關係，還是我第一個男子，從來不會同過別個男子有往來，這樣看來，完全是灌迷湯功夫了。沈衡章想到這裏有些氣不過，可是退後一步一想，倒又一些不氣起來了，因爲此番租小房子完全是她的主意，五千元支票也是她拿出來的，我不會難爲一個錢，有錢人家小姐只求滿足，倒貼男人，這固然是上海一件普遍的事，不足爲奇，那末我沈某人同她攬七念三，根本不損失，一個單身同她去纏，纏歸我便宜的，如果對她加以干涉，這就不知趣，況且她也說過這句話，各人的自由，誰也不要管誰，我始終承認你是我的極密切知心朋友是了。

到了下午二點鐘時候，沈衡章上寫字間，茶房告訴他道：「沈先生剛剛有個姓史的女客人打過電話來，我叫她二點鐘以

後再打來。」

「你怎麼知道她姓史？」

「我還以為是沈先生府上打來，問是不是沈太太，她說不是，是姓史的，聲音非常尖的一個女人。」

正說着史小姐的電話真的來了，沈衡章接來一聽，果真是她，便笑着道：「你是湘韻，我已經打過五次電話給你，都打你不到，你這二天爲什麼這樣的貴忙，喂，喂，房子已經找到了，定洋也付了，你五點鐘咖啡館老地方等我。」

史小姐在電話裏歡喜道：「房子找得這末快呀，出我意外，在什麼地方？一幢還是一間？」

「這些話等一會碰了頭再說吧，這裏大班快要到了，再見再見。」

到了五點鐘沈衡章下了寫字間，便跳上車子一直趕到咖啡館，進門一看，想不到史小姐早就守在那裏，二人見了面一笑，道了一聲晚安，便坐了下來，沈衡章歡喜的說：

「巧極，巧極，環龍路花園別墅友人有一幢房子全都出讓，他們全家回到香港去，趕去一看佈置得真好，開口只討價五百元，我一想上海房子這樣的俏，像這樣房子連木器傢俬，至少一萬元，我一聽只五千五百元，所以一個錢也不打他折扣，如數答應了他，便把你五千元支票付下定洋，現在我就陪你去看看。」

史小姐道：「我聽你這樣說來，房子一定很好的，用不到去看得，你已經看過便算了。不過你那朋友什麼日子動身到香港去？我們什麼日子進屋？」

沈衡章道：「他們已經說過，只須把款子付清了，手續清楚了，三天之後就動身，他們還要賣船票，定艙位呢，當然還要配定一隻船期。」

「你付了五千元，那末還要五百元沒有付清？」

「這五百元應該歸我去付了，與你不相干。」

史小姐道：「我五千也付了給你了，還差這五百元索性歸我一個人付了吧。我同你根本就不用客氣，待我將來沒有錢時候你再來代我付吧。」說着，拿起台子上那隻老大的皮包，打開來拿出五疊鈔票，交給沈衡章道：「這裏五百元，那末房子同木器部份的錢已經解決，總算料理了一樁心事，可是我們進屋，還有許多東西沒有辦，就是一個床上的被頭，褥子，枕頭，那一樣可以缺少，還要僱一個年紀輕些的娘姨……」

沈衡章搶着道：「這些你不必費心，我統統會佈置好，現在你既然這樣說，我就收你這五百元，不過有一樁我要預先告訴你，我不能夜夜到那邊去陪你住夜。」

「什麼道理？」

「因為我家中有女人，上面還有爺娘，看見我夜夜不歸家不要起疑的嗎？假使給她打聽到，同你租了小房子，我的枯郎頭一定軋扁，吵得了不得，房間裏東西一定給她敲得粉碎，豈不是對於你對於我都不利的。這一點你無論如何要原諒我，實在推班不起。」

史小姐想了一想道：「我可以原諒你，不過你總要有個規定，譬如一個星期之中幾天睡在家裏，幾天睡在外面，你要指定了，我到了這一天便是我們會面的日子。不是會面的日子我們雙方都不到小房子裏去，你看這辦法好不好？」

「我想這個辦法很好，待我們進了屋再做定一隻表格貼在壁上。我們根據這表格上會面或不會面。」

史小姐一笑道：「你不能太給我吃虧，日子也要派得公正，你家中女人一個星期有幾天住夜，我也要有幾天住夜，聽見沒有？」

沈衡章一想這倒又是個累了，如此辦法將來一定要事體穿綑，女人的氣量都是狹的，我倒要下一番功夫應付她們呢。便笑了笑說：「我以爲吃虧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虧，我決不會使你失望了。」

史小姐又笑了笑說：「哼，衡章，我倒要看你放出一些手段來，我的脾氣本來難服侍的，你不能給我受了刺激，如果你給我

受了刺激，我對於爺的爺來都不怕，你留意着吧。當真外面玩弄女人……

你就休想攬手！

沈衡章垂了頭笑笑不做聲，隔了一會才道：「我以為你不必拿這話來……」

「莫非是做個朋友，將來可合則合，不可合也只有拆夥，希望你別牽絲繫縈，不爽快的做出來，我看你史小姐是個很漂亮的人，又是哇哈哈……」

史小姐笑道：「你用不到把這高帽子來戴到我頭上，說我什麼漂亮不漂亮，老實說女人心地是狹的，氣量是小的，告訴你，現在租小房子的一切開辦費統是我拿出錢來，換句話說是我來供養你，當然你就根本要受到我的節制，我說：你今夜不許回去，陪我住夜，你就只好不回去，你就只好陪我住夜，嘿，聽見沒有，耳朵張張挺！」

沈衡章把舌頭一伸，扮一個鬼臉道：「這……這如何可以，你是不是故意嚇我？」

「誰同你打朋，你擺點腦筋出來，我來嚇你，你又不是小囚。」史小姐笑着對沈衡章點點頭，表示：你以後總歸該死，要把你枯郎頭軋扁完結。接下去又恨恨的道：「你一旦不稱我心意，我就破了臉跑到你的府上去……」

「跑到我家裏去做什麼？」

「吵呀，吵得你不能登身呀！」

「何苦呢，你是個名門閨秀，千金小姐，同我來吵，未免太把自己身價降落了！」

「勿關，勿關，那末你爲什麼不稱我心意？」

「我不是說過，以後我們列一張表格，貼在壁上，譬如逢雙住在你那邊，逢單我回去住夜，我自己女人那邊也要應酬應酬她的。你想既然這樣列了表格，當然雙方都不吃虧了，你也沒有閒話可攀駁，還有什麼稱心不稱心的？」

史小姐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話到難說，一個男人變起心來，誰也沒有辦法捉摸，你現在開場果然同我很好，很恩愛，且你看中了別個女人，不要我起來，我吊在你褲子帶上也沒有用的，那末我唯有對你破了一臉一個辦法……」

沈衡章又是舌頭一伸，扮了一個鬼臉，相信史小姐的確是個很腳色。史小姐嘆氣笑道：

「你別賊志嘻嘻，儘對了我伸舌頭扮鬼臉，你以後自己要好好留神一些，我預先告訴你，便是打你一個招呼呀。」

後來談談講講，便在咖啡館裏吃了夜飯，飯後一齊到舞場裏跳舞，兩人又開了幾瓶啤酒，沈衡章忽然想起有一句話沒有問她，待一只舞跳畢，回到椅子上來問道：「湘韻，聽說你有三夜沒有回家，這三夜你到那裏去的？」

史小姐聽了這句話，回過頭來對了沈衡章怔了一下道：「噢，這不奇怪，我三夜沒有回家，你怎麼會知道？」

「我打聽來知道的，嘻嘻。」沈衡章故意這樣說。

「別吹牛，你老實說，你打聽誰知道的？這不笑話了，我要查究這個告訴你的人！」史小姐面色很難看。

沈衡章道：「你別查問我打聽誰，你只須說究竟是不是三夜沒有回家？」

「沒有這件事，根本沒有這樣一件事，只有前夜沒有回家，我不是同你住在那個貴族門口裏的？」

「這是我知道的，除開不談，那末還有昨夜同大前天的一夜你並不會回去，我打聽得明明白白，其中自有人來通風報信的，嘿，你還說沒有這件事？」

史小姐認真道：「沒有就沒有，我騙你倒是灰孫子王八蛋，我問你，你用不到在我面前調皮，話講半句，究竟這話是誰告訴你的？我要追根，你說，你快說出來。」

沈衡章搖搖頭，心想不可以說出，如果說出，倒露了她家裏接電話的娘姨，因為這話是娘姨無意中流露出來的，所以抱定宗旨死也不肯說，可是史小姐却釘緊了問，一些也不放鬆，沈衡章被逼得沒有辦法，只說：

「湘韻，你現在又何必一定要我說出來，你自問有沒有這件事便算了，我又根本不是約束你的自由，只不過口邊問問，問問白相而已，你若說誤會我來管束你，這又豈敢，老實說，你有你的自由，你有你的交際，難道夜裏不回家就一定在外面胡調，不規矩嗎？你說沒有這二夜在外面便沒有算了！」

史小姐聽了這幾句話，心裏很窩火，憤憤然承認道：「有的，有的，不錯，大前夜我同一個男朋友開房間，昨夜又另外同一個

男朋友開房間，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一天不同男朋友開房間胡調好了吧，你才相信了吧？」

「這是什麼話？」

「免得你起疑心了，爽爽快快告訴你。」

「你別誤會，我根本沒有對你起疑心呀，天皇老子！」

「那末你爲什麼好好的跳跳舞，會突然之間問起這句話來，奇怪不奇怪，叫人恨不恨，我查問你是誰告訴你的，你又半刁子不肯說，你自問也太使我難堪了！」

沈衡章馬上說道：「算了，算了，別再去提起了吧，其實我並不是半刁子，不肯把這個告訴我的人說出來，實在我只不過順口這樣說，根本又沒有什麼用意的。你說這二夜沒有出去便沒有出去算了。」

史小姐很高興，面孔一板，隔了一會才道：「我知道你問我這二句話一定是有用意的，可是我真的這二夜沒有回家住，這也是我的自由，你根本管不了我！」

「對了，只要你說這句話，這是你自由，我根本管不了你，不錯的，那末我以後也許脫班，不能依照表格上履行到你那邊去住夜，事情或許有的，那末這也是我的自由，你也根本管不了我。」

史小姐對了衡章咬咬牙齒道：「辦不到，我不允許你的自由！」

「噢，這不奇怪，什麼只可以你自由，我不能自由？」

「我不是告訴你的，你要受到我的節制，我如果放任你自由，你又要到外面去爛胡調，叫我如何放心？」史小姐說了這句「叫我如何放心。」便眯緊眼睛一笑道：「你們男人的心變化起來頂頂快，今天看見這個愛這個，明天看見那個又愛那個，不像我們女人愛一個男子始終愛到底，不會中途變下，所以我傾全力來愛你，你如果再到外面去自由，那能對得起我史湘韻呀，

……

沈衡章聽得忍不住哈哈大笑，這時旁邊幾張桌上的客人都對了她們這張台子張望，史小姐拖拖衡章衣角道：「我們下去跳舞跳舞。」於是兩人又下去跳了一隻舞，回到座位上來，史小姐道：「我們什麼日子進屋，你預先打個電話過來，我如果不在家，你告訴丫頭翠英，我出去，電話都是她接的。以後你放心點好了，我決不會到外面去軋男朋友，就是有，也不過表面上往來的應酬交際，根本沒有關係的。」

沈衡章點點頭笑笑不做聲，心想你要有關係，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也不過看你有血，就讓你一步吧，你一定不許我自由，把我管得緊，而你的自由，又不許我來干涉，真所謂志不公平，目前姑且忍耐，再看以後情形，她的差頭給我抓住了，我再來問她。

當夜一直玩到下半夜一點多鐘才各人回去。史小姐臨走又再三吩咐他明天趕快去把房間佈置好。

到了第二天沈衡章又派人送了五百元到環龍路花園別墅，給他出屋朋友那邊去，算是五千五百元的手續已料理清楚，只問他那一個日子出屋赴港。他那朋友當下寫了收據，回衡章一封信，說是這三天之中，幸而船票已買，一走馬上就走，又叫衡章當面去檢點一下木器傢俬，可是樣樣完全，做一個人家所缺少的，只不過廚房裏東西，以及床鋪上東西。衡章心裏一打算，這只不過再化一千隻羊也可以買一個全了。

當天下了寫字間，便趕到花園別墅去，同他朋友一接洽，這時候他的朋友早已抄了一份清單，有關動用器具部份的，根據這張清單，當面一一檢點給衡章過目，手續也做得很完備，並且說明還有二天就要動身了，在動身這一天，希望能夠進屋接管一切。衡章也就一一答應下來，心想不妨先派一個寫字間裏的茶房來看管二三天，如果沒有找到娘姨的話。

當夜衡章又打了一個電話給史小姐，告訴她關於房子的事，那裏知道史小姐又不在家，他便很仔細的問道：「你不要含糊呀，史小姐到底在家不在家，你去找找她看？」

「告訴你，她出去了，這幾天她很忙。」

「昨夜她回家住夜的，還是在外面住夜的？」

「笑話了，這與你先生有什麼相干，何必去查問她？」

「因為有關係，我所以才問。」衡章一定釘緊了要問下去，那裏知道對方把電話忽然掛斷了。衡章一肚皮氣，接連又把這號頭撥了過去，恨恨的開口道：「喊史小姐聽電話！」

「你是啥人？」來聽這接電話聲音又換了一個女人，也許是另外一個丫頭。

「我姓沈，你告訴史小姐，說沈先生打來的。」

「出去了，出去了，沈先生，你等一會兒再打來試試看，史小姐這幾天非常的忙，也許等一會兒會回來的。」

沈衡章追問道：「昨夜史小姐到底沒有回家是不是？」

「是的，她本來沒有一定，有時回家，有時不回家。」

「好，我知道了。你等史小姐回來，告訴她我有電話給她，叫她明天到我寫字間來一趟，我有話同她說。再會，再會。」衡章掛了電話，他相信史小姐這個女人一定很神祕，便下了決心，一定探聽她每夜不回家，到底跑的那裏幾個場化。

三天過去，沈衡章這三天中沒有得史小姐一些消息，叫她打電話來，根本也不打來，叫她本人來到寫字間談話，根本也就不來，衡章很氣惱的索性也不去理睬她，看她想得到這裏還是想不到這裏。

這時候那環龍路，花園別墅的房子，裏面的人都一齊動身到香港去了，打電話來叫派人去接收，沈衡章便派了一個寫字間裏的茶房晚上睡到那邊看守，白天把門鎖了出來，應辦的東西，衡章跑了一天的中國百貨公司，統統買辦妥切，娘姨這時候也僱了一個進來，把這個小房子收拾得有條不紊，清清楚楚，可是底下一層沒有人住，便貼了一張召租字條，分租與人家，那末樓上門戶也有人照應了。

直到第四天史小姐才打了一個電話來給沈衡章，問他房子的事，妥當沒有妥當，沈衡章答道：「哼，你今天倒想到打這個電話來，我當做你……」



史小姐冷笑道：「常做我……常做我怎麼樣？老實告訴你吧，你這個人志勒煞吊死了，我這幾天故意不來理睬你的。」

「這是什麼理由，我什麼地方勒煞吊死？」

「問你自己，那一天你不是接上打來二個電話，查問我到什麼地方去的，又查問我這幾夜不回來，住到那裏去的，你又不指明我，索性指明我四小姐，或者湘韻也就罷了，單史小姐，我姊妹淘裏七八個，都可以說是史小姐，這個電話又接到我第二個妹妹手裏，死人啦，我同你的事，屋裏是瞞緊的，你統統替我鬧穿綑了，你倒好不老面皮，你憑什麼資格查問我行動，回來不回來，管你什麼屁事，我不是幾次三番告訴你的，我的自由你沒有資格來管，你還不是勒煞吊死，還叫我到你寫字間談話，哼，哼，哼，哼……死人！」

「喂喂，你用不到皮皮叭叭埋怨人家，我叫你來談話，是爲了房子的事呀，我……我一番……」

史小姐光火道：「不要我……我下去了，房子的事到底怎麼樣？」

「一切統統舒齊，就可以進屋，今夜我陪你住在新屋裏。」

「好，今夜八點鐘我同你在新屋裏碰頭吧。你早一些到，再見。」史小姐把電話攔一掛，沈衡章倒受了一肚皮的氣。

當夜沈衡章夜飯吃好，趕緊到了花園別墅去守在新屋裏，等着史小姐光臨，他到了那邊推進門去，吩咐娘姨趕快預備着半夜點心，茶，香烟，這幾樣東西，史小姐少一樣就辦不到的。沈衡章肚裏一打算，今夜同她算是正式同居的第一天，那末經過了今夜之後，她就不能不承認我是她的情人，以後關於她的自由行動，多少有些不大方便，我當然是要查問的必要，第一步我就是要查究她的爲什麼常常不回家住夜，到底是住到什麼地方去的，這個閑葫蘆不破，我永遠心不死。

正在這當口下面有人敲門，衡章急忙趕到陽台上朝下一看，果然是史小姐來了，便嚷着道：「娘姨，娘姨，趕快下去開門，少奶奶來了。」

一會工夫史小姐果然跟了娘姨來到樓上房間裏，她一跨進房間站定着，四邊張張望望一笑，頭一點道：「不錯，這裏果真

不錯，五千五百塊錢，只可算得一些屋子的頂費，這房間裏木器傢俬可說完全奉送的。」

衡章陪笑道：「假使不便宜，我決不會貿貿然把五千元定洋一手付了給他，可是這完全是朋友的關係，他也說過爲了我的事，所以如此便宜。」說着又看看手表笑道：「你說是八點鐘到此，此刻果真是八點零五分，你坐自己車子來的嗎？」

「是的，車子到了花園那邊我就下車，打發他開回去了。」

這時娘姨送茶送香煙，史小姐看看這娘姨一身穿得很清潔的，年紀彷彿家中的翠英不相上下，因問衡章道：「她也是你僱來的嗎？倒也不錯，叫什麼名字？」

「倒沒有知道，並不是我僱來，我們寫字間裏茶房介紹來的，大致是他的妹妹。」

兩人談了一會，史小姐又把這幾天來不理睬衡章的原因大略抱怨了幾句，吩咐他以後不可以再打電話，就是要打，我不在家，只可打給翠英，別人來接，你有許多話還是不要說的好，因爲我們是個大家庭，人頭非常的多，只裝一個電話，又有幾個分機，一個電話打來，同時接到的人不止一個，譬如指明翠英，他們就不會聽了。史小姐道：「歸根結底免除麻煩起見，還是不要打來的好，有事甯可我們當面碰頭，或者我打給你，多少不好？」

沈衡章肚內明白，這還不是防我時常打電話去查問她的行動嗎，當時只點點頭答道：「萬一我有要事同你見面，而你又不來，我如何找得到你呢？」

史小姐考慮了一下道：「你要是找我，不打电话，本埠的快信當天也可以收到，以後你就寫快信給我好了。」

「寫信太麻煩了？」

「你嫌麻煩，就不要寫信，橫豎我們租了房子……真的，衡章，衡章，你把這張表格做好沒有，我們一個星期碰幾次面？」

沈衡章笑道：「起初我的意思，逢雙住在這裏，逢單我回家，後來一想，這樣萬萬不好，我家中女人一定要起疑，如果一打聽我的行蹤，給她釘梢釘到了，她一定要跑到這裏來把房間東西統統敲碎，事體反而弄僵，別的都沒有關係，只怕她得罪了你，我

如何有交代。所以我現在主張是這樣穩重一些，一個星期我到這裏來住二夜，逢星期三，星期六二夜，我可以推託這二夜朋友約着打麻將了。這樣算來，一個月我們也有八夜的恩愛了。」

史小姐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原來你是個怕家主婆的人物。」

「並非怕家主婆，實在怕出事體，我們一個月有八夜恩愛，難道你還不滿足？」沈衡章索性拖了一只椅子坐到史小姐面前來，往下道：「這逢三逢六的二天我已經用紅鉛筆註在日歷上，所以用不到再做表格了，這逢三是小禮拜，逢六是正當作樂宵一夜，我認爲特別提出這二夜，極有意思的。」

史小姐也不說贊成，也不說不贊成，一雙眼睛望到別個地方，沈衡章追一句道：「你如果不贊成，或者有何意見，你儘可以發表好了。」

史小姐雙手抱膝，隔了一會又抽了一枝香烟，冷冰冰的射了他一個白眼道：「這變做我來受你的約束了，前幾天你說得好好的，說逢雙我們住在這裏，一個月有十五夜的同房，現在依你說，只有八夜，而且這逢三逢六也許我有事不能來，豈不是弄到結果一個月只不過二三夜了。總之我老實告訴你，衡章，這次我同你出來租這房子，洋鈔我究竟化上毛六千，不是一眼眼數目，我不是化下六千隻洋而買你一個月二三夜的滿足，我不是如此呆蟲，你恁把我估計得低了！」

沈衡章一陣苦笑道：「夫妻着重精神的，講究肉體就不能算是真的愛情，那末你不贊成我這辦法，你的如何主張，你說你說。」

史小姐正色道：「依我主張，我不受你的約束，我要你來就要你來，不要你來你用不到來，這個權利要操在我手裏。致於你的女人釘梢，到了這一天我自有的辦法。」

「到了這一天你自有辦法，恐怕事體已經成爲僵局了，這你無異是同我爲難，無異不是軋朋友而是做個冤家對頭！」衡章知道當前的問題重重，這基本條件沒有解決，以後的糾紛一定難免，總之他覺得史小姐的手段恣兇，兇得有些近情理，頭

腦子不清。二人爭論到後來，算是討論出一個折衷辦法，便是每個星期裏面同住三夜，就是逢三逢六逢日的三夜，其餘的幾天不妨同出同進玩玩，概不住夜，放衡章回去。

這一夜的恩愛，無異新婚的第一夜。起初二人在貴族門口裏還有些假惺惺，史小姐還不能把膽子放大來，現在公然當做夫婦一樣了，史小姐把衣服脫了，下被笑道：

「衡章，我同你二人中間，也可說有下一重孽緣，我是一個官家的女兒，因為橫揀對象，豎揀對象，都不中意，一直延擱到今日之下，年紀四五歲了，一向以處女自榮的，想不到會破壞在你沈家裏的手裏，這還不是前世註定的嗎？」

沈衡章笑道：「這是我的黷福齊天，前世也許敲穿了木魚，無意中我們這樣的一碰頭，就恩愛起來，所以天下自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過我們將來不知如何結果呢？」

「將來到了將來，再作道理了，也想不到這些上面去了。」

史小姐躺在被裏，眼睛望了天花板，想想又想想，說道：「我的胆量太大了，一個小姐身份，會做到這一層？」說着又側了一個身，面孔朝外，對了衡章道：「真的，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將來我們萬一意見不合，兩下分手，也許可能的，因為天下無不散的宴席呀，那你不許把這件事宣傳出去的，你如果宣傳出去，或者在人家面前道：呀，史小姐真是隻爛污貨呀，當初我同她租小房子時候，都是她拿出來的錢，完全倒貼我的，完全是她意思要我租小房子的，把我人格看作下賤得不值分文，那我不知道不去說他，如果有人傳到我的耳裏，或者小型報上登出我的事來，那我一定要嘔血而死，你千萬千萬記住，不許說這種話呀！」

衡章坐在牀沿上，脫襪子道：「不會的，不會的，你慣會這樣神經過敏，我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這種話叫我那哼說得出口。」

「一個人反起臉來，真難說的，我看見得多了，獨怕你這一來。」

「我沈衡章人格担保，我要同你永遠恩愛下去，永不分離……」說着便下了被了。史小姐便自動伸出一隻玉臂枕在他的頸下。

史小姐的玉臂枕在沈衡章的頸下，把他用力一鈎過來，於是衡章的臉自然而然貼到史小姐的臉上，於是自然而然兩下親了一個嘴，史小姐一笑，輕輕拍拍他的背脊，彷彿母親哄騙小孩子的哼着道：「阿因，乖點，乖點。」現在史小姐是對她哼着的：「阿哥，呀阿哥，呀我從今以後喊你阿哥。」她說這話的神情，雙目是閉着的，那隻纖纖玉手却在衡章身上撫來撫去，撫上撫下，一歇也不會停過，害得衡章肉癢難當，因此把身體一縮一縮，嘴裏噙噙的笑。

「什麼，你笑什麼？阿是我喊你阿哥，不理我？」

「湘韻，你的手別這樣，我頂怕肉癢的呢。」

「哼，這又是給我捉到你怕家主婆的一個鐵證，大致怕肉癢的男人十個有十一個是怕自己女人的？」

「這是說說玩笑話，那裏會真有其事，我絕對不相信。」

史小姐一陣笑道：「你不要絕對不相信，我要試你怕不怕家主婆，極便當，你有本領一連住在這裏一個星期，不許回去一步，就算你不怕女人，否則就證明你怕女人無疑。」

沈衡章笑道：「嘿，不要說一個星期不回去不放在心上，就是一個月不回去也不放在我心上，不吹牛。」

「你別嘴硬骨頭酥了，你再敢在我面前嘴硬，明天便不許你回去！」

「這根本用不到嘴硬，事實做憑證。」

史小姐正式道：「你們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都是個個壞胚子，我就看穿你們這批壞胚子，老實同你說：我們女人沒有出嫁過，滿了念歲以上，才是真的自由，真的硬得起，不受人家約束，婚姻既自立，父母也沒有權來管束我了，所以我抱定宗旨永遠不嫁人，免得受男人束縛。」

「依你這樣說來，永遠不嫁人，永遠同我這樣熱絡下去？」

「是的，性情合得上便日子長些，性情合不上，便日子短些，以後我要好好的試你的心，看你待我一條心還是二條心，如果試驗出你待我二條心，我立刻就同你一刀兩斷，各走各路，老實不客氣！」

沈衡章望了天花板笑嘻嘻道：「不過，我也要拿你這句話責問你，你假使待我有二條心，我也同樣同你一刀兩斷，老實不客氣！」

史小姐認真道：「嘿，我如果有二條心，還會捧出六千洋鈔喊你租小房子嗎？真是死人閒話！」

沈衡章一想：史小姐這句話不錯，如果有二條心，決不會捧出六千洋鈔同我租小房子了，雖然話是這樣說，但將來的變卜沒有一定的，往往有錢人化上幾千塊錢不算一回事，把我們男子當一個玩物，並不是我們來玩她，一旦把我玩厭了，中途不來理睬我了，那末我就絕路一條，因為這個經濟之權是操在她手掌之中的壞事，她可以志高氣傲的對待你，所以將來一旦一刀兩斷，各走各路，開場還是她的先變，她不變，我派派不致於會變。想到這裏便面孔向了史小姐道：

「湘韻，我想想你今夜就不該講這種不吉利的話，今夜也賽過我們洞房花燭之夜，正是樂而忘形的一夜，應該快快活活的，想不到你偏愛說這些使我不歡喜的話，什麼一刀兩斷，什麼各走各路，假使真有這一天，我甯可去自殺的！」

史小姐連忙把沈衡章攔腰抱得緊緊的輕輕拍着笑道：「我不過這樣說說呢，這分明就是給你一個教訓，你以後要待我一條心，要待我誠意，不要同我反對，也不要拂逆我的心意，聽見沒有聽見？這末我如何會同你分手的，只有更加恩愛呀！」

「什麼叫拂逆你的心意？」

「譬如我吩咐你這樣做，你便這樣做，譬如我有事不能來到這裏見你，你也用不到疑心我待你有變卜了。總之：你這樣事體要讓三分，對我不滿之處，以後也許難免的，那末你格外要原諒我，因為我是個女子，思想不免有不及你們男人的地方。」

「當然，我會原諒你，不過，你對我不滿之處，也許難免，你也要原諒我才好。」沈衡章看見史小姐這樣與他睡着，鼻子裏「

「哼哼」的像小囡纏着母親吃奶奶，眼睛半開半閉的，眯做一條縫，身體一縮一縮，又像條蛇，遊來遊去，在一邊挨着，擦動着，一隻大腿不時架到衡章這邊來，這還不是一個女子到了相當發動的時候嗎？於是衡章便伸一隻手去，史小姐身體又是一縮，伴

「阿哥……我不要，爲什麼你又不規矩起來？」

「……」衡章只是悶聲不響，一味用力拉，一個揪住，一個用力拉，被筒裏像拉風箱。史小姐一個頭在枕上一擦，望來裏床去哼着道：

「嗚嗚嗚嗚，勿關，勿關，我不要，你不要，你慣會這樣不規矩的，我們談談講講多麼不好呢。」

可是史小姐還不知故意吊衡章的胃口呢，還是有意難他一難，看他到了怎麼樣的猴急一個地步，因此起先一隻手揪住下面帶子打結的地方，現在發覺一隻手有些抵禦不住，忽然把還有一隻手也伸了過來一把抓住，死命不放，格格格的笑着道：

「看你怎麼樣，看你拉得開拉不開，拉得開就答應你，拉不開，今夜你便休想！」

「何苦這樣吊足我胃口，我不拉讓你自動解開來，好了嗎？」衡章知道沒有辦法，反把被頭筒裏暖氣，攪得冰冰冷，一些暖意也沒有，於是便歇了手，還是口頭上交涉來得有效。

史小姐笑道：「嘿，今夜老實對你說，不答應你了，叫我自動解開來，也虧你開口得落，你索性等着吧。」

「那末這是什麼理由，洞房花燭之夜，你反而不答應我？」

「可惜沒有真的花燭呀，有真的花燭，我當然會答應你了。」

「你就當他今夜有花燭，究竟我今夜同你開始同居是事實，你同我爲難得就根本沒有理由？」

「什麼沒有理由，我的理由非常充足，爲來爲去都是愛惜你呢。」

「愛惜我，你別說這些隔靴搔癢的話了，我的身體雖然不像大力士，但相信對付個把女人真不放在心上，你說這愛惜我

的話，你就根本看錯了人，以爲我是個有肺病的人，其實世上只有肺病的人才不能同女人同牀，發生關係。」衡章說到這裏，一隻手實在忍耐不住，又有些往下蠢動模樣，可是史小姐這時候是把背脊朝了他，依然把帶子抓得緊緊的，試探一下，真是絕路一條，一無辦法可想。

衡章不得不懇求道：「湘韻，這算什麼名目呢，真是關子賣得一無意思，現在什麼辰光了？你是真的不答應，你爽快快說一句，我決不再來仰求你。」

「不答應，不答應，不答應！」

於是衡章聽見她連連三句不答應，便火一冒也就翻了一個身，也把背脊朝了她，這分明是鬧意氣了，在他的心裏，隔一會以爲史小姐一定會答應他的，他故意這樣一火冒，表示下了決心，果真不一會工夫，史小姐伸了一隻手過來，扳扳衡章的肩胛，低聲喊道：「衡章，你把面孔向了我，我有話告訴你……」

沈衡章明明聽得中小姐說，可是只裝做不聽見，史小姐又伸手來扳扳他肩胛，叫他把面孔回過去，衡章便使勁僵持住，偏生不把面孔回過去，史小姐心裏明知他故意不理她，別氣了，可是她很有功夫，她依然心平氣靜的，一張嘴巴湊到他耳朵根來，笑着喚道：

「衡章，衡章，衡……章……阿是你光火了，你不理睬我了，你還是真的睡着，還是假的睡着？」史小姐一邊笑，一邊這樣在他耳朵根頭咕嚕着，可是沈衡章一味不去理睬她，傲氣傲到底，史小姐又伴頰賭氣笑着道：

「你有本領就一輩子不理我，永生永世不理我，我就佩服你，甚致你有本領今夜立刻就離開這裏，這裏是我的家，我化上六千洋鈔本錢置辦下來的一個家，與你毫無關係，你姓沈，我姓史，風馬牛不相干，你爲什麼要躺在我床上，我這床，我這被頭都是我的錢辦的，你一個空身人，嘿，嘿，叫我這幾句話真也受不落囉，除非這個人是著名的豬上厚皮豬獠，才受得下囉……」史小姐雖然這樣賭着氣，但她依然很溫和的，完全脫了火氣，說二句夾上一二聲淡笑，可是沈衡章依然不把面孔回過來，史小姐



於是又笑着道：

「你有本領，立刻捧出六千隻洋來，我走給你看，免得我這樣口口聲聲逼你，我來讓你也一樣的問你：到底怎麼樣呀，阿是我的話你一句沒有聽見嗎？你的耳朵呢，阿是掛到陸稿荐去了？」

史小姐果然有功夫，而衡章功夫果然也不錯，能够僵持住這長遠，悶聲大發財的，聽她任何說法，他一點不會所動。史小姐知道這條路宣告失敗，於是她又改變一個方向拍拍他肩胛說道：

「阿哥，阿哥，你要明白，我不是不答應你呢？早知道我不答應你，你便這樣同我做死對頭，我真懊惱得了不得。好了，好了，你把面孔回過來吧，身體翻轉來吧，我答應你就是。」

說着伸隻手掌到衡章臉上撫了一下，立刻又縮了回去道：「該死，該死，我們女人的手如何摸到你們男人面孔上來，真真抱歉得很，請你原諒吧。」可是沈衡章還是不做聲，史小姐道：「哼，你忒把我磨難够了，你用不到這樣額角頭推不動的，我要你做聲就立刻要你做聲，試試看。」說着她便使勁翻了一個身，突然準對他胸膛，用力咬了一口。

史小姐這一口却把沈衡章胸膛咬得痛澈心肺，立刻打床上簾的跳了起來，嚷道：「哇！你知道痛嗎？這狠命的一口。」

史小姐格格一陣癡笑道：「哈人叫你不理睬我，如何，如何，你不理睬我，我就要你好看，痛嗎？我不要你痛，真不會來咬你了。」

沈衡章却是搓着胸膛被咬的地方，愁眉苦臉道：「老古話，真是一些也不錯，最毒婦人心，如果我不喊出聲來，你還是咬着不肯放，這一塊肉如何不要掉下來，牙齒是頂毒的東西。」

「你爲什麼不理睬我呢？」

「不理睬你，你就可以咬人的嗎？」

史小姐自知這一口咬得太重了，於是又有一番按撫功夫，她把衡章當嬰孩樣的，一手輕輕拍着他的背脊，温和的道：「我

咬你原是愛你呢，我如果不愛你，真不會來咬你了，你說這一口咬得太重了，真的這都是我這個人太愛了你的緣故，你要知道，一個人往往恩愛得熱烈過了份時候，便忘了一切動作，其實你痛，我何嘗不心裏難過，可說是苦了你的肉，疼了我的心。阿哥，阿哥，你下次還這樣不理我嗎？」

沈衡章果然被軟化了，說道：「先有上聯，才有下聯的，你起初不理我，當然我也不理你。」

「啊，我的不理你是同你開玩笑，試試你的心的，你一些也沒有涵養功夫，便認做我當真，難怪這樣恨我。」

「那末你馬上答應我。」沈衡章拉開了一張嘴笑着。

史小姐一陣撒嬌道：「你就這個脾氣不好，我們一講和，你就要我答應，可是你的要求，我無有不肯的，不過，我想以後談到這樁事之前，最好我們來先講些關於這一方面的性愛故事，待談到津津有味時候，不是你的心也動了，我的心也動了，然而再來做這樁事，豈不是更有意義？」

「依你這樣講法，我肚皮裏沒有這些性愛材料搬出來談，便不能够做這樁事了嗎？」

「這倒不是這樣講的，譬如我們談談情的一方面故事，未始不能使心發動，總之兩個人一上床，不問情由，便做樁事，頂頂無意思，在男的賽過鏢堂子，在女的無異一個妓女，便根本談不到什麼感情了，衡章，我同你究竟是夫妻呢，你不是嫖客，我也不是妓女！」

沈衡章一想：史小姐這幾句話果然不錯，便把眼睛望了天花板道：「閒話我很要聽，你的書看得多，肚裏貨色一定也很多，現在你就先講一個性的故事給我聽聽。」

「怎麼要我先講，這要你先講給我聽的。」

「我實在講不出，我不知那能講法，這是你想出來的花樣，應該由你先講。」

史小姐笑了一笑，又想了一會，忽然道：「有了，有了，準定我先講一個給你聽聽，這還是去年的事，也是家醜不可外揚的，

我們家裏有一個娘姨，這個娘姨生得很年輕，只有念一二歲。如果給她化裝化裝，真不像是個娘姨。我有時問她，你的丈夫在什麼地方做生意，她總是一味推託，說沒有丈夫的，只一個人。當然我們也不去追問她了。這樣隔了五個月光景，忽然不別而行。同時我的阿姪三官今年十五歲也同時失蹤。三官是我大哥哥的兒子，讀書很用心，一向在學校裏佳讀，自從這個年輕娘姨到我家之後，三官却不住讀，每夜回家，並且我的大哥哥一向在外，管不着家庭的事，大嫂又整天交際甚忙，也管不着孩子的事，所以三官便由這個娘姨服侍他，飲食，睡覺，一切統交代了娘姨之手。賽過一個娘同一個孩子一樣。事體出了之後，這是無疑的。不過娘姨帶了三官逃走是什麼，於是報捕巡拿，又恐怕報上登出新聞，運動了報館，叫他們不要把這新聞登出，這是有傷我家名譽的，各報館果真沒有登出，獨是各小報却宣佈了出來，所以掩沒不使外面人知道的，依然鬧得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最恨的是小報一張嘴奇快，我是最怕小報的寫稿子朋友……」

「你快說下去，後來怎麼樣……」

「後來隔了一個月光景，三官自己回來了，回來一個人又瘦又黑，身上又髒，我們問了他問究竟逃走爲了一樁什麼事呢，在他嘴裏一五一十說了出來，竟然是那個娘姨偷了他的童貞，兩下發生了肉體關係，在家裏時候已不止一次，終覺不方便，於是把三官當了她的小丈夫，帶了他私逃，俾一生一世做一對夫妻，可是逃出不久，帶了錢化完了，三官也因年輕，發育不會完全的一個孩子，性的機能究竟不能使那個娘姨滿足，更不勝其生活痛苦，三官知道誤入歧途，歸心如箭，便在一個清清早晨，趁娘姨不留意時逃了出來……」

沈衡章跳了起來道：「世上真有這樣的事？」

史小姐說：「這是確確實實，發生我們家裏的事情，後來我們逼住三官，問這個娘姨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們拿她來以妨礙風化罪辦她吃官司，三官也模糊了，不知一個什麼地方，大概在上海的落鄉一個鄉村裏面，却指不出什麼地名，我們幾個女人又闖了房門詳細的盤問他，聽了又好笑又好氣，簡直不能描摹出來，猥褻極了。可見女人一到了青春發動之期，便需

要男人了不得，性的渴求熱烈如火如荼，比什麼都迫切難過。」

沈衡章笑道：「這你是過來人了，哈哈，所以說的都是經歷之談。」

「可不是嗎，我今年念四歲了，我如果沒有理智，老早也要變了，我在十七八歲時候，看見一個男同學，恨不得夜裏就同他睡覺，如果他同我略為親熱一些，我就夜裏做夢，夢着他幹不規矩的事，到了十九歲，二十歲，那二年，我的膽子更加大起來了，很想軋着一個男朋友，能够陪我去開房間，一切的費用，我一個人來負擔，不要他的，可是我心裏這樣想，嘴上却不好意思開口，心裏只巴望不得男同學先開口，偏偏我的幾個男同學，都以為我是個很嚴肅的人，因為我有錢有身價，官家的千金小姐，都不敢碰我一碰身體，可是我的性煩悶已達於極點了，我每夜上床，總是爲了這椿事而失眠，肚裏像火燒一樣的難過，終於起來喝下二杯子冷開水才勉強睡着片刻，你想：如果我處在像那個姑娘的地位，也要犯罪了，這是人的天性呀，不讓他解決，反而有傷康健的，這一年我就發生牙痛的毛病……連飯都不能吃！」

「爲什麼牙會痛，同性慾有什麼相關？」

史小姐道：「當然有極大的關係，因爲心裏的慾火上衝，把牙神經燒焦了，當然要痛，後來每天到牙醫生那邊塗藥水，喝西洋參，把慾火抑制下壓，依然是無效，這一年我的身體壞極了，也可說病了半年，也不知吃了多多少少大補藥，「散拿吐瑾」幾打幾打買在家裏當點心吃，我明知心病只有心來醫，吃藥徒然的。」

沈衡章聽到這裏便把史小姐擁抱得更緊些道：

「你這個性愛的故事，說得够有滋味，我們男人就不像你們女人這個樣子了，但看你的幾個男同學，對你多末的規矩，這就證明世上許許多多桃色風流案件，起因都在女子，女子把男子引誘得犯罪，就拿你府上那個姑娘來說，不是把你姪子誘得逃走的嗎？再聽你這一篇性煩悶的自供，並且說處在那個姑娘的地位，也要犯罪了，可見你那時候雖沒有犯罪，但到了念四歲的今日之下，還是守不住而犯了罪，噯，性之迫切需要，你們女人實在比我們男人爲烈，這都是鐵一般事實。」

史小姐把身體一縮一縮，更加貼緊了沈衡章懷抱裏，鼻子哼出調來，含糊的說：「我因為愛你囉，我不愛你真也不肯把身體交託你手裏。」

「那末你的故事講過了，可以答應我了。」

「別急娘，我還會逃走的嗎？」

「你們女人的功夫，很佩服，能够把男人吊足了胃口。」

「你越是這樣性急，我越是要難你一難？」

「不要，不要，辰光也晏了，我明天還要上寫字間，不要到了寫字間喚腰痛，同事要笑的。」

史小姐不去理睬他，隔了一會才道：「讓我下牀撒場尿吧。」

沈衡章只得把手放了，讓她下床去撒尿，他說：「女人的花樣真多，一會又要撒尿，把被頭筒裏透得冷來西。」

「你要死快哉，阿是我撒尿你也有閒話的？」史小姐下了床，沈衡章望過來，只見她上身一件雪白羊毛襯衫，下面一條綢的綻有五顏六色花邊的短褲，很有一些誘惑力，那雙大腿，特別的豐腴，雪白粉嫩，一會工夫尿撒好，上得床來，對沈衡章一笑，這一笑是騷上骨子裏，實在淫蕩得可以。

「你現在尿撒好了，也上床了，還有什麼花樣經？」

「讓我再窩窩暖熱吧。」

沈衡章答應她窩窩暖熱，便又把她抱得緊緊的，大概有一刻鐘時候，說道：「現在總把你窩暖熱了呀？」

史小姐才自動伸着雙手到下面去鬆着帶子，一邊對了沈衡章睨了一個白眼，似笑非笑道：「你把電燈熄了吧。」

「笑煞人的，你還怕難為情？」沈衡章伸手過去把床上電燈開關「撲」的一掀，關得墨墨的。

史小姐在黑頭被裏一邊解着帶子，一邊答道：「開亮了電燈，露筋露骨幹的這椿事，總覺不大雅緻相？」

「這你居然還有一些假道學？」

「倒並不是假道學，你可知道關了燈幹這男女的事，就有些意味，我曾經看見過一本西洋人著的書，說男女同房最好是關了窗，熄了燈舉行，務使房間裏一些光線也沒有，我人的面目絕對要看不見……」

「這還有什麼滋味呀？」

史小姐道：「滋味就在這黑頭裏，你聽我說下去這本書寫得非常的生動有趣，很有意義，各國都有譯本，中文本子還不會見過，他說男女交媾最忌是有光線的地方，但是他憑什麼理由，主張要在黑頭裏？因為不論什麼事情，一提起黑頭裏就感覺到一種神密，你但看舞場裏面，公衆的場所，尚且故意把光線配置得很黑暗，還有一隻叫黑燈舞的，電燈完全關閉了，還有咖啡室裏，還有外國的妓院裏，更有逢着跳神祕體體舞時候，爲什麼統把電燈關了，只剩表演台上一綫迴光呢，這無非增強神祕的意味，使觀衆迷惑，使觀衆感覺上神往，你想推而至交媾，何嘗又不是這樣的，所以越在夜頭裏越有滋味，我們因爲看不見目的物，可以任意的幻想，我們的身體可以譬方在大海之濱的沙灘上，又何嘗不可幻想在天國裏……」

沈衡章不待她說下去，搶着道：

「够了，够了，爲什麼半天帶子還沒有解脫？」

「是呀，不知如何打了一個死結。」

「還是開了電燈亮頭裏解吧，墨黑迷塗被窩裏看你一世解不開！」

「你又來催得這般急，都是你催急壞事，你越催越發解不開。」史小姐一雙手還在下面「剝剝」的解着褲帶上那個死結：「早知道這樣，忘記不要穿這條斷命褲子，這帶子生在褲腰上的呢。」

沈衡章道：「那能的，你真是煩煞快了，斷命，又是一個死結解不開。」

史小姐只是雙手伸在下面解着，房間裏一些光綫也沒有，黑漆迷塗的，伸手不見五指。雙方都靜默不做聲，沈衡章的手又

是一歇也不會停過，在史小姐身上摸上摸下，摸得史小姐大光其火，噙了他一口道：

「死人，你的手也可以停一停，人家肉癢哇！」

「我看還是把電燈開一開亮，你到亮頭這一解，包你解開了。」

「看樣子要用剪刀，索性把它一剪兩斷吧。」

沈衡章急忙打床上一跳了起來，開亮了電燈，下了床，到抽屜裏去找剪刀，找着一柄中小姐修指甲小剪刀，塞到被窩裏去，交給史小姐道：「當心，不要把肚皮剪一個洞。我看還是坐起來剪好了。」

中小姐一想不錯的，便說：「你上床來，不要受寒着了凍。」沈衡章上床，下了被，史小姐又道：「你把面孔望着裏床，不許看我。」於是沈衡章只得翻了一個身，面孔朝了裏床，這時候史小姐才坐了起來，揭開了被，果真把那根打着死結的帶子一剪爲二，於是褲腰鬆了開來。她放了剪刀，又把電燈關閉了，下了被，說道：「剪雖然剪開了，等一歇拿根什麼帶子來縛呢？」

沈衡章伸手下去一探，果然鬆了，肚裏一陣歡喜，躍躍要試的蠢動起來，史小姐真把他吊足了胃口，雙手揪住褲腰笑道：「那能，你要喊我一聲好聽一些的，我就把手鬆了，隨你去。」

「妹妹，妹妹。」

「妹妹兩個字不能表示親愛呀。」

「好妹妹，親愛的妹妹。」

「太肉麻了，這是情竇初開的小伙子小姑娘們喊的。」

「那末我就喊你好姊妹。」沈衡章一手撫着史小姐的大腿。

「太普通了，不足顯出我們的恩愛呀。」

「這你還不是故意捉難我。」

「一點也不捉難你，好的名詞多得很，你不會細細推敲。」

沈衡章忽然想着了，急忙的道：「有了，有了，我喊你我的大令。」

史小姐才很滿意的把手鬆了，拍拍他肩胛笑道：「對呀，我的大令喊得我怪舒服的，姊姊才歡喜你呢。」

到了這時候當然是成全好事了，沈衡章覺得史小姐今夜更加來得興奮。更加來得有勁，一切沒有話說，把沈衡章的魂靈也出竅了，他的手在史小姐頸下擦了一下，笑嘻嘻的說道：「湘韻，今夜爲什麼會這樣的高興，這樣的起勁着。」

「難道你不高興嗎？你聽我氣喘不氣喘的，我真累得要死身上熱得很，最好透一透涼。」說着果眞嬌喘頻頻的，渾身都是汗水。

「啊呀，你身上統是汗水，襯衫也溼了！」

「可惜這裏有浴室而沒有熱水潑浴，不然我真要起來潑一個浴，要是在大旅館裏，這個浴非潑不可。」史小姐把床上電燈開關開亮了，掠了掠髮，沈衡章對她臉上望了一下，只見她臉色緋緋紅，香汗淫淫的，她要起來上馬桶，沈衡章把她急急拖住道：「不可以透涼，不可以透涼。」

「我要起來上馬桶呀。」

「披了我的大衣吧，剛剛工作完畢，弄得渾身大汗，忽然到涼頭裏一着冷，明天立刻生病的。」沈衡章說着急急坐了起來，把自己一件長毛駱駝絨大衣披到史小姐身上，才讓她下床去上馬桶。待她上了馬桶回到床上，一個身體像隻蝦米似的往沈衡章懷裏鑽進來，他說道：

「沒有幾個鐘頭就天亮了，我們安靜的睡一歇，需要養一養神。」

待到他們雙雙一對醒了回來，太陽已經射到紗窗上，半個房間都染得火一般的紅，沈衡章把史小姐一推，伸只臂膊到被外一看手錶，已經八點五十分了，這一急非同小可。把被頭一揭，跳下了牀，衣服一披，開出門去喊娘姨倒面水，匆匆把臉洗好，只



推了推史小姐的被頭道：「湘韻韻湘，我急要上寫字間，晏歇會，晏歇會。」便也不管她是醒的還是睡着，立刻朝外就奔了出去。待到史小姐醒了回來，張開眼來一看，被頭裏只躺了她一個人，看看衣架上的掛的帽子袍子大衣也沒有了，心裏一陣驚訝，便張着喉嚨喊道：「張媽！張媽！」

娘姨打下面灶頭間聞聲趕了上來道：「少奶奶，你醒了嗎？」

「少爺呢？你知道他到那裏去的？」

「上寫字間的，他走的時候，我看他還打你招呼，推推你被頭，說晏歇會，晏歇會，大概你沒有醒。我看他很性急的。」

史小姐便揮揮手吩咐倒面水，這裏她一邊起了床，穿上晨衣，把臉洗好，化裝一番，只沖了一杯牛奶咖啡，吃了幾片餅乾，然後出門去了，娘姨送她到了下面門口問道：「少奶奶，你午飯回來吃嗎？」

「不，我不會回來，今天午飯晚飯都有應酬。如果少爺回來，你告訴他，今天晚上我回到自己家裏去了。」

「是不是這裏也不來了？」娘姨很奇怪，這一對夫妻真有趣，住了一夜，怎麼又回到自己家裏去，難道這裏不是她自己的家嗎？」

可是史小姐不去理睬她，管她走了出去。到了午飯時候沈衡章在寫字間裏打了一個電話回來，娘姨接着一聽，知道是少爺打來的，她回答他說是：「少奶奶回到自己家裏去了。」沈衡章問她：「晚上回來不回來，她說過沒有？」娘姨道：「說過的，晚上也不回來了。」於是沈衡章掛了電話，方才定了心，決定下了寫字間今天早些回去，否則自己的太太又要吵得不亦樂乎的。

可是事體實在出乎意外，沈衡章第二天打電話給史小姐，也是打不到她這個人，問問她的丫頭翠英，也推說不知道，究竟晚上回家不回家的，據說這一向好多日子都不回家住夜了，一時也找不到她這個人。沈衡章心裏很奇怪，相信史小姐一定浪漫了不得的，恐怕外面還不止一個小房子。又過了幾天，是個星期六的晚上，按理史小姐今夜要到環龍路來的，這是當初雙方講妥當的，每一個星期三夜的這是第二夜，可是沈衡章一人守在小房子裏一直到夜裏十二點鐘，史小姐還不會來，害他電話

像雪片的打到史小姐家裏去問：「來沒有來，來沒有來？」接電話的人也火冒起來回答道：「她來了，自會得打電話給你的，爲啥攪七攪八的纏勿清爽。」

沈衡章在電話裏道：「你是翠英嗎？你這樣對了我火冒，明天我碰見了史小姐可不告訴她，倒是你養出來的，操那個娘，我倒沒有光火，要你神氣活現！」

可是對方把電話又掛斷了，弄到結果，沈衡章實在氣不過，打算親自趕到史小姐家裏去，一想人不在家裏，去亦無益，只得忍耐下來，看看已經下半夜一點鐘，相信史小姐決不會來了，心裏說不出恨，反而把自己家裏的女人給她守了空房，我一個人在這裏住夜，實在無聊極了，明天如果史小姐回來，我不罵她一頓孫子王八蛋不是人。

這一夜沈衡章一直眼睛張直到天亮，把耳朵張直着特別留意下面敲門聲音，不要史小姐上半夜陪小姊妹跳舞去了，下半夜才回來，這也作道的，豈知一下也沒有聽見敲門聲音，眼巴巴竟然到了天亮，到了太陽照上窗紗，待張媽推門倒而水進來，看見少爺一人在房間裏，心裏也覺得異常奇怪，究竟這一對夫妻是什麼路道，這幢房子要末二個人來住一夜，第二天又二個人索性一個都不回來，像昨夜男的回來了，女的又不來了，看樣子男的是特爲來等女的，因爲女的沒有回來，所以男的今天面色很不好看，張媽冷眼旁觀，心裏未嘗不明白，也裝做漠知漠覺，把少爺服侍好了，一直到九點多鐘還不出門，張媽留意壁上日晷，是一張大紅的，才知道今天星期不上寫字間，只見少爺在房間裏轉什麼心事，一會打電話，一會打電話打打又打不通，狠命的把那架電話聽筒「亮」一聲用力一掛，那樣子很焦急的。

原來沈衡章從昨夜電話打到今朝，還沒有打着史小姐自己手裏，直到今朝還不會回去，可見她昨夜一定在什麼地方胡調了一夜，這是毫無疑義的事，那末她今夜除非不要再回來，否則不給她顏色看這還成體統？

因此沈衡章一人在小房子裏十分無趣，沒思量極了，索性不再打電話給史小姐，聽她去，隨便她來與不來。午飯之後，衡章便打電話約了一個朋友到茶室裏去喝茶，藉把這個星期日消磨過去。

原來衡章約着喝茶這個朋友姓張，名叫南來，是衡章一個莫逆之交，他在一家德商洋行機器部裏辦事，年紀只念五歲，女人的本領獨大，衡章有許多玩女人門檻，也是在張南來那邊領教來的，可是這次他同史小姐租小房子却瞞了南來，不給他知道，只給朋友們取笑，因為在上海大都玩女人，門檻精的，他決不會同她租小房子，因為租了小房子便多下一個拖累，那末以後便無從擺脫，還不如臨時開一個房間來得爽快，以後如有交情，不妨再連上一連，沒有交情，或者袋裏乾癟時候，就從此一刀兩斷，各走各路算了，還有什麼攪頭經，待到興子好，袋裏血旺，或者又新開了一個戶頭，不妨再來開上一個房間，因為上海吊女人膀子容易，女人吊男人膀子的更便利，只須要做臨時夫妻來得有趣，何必租什麼小房子。所以租小房子的都是壽頭麻子，都只不過逞一時情感用事，將來有好收束的，一百個當中得不到一個，無不相罵淘氣，粉碎了小房子完結的。沈衡章怕張南來笑他壽頭麻子，所以常常同南來碰頭在一起白相，而同史小姐租小房子的事，他絕不提一句，只當無其事。

這一天沈衡章到了茶室，不一會張南來跟踵着來了，兩人打了一個招呼，相繼坐下，張南來一笑道：「很希奇，你今天會打電話喊我出來喝茶，有什麼事？」

沈衡章哈哈笑道：「因為下半年沒有事做，想起你，還是我們出來坐坐茶室，根本就爲了喝茶而來，又有什麼事呢？」

張南來喝了一口茶，手在台子角上一拍，一個頭一直伸過來朝沈衡章低低的笑道：「老沈，老沈，昨夜我到祥康里却喊到一個真辦貨的公館裏小姐，好極了，辦極了，在上海我白相女人還是第一次遇着過，真可說一絲批評都沒有。」

「阿可以介紹介紹，我常長遠不跑祥康里了，她叫什麼名字？」

「不過是否喊得到，倒成一個問題。她姓什麼，我們可不必問她，當然是假的囉。老沈，你是真的要，還是假的要？」

「因為長遠不跑這條路，現在的確很需要，準定請老兄介紹介紹，我一定要。」

張南來笑道：「上海灘上自有這種事情，說出去誰也不會相信，竟然大公館裏小姐可以喊得到鹹肉莊上來，而且是真的事實，千真萬確的，我耳朵邊聽雖然常聽見，但總想言之過實，沒有這樣的事。不圖竟然我親歷其境！」說着把鼻子上油水一搨，

眼睛彈了出來，很認真的。

沈衡章看見他這付樣子又好氣又好笑，道：「拉娘的，你一個人獨溜，告訴也不告訴我，今夜我們再去好了，你介紹我見見，不落水就是。」

「不，既然介紹得，不落水變做壽頭，據娘姨說：喊她出來很不容易，什麼坐房間不是生意經，至少做一個局，最好是夜廂，但價銀並不貴，局只要二百塊錢，夜廂三百隻洋足夠了。」

沈衡章道：「這是什麼路道，大公館裏小姐，價銀如此便宜？」

張南來手在桌子角上一拍道：「那裏，那裏，她那裏目的在鈔票，據說這夜廂做下來的錢，她根本一個也不要，完全開銷開銷，娘姨大姐們，她的目的，一半還是求性慾上滿足，另一個腦筋大約是找一個長戶頭，人是漂亮極了，一絲批評沒有一落大派，完全大公館裏樣子。」

沈衡章聽了這番話，肚裏打算，不要張南來喊來的這個就是史小姐，那真是個絕大笑話了，叫我這張臉放到那裏去。心想：總不致於有這樣巧合的事，便急急問道：「她究竟姓什麼呢？你爲什麼不問問她，譬如我們去喊她，稱呼她什麼呢？你老兄枉爲老白相，這一點不問問明白？」

張南來道：「告訴你，既然到得這種地方來，是決不會老實告訴你真實姓名，我豈有不問她，她說她姓陸，一會又說是姓沈，所以我不把她的姓放在心上，要喊的時候，只須告訴娘姨說：那個公館裏小姐，莊上的人就會知道了。」

「姓沈，哈哈，倒和我同姓呢。問你，她的臉蛋瓜子臉，還是鵝蛋臉？」

「瓜子臉，真是細皮白肉，紅是紅，白是白，總之我見了滿意，你沒有不滿意道理，準定今夜同你去，不過今天星期，是個大眾吃肉日子，宜乎提早些。」

沈衡章聽見說是瓜子臉，心裏又是一跳，因爲史小姐也是個瓜子臉的女人呢，如果真的是她，那我不活活給她氣死。他又

急急問道：「她是什麼地方人呢？講的上海話還是蘇白？」

張南來道：「完全一口蘇白，句句說得客人窩心萬分，總之，我現在說她好，也許你以為我言之過甚，晚上你見了面便知道了。」

沈衡章肚裏又是啊呀一聲，原來史小姐也是一口蘇白呀，不要真的就是她，我將如何辦法處置這樁案子，而且連詞朋友商量都不好意思開口的。昨夜是星期六，她也不會回到環龍路，不要她真的就到祥康里去了？像她這樣浪漫，事體極可能的。

沈衡章想到這裏，肚裏真有點疑信半參的促急起來，說道：「老張，你請坐一歇，我打個電話馬上就來。」其實衡章這個電話却是打到環龍路的，問問中小姐阿會回來，如果回來的話，馬上趕回去當面問個明白，昨夜在什麼地方去住夜的，那裏知道這個電話打過去，娘姨回答，說是史小姐直到現在還沒有回家，沈衡章氣得說不出話來，心想：這個人一定沒有魂靈的了。今夜決定跟張南來到祥康里去賞光一趟再作道理，總想沒有這樣巧合的事，就是史小姐浪漫，決不會浪漫到如此地步，況且她已經有了我，決不致於再到外面找刺激去了。

待他打好了電話回到張南來的台子上來，張南來對他道：「準定這樣，要去的話，我們就在這茶室裏早些吃了夜飯，夜飯一吃好，馬上就去，寧可在那邊多等一些時候，多白相一歇的。」

「我也是這主張。」

「如果碰運道今夜能够喊得到，那末你準定住夜，我一個人回來好了。」

「還是你連上一夜好了，你讓給我，未免太說不過去，這是你開的戶頭呢。」沈衡章嘴上雖然這樣說，肚來不勝悲傷，不知如何的，他却愁急着只怕這個公館裏的小姐不要就是史小姐，倒担下一肚皮心事。他要打開這個悶葫蘆，又不得不到祥康里去跑一趟。待到夜飯吃好，張南來一根牙籤塞在嘴裏說道：

「老兄，你身邊的血準備沒有準備，如果不敷，我這裏備着。」

「有有，大致有四百多塊錢，作算就住夜也够事了。」

張南來急急挖出自己的皮夾子，點了一百塊錢鈔票塞在沈衡章手裏道：「到這種地方去寧可多備一些，萬一吃些點心不够的，這裏一百，你用了再說。」

「這樣說來，你真的拉人落水了，哈哈。」沈衡章也就模模糊糊的接了這一百元填在皮夾子裏，於是二人喊了黃包車到祥康里去了。

原來這祥康里也是一個貴族門口，大致歡喜跑跑貴族化鹹肉莊的，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所謂貴族化還不是對於房間佈置方面考究一些，漂亮一些，其他還不是換湯不換藥，但不知如何自有一批客人要把他另眼相看，到這裏喊來的女人自以為清高一些，只因這裏的做局同夜廂，價鈿要高貴，偶然也有一二個真貨的人家來到這裏走走，又因為人傑地靈的關係，這個祥康里一般人便目為一個神祕的去處了。原來張南來昨夜在這裏做夜廂的那個公館裏小姐，不是別人，竟然就是史小姐，可是史小姐又為什麼會跑到祥康里來呢，這中間有下一段經過的。

原來祥康里的本家同勝蹄阿六本是姊妹淘，平日來來往往，很是熱絡，居然也互相商借人手幫忙，譬如：你這裏有新的人才出來，只要是新的，做得沒有幾天的，需要商借去幫忙，便冒充着公館裏人家應徵了，雙方不論那一方面，都可以互相喊來喊去。勝蹄阿六自從挽人介紹了史小姐到她莊上做過沈衡章一個客人之後，她着實從中得了一筆外快進帳，因此很是高興。隔了一天來到祥康里白相，便把這件事作為談話資料的談了出來，不圖她的小姊妹耳朵裏便鑽了進去，一定要勝蹄阿六把史小姐也介紹到她莊上來幫忙，當然互相商借人手，雙方都有條件，勝蹄阿六便一口答應她，說是有客人喊史小姐，打電話給我，我再去約史小姐出來，不過是否喊得到還是一個問題，那末到了這一天有客人點中公館裏人家喊的再談好了。隔了幾天張南來到了祥康里，他是一個老主顧，本家當他一個大客人親自出馬招待着，張南來坐定下來，眉頭一皺，笑了一下，頭一搖，不做聲，本家問道：

「張先生，你有好幾天不來了呀？你近來貴忙吧？」

張南來道：「忙倒一點不忙，吃了飯只是玩。」

「那末爲什麼這裏長遠不來了？」

「有什麼來頭，做來做去這幾個貨色，賽過小菜一樣，吃來吃去這幾隻小菜，沒有別的名目做出來，自然乏味了。」

本家忍不住笑道：「張先生，那末客人同小姐做熟了，只有恩愛囉，而你偏生說是乏味，真是自說自話。」

張南來頭又搖搖，好像很茄門的：「說到恩愛，你倒不會說叫我討了她們回去，同鹹肉莊上鹹肉講恩愛，你簡直是吃我葷。」

「那末你張先生是那能意思？今朝到這裏來賽過是來尋相罵，一面孔的神氣。」本家笑了起來，張南來也笑了起來，於是他一本正經道：

「規規矩矩，我今朝來打算換換口味，你們這裏有新人材沒有……？」

本家便想起勝蹄阿六那邊的史小姐來，要末替張先生介紹了，當下便說：「張先生，新材有倒有一個，並不是鄉下新出來的，也不是別人家轉過來的，倒是的括括公館裏小姐。」

張南來鼻子裏「哼」了一聲，以爲把公館裏小姐五個字到我們面前來擺噱頭，於是頭又一搖，說道：「省點事吧，送兩個是老舉，真也不來上你們本家的當，公館裏小姐，跑到莊上來有是有的，真是千載難逢的事，又還不是冒充的。」

本家不待張南來說完，搶着道：「我不騙你，規規矩矩我真不騙你的，括是一個公館裏小姐，而且我說出來你還知道她在上海的一番歷史，現在我告訴你，決不會相信，待喊了來才相信了。」

「你這話完全黃綠，那末就當真有其人，她姓什麼叫什麼？」

本家恐怕張南來到外面去東講西講，再三告以不可宣佈出去，於是同南來咬了咬耳朵，姓什麼叫什麼，她是怎麼樣一個

出身，爲什麼會跑到莊上來，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一來張南來才有些相信起來，笑着問道：

「果真有這件事，真能够把她喊到，不論夜廂多少，我決定喊她一喊。至於將她真實姓名宣佈到外面去，這損人不利己的事不做的，你既然同我說了，我知道就是。」

「講到夜廂倒不貴，三百多塊錢也就够了，老實告訴你，她本人不要客人一個錢，這無非是房間同下脚開銷開銷一些數目，張先生，你真要喊，我馬上就打電話。」

「快快打電話，我今夜來原是抱定宗旨的，沒有新貨色不做，有新貨色才橫字打頭。」張南來說着又把皮夾子裏鈔票點了一點，知道還有三百九十多塊錢，膽子也大了。

本家一個電話打到蹄膀阿六這邊，就同她商量要拆這個史小姐來幫忙的事，恰恰不巧，這一夜史小姐在膝膝。又接了一個新客人，這個新客人一面孔大麻皮，依照史小姐心意不願意接他的，只是蹄膀阿六橫打照呼，豎打照呼，要幫幫忙，史小姐礙於情面，又看見這個大麻皮身體很結棍，相信他戰鬥力還不錯，只得勉強答應下來。蹄膀阿六便在電話裏將這番情形回覆了祥康里本家，說是今夜無論如何辦不到，不妨改到明夜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於是這裏的本家掛了電話又到張南來面前掉了一個搶花，說是人在公館裏，有親眷朋友又麻將，今夜辰光晏了不出來了，還是約在明夜吧。張南來雖然很掃興，倒十二分信以爲真，當下便付了定洋，決定明夜再來。第二夜便是一個星期六的夜裏。

隔夜付了定洋，第二夜張南來安有不來的道理，其實祥康里的本家吃過了午飯就把史小姐請了來，一來就約了幾個本莊上小姐陪着她打牌，從午後打起一直打到傍晚，史小姐很高興，還要連八圈時候，恰恰張南來到了，於是本家便拖了張客人往樓上亭子間裏坐下，笑道：

「張先生，張先生，人是到了，你剛剛走過看見沒有？」

「倒沒有留意呢。」



「就是客堂間裏坐在靠左手又麻將那個女人，不是你沒有見過的麼？」

張南來想了想，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原來就是她，難怪我到客堂間看看那裏幾個人打牌，她對我橫看豎看，沒有看清楚，你又跑來把我拖到樓上來了。果然這個女人很不錯，史小姐想不到是這樣一個女人……」

本家急急掩住他一張嘴道：「告訴你她的真姓名不要說出來，你偏生要說出來，如果給她知道，一定不會答應你的。」

張南來嘻嘻地笑着道：「我一決不告訴第二人就是，現在她還要打牌，什麼時候可以打好？」

「你暫時在樓上白相一歇，我下去看看，問問她本人心意。」本家說着便要緊趕下樓去，張南來一把拖住她道：

「今夜我要揀一個大房間，前樓大房間你留給我不要讓掉。」

「曉得哉，當然揀大房間給你，不過史小姐派頭很大，你也要派頭大些，我在她面前是說你是一家參行小開，人非常的好說話。」

「這些我不用你告訴我，你既然替我吹牛說是參行小開，決不會坍你的台就是。好好，你下樓去問問她，麻將還有幾付下莊了。」

本家下得樓來一看，只見這一桌麻將大家果坐着玩牌，不像繼續樣子，史小姐高興不過，她主張還要來八圈，本家却把她一直拖到後面房間裏去道：「我有話同你說。」

史小姐不知什麼事，急急問本家道：「你有什麼話告訴我？」

本家壓低了聲音輕輕的笑着道：「我同你說：張先生已經來了，他在樓上房間裏等你，麻將還是不要又了吧，我同你說：我在他面前說你姓陸，又說是姓沈……」

史小姐忍不住笑了起來：「阿姨，你說是姓陸，又爲什麼說姓沈，我變做有二個姓了呀？」

「你聽我說，你娘家本來姓陸的，許配給一個姓沈家的，我因爲一個不留意，說了二個姓，只得這樣吹一吹牛，不是過去了，

你要記牢，他問你，你也這樣說好了。這位張先生，他是的的括括一個參行裏小開，這只參行說起他招牌，你一定會知道，從前開在南市鹹瓜街，叫做孚昌參行的，原來就是這位張先生的老太爺手裏開辦的，你史小姐以後要吃什麼真正吉林野山人參，只須告訴張先生一聲，叫他帶幾斤來，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阿姨，阿姨。」史小姐笑痛了肚皮：「你這人說話真要笑煞人，真正吉林人參，行情一兩，你叫他帶幾斤來，一只參行也要送終他手裏了，並且我年紀太輕，不能吃人參，吃了參，飯要吃不下肚的。」

本家跟上笑道：「啊，張先生是小開，拿幾斤參有什麼關係，你自己不吃，帶回去孝敬老太爺不是一樣的。不過，這是我同你閒談閒談，你愛惜這位張先生，那也不要說他，史小姐，我還有句最要緊閒話告訴你，張先生如有什麼冒犯你的地方，千定看我阿姨臉上，原諒他一點吧。」

史小姐點點頭道：「本來我今夜星期六，無論如何要回去過夜的，老實不瞞你，我外面還有男朋友約着，因為你橫打照呼，豎打照呼，幫幫忙，幫幫忙，只得把男朋友放了生，真是你的大情面呢。」

「啊，這不拆了你爛污了！」

史小姐道：「可是沒有關係，我那朋友當然自家人，我會把他敷衍得服服貼貼，常常拆他爛污，自然不好交代，不過我明夜無論如何要回去，預先打你一個照呼，不要明夜又連一夜，寧可禮拜一再來倒可以。」

本家點點頭，說是知道了，當下便領了史小姐到樓上大房間裏，進去一看，看不見張先生，心裏一陣奇怪起來，本家又連忙趕到亭子間裏來，原來張南來躲在門帘後面，目覩史小姐打房門口經過，不知道本家一衝了進來，却同張南來撞了一個滿懷，兩人「葛得葛得」在亭子間裏笑得一癡。

本家對着張南來指指點點，揀了肚皮笑道：「儂……儂這個人真是嚇天噓地，爲什麼我進來你不讓開，害我嚇了這一跳。」本家還是笑着，張南來面孔一板道：

「看你今天像拾着了一張笑票了，這樣的癡笑。史小姐走過這裏，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也用不到拚了命趕進房來。」於是本家忍了笑，才把張南來領到前樓去，從中介紹一番，張南來對了史小姐上下望了望，笑道：「喔，原來就是陸小姐，我們雖然初次見面，可是鄙人景仰已久了。」

史小姐故意含羞的笑，垂了頭不做聲。本家又插在中間說了許多替史小姐客氣的話，叫張南來原諒她一點，因為陸小姐還是第一次出來，外面很陌生，看見客人怕羞的，並且也不會講話。其實這些話張南來聽了左耳進右耳出，明知是在史小姐面前擺的一種噱頭，這樣一來便把史小姐的真面目遮掩了。張南來笑道：

「客氣，客氣，若說陸小姐講不來話，那我更講不來話了。」

這時候本家便回了出去，吩咐娘姨送茶，把那聽茄力克香烟拿了進來請客，也就放在台子上說道：「我下樓去哉，你們談談講講也就早些上床吧。」於是回了出去，隨手把房門帶上了。

這裏張南來成竹在胸，明知她是姓史，在上海頗有聲望，想不到大公館裏小姐會跑到這祥康里來，也就不勝感嘆，當下看見她坐在牀沿上，垂了頭只是不做聲，張南來便走了過去貼緊她身體坐在一起拍拍她肩胛笑道：

「陸小姐，你想什麼心事，不做聲？」

史小姐仰起頭來問道：「先生，你尊姓呀？」

「鄙姓張，弓長張，請問陸小姐芳名叫什麼？」

史小姐肚裏一促急，當然不可以告訴他真名字的，可是一時又造不出名字來，便對了張南來笑笑道：「張先生，請你原諒，我不能告訴你苦衷，你張先生應該明白，我並不是跑這種門口的人，當然我出來是祕密的，你懂哇？」

張南來道：「其實我到這裏來，情形正同你一樣，我並不是一個尋花問柳，玩弄女性的人，無非也是逢場作戲，所以彼此正不必諱言，老實的說出來好了，就是你告訴我，我決不會說出去的。」

史小姐對了張南來望了一眼，淺笑着問道：「那末你張先生大號先告訴我，我才告訴你，好不好？」

「我叫張南來，南北東西的南，來來往往的來，我是紹興人，家住成都路，開了一月小規模的參行，叫孚昌參行在法大馬路大自鳴鐘，我是參行裏一個起碼貨小開呢。哈哈。」

史小姐相信張南來句句是實話，便也老實把名字說了出來道：「我叫湘韻」說着把絹頭掩了嘴角微微的笑。

「想雲，這名字很可愛，你是想着天上的雲。」

史小姐明知張南來弄錯了，便也不去糾正他，微笑着道：「對呀，蠻對，蠻對，我天天想着天上的雲哩。」

隔了一會史小姐又找出一句話來問南來道：「張先生，孚昌參行上海似乎不止一月，好像有五六家，是不是你們分行？」

「我老頭子手裏只開此一月，並無分出，其餘全本冒牌，他們的吉林人參完全用萊蕪乾做的，賣賣野人頭，吃下肚根本無用。過一天我帶幾斤正真吉林野山人參送與你陸小姐補補身體。」張南來趁機牛皮一陣爛吹，史小姐不知底細，當然句句信以為真，便先道謝：

「你張先生帶來送我，一定受，謝謝你吧。」

張南來在史小姐耳朵根吃葷腐道：「只要你陸小姐今夜特別賣力一些，不要說人參了，我們行裏比人參更值錢的東西，都願意一五一十搬出來送你，不過我相信你陸小姐未必是要這些東西，那末你帶回去奉養老太爺，老太太，他們說你真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呢，哈哈。」

張南來在史小姐耳朵根這樣笑着吃了一陣葷腐，可是她一些也不光火，張南來說：是只要你今夜特別賣力一些，不要說人參了，就是我們參行裏比人參更可貴的東西，一五一十都搬出來送與你陸小姐云云，這些話史小姐都不計較，她只聽出其中一句，心裏老不高興，立刻回過頭來責問道：

「張先生，你說些什麼呀，只要我今夜特別賣力，我問你，賣些什麼力？請你解釋明白？」

張南來嘻皮場臉的一笑，又伸手拍拍史小姐肩膀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只不過隨便這樣說說，閒話出口無心的。」

「不是出口有心無心，倒底賣些什麼力呀？你老實的說，大胆的說，我決不同你張先生計較就是。」史小姐看見張南來有窘迫的樣子，偏生逼得起勁，她帶笑着道：「說呀，說呀，只要我賣些什麼力？男子漢大丈夫爲什麼說出話來縮頭縮腦的？」

張南來肚裏一想，這個史小姐真可說是個老舉，我這句話明明絃外有音，只道不可解釋的，她現在偏要爲我解釋明白，難道我老她不過不成，於是張南來忽然站起來在台上抽了一枝香烟，劃支火柴吸着了，「噲」的一笑，跟着扮個鬼臉道：

「這句話你陸小姐不是不明白，何必要我解釋，要知道一說了明白，便沒有滋味了。不但沒有滋味，而且你也要光火。」

「勿關，沒有滋味也要你解釋出來，我決不光火。」

「那末告訴你吧，今夜特別賣力一些，就是叫你床上功夫格外起勁一些，閒話已經包括在裏面了。」

史小姐嘆味一笑道：「儂個斷命張先生要死快哉，床上功夫叫我格外起勁一些，這話倒好像對一個堂子裏的女人說的，條張先生眼睛阿會張張開，我是不是堂子裏女人呀！」史小姐說着一個身體一直撲了過去，伸出拳頭來「冬冬冬」朝張南來背脊上用力捶着，張南來只是「呵哈哈，呵哈哈」的儘笑，史小姐停了手，氣喘如牛的把眼淚也笑出來了，她說：

「斷命張先生，那能一個背脊又邪氣硬，敲上去卜卜響的？」

「纔對，你不用說出來，我先代你說了吧，這叫做一個烏龜背脊，總算你便宜討了，好好，我們還是上床睡了吧。」張南來把半段香烟屁股朝痰盂裏擲了，連忙解衣服。

張南來把衣服一件一件脫下，只贖了一件汗衫，一條短褲便往被裏攢了進去，看見史小姐還是呆坐在那邊出神，問道：

「噢，你爲什麼還不上床？」

「你管你睡好了，我想自己真有些不能交代。」史小姐還是眼睛注視着自己一雙鞋尖出神，慢吞吞說出這句話來，張南來弄得莫明其妙，一個頭露出被外，詭異的問道：「這不希奇古怪，有什麼交代不交代，不妨說些給我聽聽？」

史小姐仰起頭來道：「你想我有交代還是沒有交代？我不是一個沒有家教的人家，我不是一個沒有受過高深學問的人，我大學雖然沒有讀到，但高中是畢業過了的，我有下良好的家庭，我有下二個很有體面的哥哥，更有爹爹，和還有許許多多的姊妹，他們個個都爭氣上進，做事的做事，讀書的讀書，唯獨我不自愛惜，這樣自暴自棄的跑到這種地方來受人家玩弄，給人家當一個妓女來侮辱，我究竟爲的什麼呀！」

張南來連忙打被裏坐了起來，把頭皮一搔道：「我已經承認這句話說錯了，原是隨便說說，出口無心的，你爲什麼又介於懷，我假使當你一個堂子裏女人看待，或者當你一個鹹肉看待，一家門完全死光，天火燒燬光，我走出去給電車軋煞！」

「張先生，你這是什麼話，我說我的，與你有什麼相干，你這樣罰咒，說得怕人勢勢的，太沒有意思了！」

「我明明知道你是爲了我說那句話的壞事，既然不是的，你馬上下被睡覺？」張南來一手指着手臂上的表：「十二點鐘了，十二點鐘了，我明天一早起來送一個親眷上輪船的。」

史小姐又深深嘆了一口氣，好像眼淚汪汪的；一邊解衣服一邊道：「真的，我倒並不是爲了你那句話引起我的傷心，實際上我真不能交代，萬一傳到我家屬的耳朵裏，我還有這張篤臉回去見人家的面嗎？我陸家在上海真是一個大族，說起來你張先生不是不知道。」

張南來明知她姓史，可是她還口口聲聲推說姓陸，因此又裝着問下去說：「陸家，在上海……是不是軍閥時候那個陸什麼祥的？除外倒沒有聽見過上海有陸家的？」

史小姐恐怕再說下去要露出馬脚來，便道：「睡吧，睡吧，你不便來查問我的底細的。」這時候她上了床，坐下了被，身體往下一縮一縮睡下去了。張南來便把電燈關了。

「燈不要關吧，今夜我睡的陌生地方，又同了你張先生頭一次同床，我真有些怕，開亮來，快開亮來，甯可開亮了睡。」

於是張南來重又把電燈開亮，手縮進了被，把史小姐輕輕拍着她安慰道：「這句話倒是真的，陌生床鋪，我也有這睡不着

的習慣，至於同我頭一次同床，有些害怕，這你千萬放心是了，我能够保護你，也能够安慰你。你要明白我也是一個富家子弟，其同情你陸小姐的。」

史小姐貼着張南來，膩着聲音道：「你張先生能够安慰我，那我今夜把身體許了給你也就值得了，這就很有意思，不然你這個人我不對勁，就是你化上八千搭一萬的說話，要想碰到我的身體，老實說我未必是願意答應，反一個轉身來說，只要你這個人我對勁，合意，不要你一個錢，肯把身體許給你，這話你以爲軋實不軋實？」

「軋實，軋實。」

史小姐又接下去道：「這就是我們人家人的本色，一些也沒有虛偽，也不是把金錢來買得動的，你張先生外面跑跑的，未必不明白，所以這種機會只可遇不可求，不信你明夜，或者下次再來喊我便喊不到了，這就是我們人家人的可貴，能够喊得到我們，有過一夜夫妻的，這人真賽過打中了一個頭彩。」

張南來一邊聽着史小姐嘮嘮叨叨的在耳朵邊說來，一邊手在史小姐屁股上不輕不重的捏了一把，史小姐跳起來道：「那能啦，我講的話你到底阿會聽進耳朵，一隻手爲什麼一停也不會停過的，有什麼摸頭呢？」

張南來嗤一笑：「身上的肉嫩是嫩得來，恨不得咬你一口。」

「你咬噠，咬噠？」中小姐索性袒露了開來說：「只要我心愛的人咬，我不喊痛，我情情願願讓你咬。」

張南來故意一張嘴合在史小姐胸口，像咬的樣子，這一來把史小姐的肉癢得難挨死了，身體一陣打滾着格格格格笑道：「斷命張先生，斷命張先生，你要死快哉，你爲什麼不咬，舐得人家癢哇？」

張南來也跟着哈哈笑道：「真也虧你說得出，這樣粉嫩的肉，叫我如何咬得下口，你的意思，分明是叫我舐，那裏是真的咬？」

中小姐真是不勝歡喜的，她把張南來枕上的面孔捧在手裏，很疼愛的說：「我有像你張先生這樣一個丈夫也就心滿意

足了，老古話：一夜夫妻百夜恩，那末我同你張先生今夜做了夫妻了，會不會有百夜恩呀？可是我知道你們這批男人都是無良心的。」

「什麼，我們這批男人都是無良心的，你那能講得落這種話？」張南來一手搭到史小姐肩膀上去，一動不動的這樣問着。史小姐道：「我問你：你張先生阿成討過家主婆？」

「你爲什麼要問我這句話？」

「你只須說好了，討過沒有討過？」

「討過了，還是今年結婚的。」張南來不知史小姐問這話用意。

史小姐伸出拳頭朝張南來背脊上搥了一拳道：「如何，你們這批男人是不是無良，明明自己有夫人，有正式花燭夫妻，還是今年新結婚的，你不會回去陪陪你的夫人，現在跑到這種地方來玩別人家女人，把你夫人拋到腦後害她一人守着空房，還你還算是有良心？老實說，我看穿完了，你們男人十個倒有九個是無良的。」

張南來付之哈哈一笑道：「原來你說我們男人無良是指這個，那麼我倒要反駁你一句話，你不要不高興，譬如我們男人討了像你陸小姐這樣的女人，那末你今夜到這裏來陪了我姓張的睡覺，試問你的丈夫知道了，會不會罵你是有良心？」

史小姐一跳起來道：「什麼話來，我現在叫沒有嫁人，也沒有丈夫，假使我嫁了人還會得跑到這種地方來嗎？我真也不會出來了，不用說得自然做一個賢妻良母，循規蹈矩的。張先生你駁我這句話根本就錯誤，我說你無良事實俱在，正因爲你已經結果婚了呀。」

張南來立刻辯道：「依你陸小姐這樣說來，那末沒有出過嫁的小姐出來軋餅頭，跑祥康里，是正式的，是正大光明的，錯不錯？」

史小姐想不到南張來駁住她這一句話，倒一時沒有話回答了，隔了一會才道：「勿關，勿關，雖然不是正大光明，那末我總



不像你們男人這樣無良，有了花燭夫人不去陪她，我假使有了丈夫，決不會跑出來的，我一定很體貼親熱的不肯離開丈夫身邊一步。」

張南來也沒有話講了，哈哈一陣笑道：「算了，算了，我就承認無良，你陸小姐也未必規矩，半斤搭八兩，你不要批評我，我也不要批評你，大家既然到這裏來，都是一隻襪統裏的貨色，好了，睡吧睡吧。」

史小姐聽了張南來這句話，忍不住擁了張南來的腰，格格格一陣笑，笑得上氣接不着下氣道：「你真要死快哉，你自己這襪爛爛，這樣在外面胡調，也把別人拉下水，說我也是一隻襪統裏的貨色，我可不承認的，你再敢說，我不把你敲耳光簡直不是人所生的。」

張南來笑道：「因為你罵我無良，哈人叫你罵我無良的？」

「好，從此大家不許開口，誰再嘍哩咕嚕，誰就是豬糞。」史小姐說了這句話也不做聲，也不再笑，一手搭在張南來的肩膀上，靜默着裝做睡着了。張南來也不做聲，可是那裏能够入夢，隔了沒有多少時候，那隻手就有些不規矩起來，史小姐道：「我頂恨你們男人這一雙手，放開，放開。」

張南來真也不去理睬她，管他一門頭在被窩裏進行，史小姐把他的手拉去，他又搭上來攪不明白，其實她未嘗不明白張南來的用意，却故意的道：「張先生，不好的，這樣我以為不好的，我們以後朋友要交得日子長，總要着重於精神，若做朋友注重於肉體的話，這朋友就不會長了，我問你，你還是願意同我做長朋友，還是做日子短的朋友？」

「當然朋友越長越好囉。」

「那末你就放手，不要再轉到斜路上去，聽見哇？」史小姐又拍拍張南來的身體，當他一個小孩子的道：「並且今夜我們又是頭一天交朋友，頭一天見面，你就要我答應你這個，羞不羞的，面孔要哇？」史小姐的手段很不錯，明知張南來是不會聽她的話，也決不會忍耐的，假使不答應他這個，那末他今夜辛辛苦苦趕到這裏來，為的何事，然而她不馬上答應他，故意難他一難，

正是她的功夫，這功夫便是使得張南來迫不得意時候苦苦的懇求她，在這時候才答應他，不是雙方的興奮達到最高峯了。這就是史小姐異於一般妓女的地方，所以同史小姐有過關係的，對堂子裏女人都不想玩，一邊到底是情感的一邊根本是沒有魂靈的。

當時張南來真的給史小姐弄得昏頭七沖，纏了好一會，還是不會達到目的，這不是一樁焦急的事，於是不得不改變方針，帶些懇求道：「陸小姐，謝謝你囉，你到底要逼得我到怎麼樣地步呢？」

史小姐一笑道：「我同你真是前世一個冤家，我要你哭，我看你哭出眼淚來就答應你。」

張南來於是俏皮的不得不在眼泡皮上塗了一些唾涎，表示眼淚裝着啣啣的哭，史小姐明知他是假哭，也就媽虎一些答應他了。

當下史小姐便把張南來哄着道：「我聽見了，別再哭了吧，真同你前世一個冤家，快快收了眼淚，把電燈關了，聽見沒有？」於是張南來裝作哭癡癡的，伸出手去把電燈關了，待房間裏墨墨黑，張南來又忍不住笑了起來，他恐怕笑出聲，急忙把自己一張嘴掩沒了。這時候史小姐弓起了一條被，在下面不知做些什麼，弄了好一會，又襯着墊着好一會才道：「上來噯，冤家！」張南來因為性子太急，叫名一個小伙子，一隻鳥的用場都沒有，不五六分鐘工夫，便戰得落花流水，打高山頭上一個顛料，攞了下來。

史小姐心裏當然恨的，她說：「那能一個人介沒有用，還沒有到三分鐘呢？」

張南來含糊道：「啊，我也不懂什麼道理，別做聲了吧，我要睡覺。」

「什麼，你要睡覺？」

張南來一會工夫便打起鼾聲來，史小姐講的話他一句沒有聽見。

「介便當，你要睡覺，我偏不給你睡覺。」史小姐便把張南來的身體一陣推拿道：「看你睡得成睡不成。」

張南來愁眉苦臉道：「幫幫忙，幫幫忙……」

「喂，問你，你的身體介搭漿，爲什麼不自量力，還出來拈花惹草，現世不現世，我總以爲你年紀輕輕小伙子，一個鐘頭支持不住，半個鐘頭總還有的，那裏知道只三分鐘，這你還不是來害我？」史小姐煩燥起來，她不管張南來倦不倦，一些也不加以原諒，同他吵鬧不休。因爲每一個女人感到對方不滿足時候，比任何事情都不高興，恨得簡直可以切骨，你想會不會放他安逸的睡覺，並且史小姐到這裏來當然同一般生意上女人情形二樣，她是來求性慾上滿足的。現在張南來不能給她以滿足，難怪不放他過門了。

張南來聽了史小姐這幾句話，他實在沒有話可以回答她，於是又說了一遍：「幫幫忙，幫幫忙……」

史小姐聽見張南來說：「幫幫忙，幫幫忙。」一肚皮火氣噴天的在他的背脊上「冬」的一拳道：「死人，你還要說幫幫忙，我幫你一點啥的忙？」

張南來吃了這一拳頭，倒有些清醒了，連忙問道：「你啥事體打我一拳頭。」

史小姐道：「我問你年紀輕輕，身體爲什麼這樣搭漿，何必還要出來現世呢？我看你真作孽！」

「什麼叫作孽？」

「不到三分鐘時候就沒有用跌下來了！這你還不是作孽？既然自己是參行裏小開，爲什麼不把自己店裏補品，人參，阿膠，鹿茸，白木耳，再造丸多多吃些下去補補的，算我倒霉，碰了你這個現世貨！」

「噯，你索性罵我現世貨！你要明白身體搭漿，這是爺娘拆的爛污，根本同我不相干，因爲只有三分鐘，所以就打過你照呼，你爲什麼還要口口聲聲罵人？」

史小姐道：「又何必出來害人？」

「更加笑話，我害你什麼？你說，你說出理由來！」張南來心裏一想，原來史小姐還有這一點狠，真是個老舉，我性子短，按理

她只有省力，豈有她反而來責難我的，這真是天下奇談，可見史小姐到底是個性飢荒的女人，上這裏來都是爲了這一種原因。當下史小姐回答他道：

「你要我說出理由來，你明天趕快回去問問你的夫人，再不然問問你的娘，自會知道了。張先生，奉勸你下次休再到這裏來，像你這身體，依我看，至少還要調養三年，人參，燕窩，白木耳，鷄蛋，長期的吃，長期不斷的吃，三年下來方始見效，並且這三年內不許再同夫人同床，否則依然白白的。我還要說你一句話，不要光火，你如果不聽我的說法，還常常跑到這種地方來，今年年夜飯恐怕吃不成！」

張南來把史小姐身體一推道：「你別在這裏爛嚼舌頭，你不用老三老四，我明天介紹一個狠脚色，性子長的來對付你就是。」

後來史小姐還是尋着張南來噤哩咕嚕的，可是張南來實在疲倦得說不出話來，一個不做聲，便呼唧呼唧打起鼾聲來了。到了第二天張南來一覺醒過來，已經七點多鐘，心想還可以窩一歇熱被頭，史小姐渾身的皮肉，精光滑塌的，一些疤痕也沒有。張南來撐起手來朝了史小姐而孔望了望，只見雙目閉攏，才知道她這時候也疲倦死了，所以手撫上去，一些也不反抗，這倒是一個絕妙的機會，張南來正要挖空心事，轉她身上壞念頭，不料史小姐擦場一個翻身，幾乎把張南來的手臂壓在她身體下面，幸而抽得快，沒有被壓住，史小姐張開眼來道：

「嘿，嘿，我料到你轉好念頭，你當做我睡着的嗎？」

「你不用老，我如果輕輕的你真也不會醒。」

「你剛剛手伸到我身上，都知道，我故意不做聲，看你怎麼樣，看你還轉不轉旁的壞念頭。」史小姐一邊說着，一邊扭住了張南來的一隻耳朵，用力的旋轉來，咬着牙齒道：「你這個壞貨，你下次還做這偷偷摸摸的事，人家沒有醒，手便在我身上一陣七摸八摸的。」

張南來耳朵被扭痛了，像殺豬的叫了起來，連忙用力一擡，總算強脫了，於是打被裏一坐了起來，跳了下來，手揪住耳朵道：「操伊拉，你倒好像一隻雌老虎，辣手辣脚的，撿我的耳朵了！」

「啥物事叫雌老虎？啥物事叫雌老虎？」

「這你還不是雌老虎行爲？你可以撿客人耳朵的嗎？一個十三點女人！」張南來倒有些火冒起來，連忙穿襪子，披上衣服，趕快開出門來溜腳。說也奇怪，史小姐看見張南來快要脫身，也就打被裏一跳了下來，追出來一把將張南來拖了進房，哈哈一陣癡笑道：

「我不許你走，我不許你走出去，你要明白我不是真心要撿你耳朵，這是我愛你的表示，我還是捨不得你。」

「我看你這人有神經病？」張南來有些弄不懂起來。

「什麼，我有神經病？」史小姐還是一身襯衫褲，前仰後合的癡笑着。

「你不要受了寒，凍壞了身體。」

「好，那末你再陪我睡一歇。」史小姐拖了張南來的手上牀去。

「天皇老子，我上寫字間鐘點到了，準定我今夜再來吧。」

「你今夜再來，不一定能够喊得到我，老實告訴你。」史小姐死命拖了南來的手，一定逼他上牀，這把他真弄得焦頭爛額了。

結果張南來沒有辦法脫身，只得又陪了史小姐片刻方才起來，匆匆忙忙趕上寫字間去了。原來今天是星期，張南來沒有工作，但這星期目的早晨一定要到一到寫字間，看看有沒有國外來的電報，到了之後，一看沒有也就走了。

午後正打算出門，接着沈衡章的邀他喝茶的電話，便趕到茶室裏來，二人一談之後，便說到這條冶遊的路上來，張南來便把辟康里發現的這個新人的陸小姐的一番詳情說了一遍，又極力慫恿沈衡章嘗試這塊新鹹肉，倒是真辦實貨的，沈

衡章聽張南來這樣一說，心中半信半疑，不知道這張南來做的陸小姐是不是史小姐的化名。因為史湘韻星期六夜按理要到環龍路小房子的，但也沒有來，又問了張南來這個陸小姐的身材，面貌，講話聲音，認為完全同史小姐一式一樣，心中更加懷疑起來了，這一番情形前文已經敘過。當下張南來便借了一百塊錢給沈衡章，夜飯之後，二人便趕到祥康里來了。

張南來帶了沈衡章到了祥康里上樓房間裏坐下，吩咐娘姨喊本家上來。娘姨笑道：「張先生，你今夜阿是又要連一連陸小姐？只須對我說好了，用不到喊本家上來的。」

「我有話對你們本家講，你不知道的。」

娘姨朝沈衡章面孔看看問道：「這位先生，阿有老相好哇？」

張南來道：「你不要多嘴，趕快去喊本家上來，他是我朋友，你多煩什麼的？」

沈衡章跟上笑笑，認為張南來真是這裏一個老舉，熟志熟志了。娘姨吃了一鼻子灰，反身朝外就走。不一會工夫，本家果然打扶梯上一步一步的上來，沒有到房門口，便先一聲笑道：「張先生，張先生，儂哈事體辰光介早就來。阿是趕早市？」說着，一手把門帘一撩，進了房間，笑迷迷道：「喔唷！今夜還帶了一個朋友同來。」

張南來靠在沙發裏道：「你跑過來，有話問你，昨夜那個陸小姐，你趕快打電話去喊來，我介紹我的朋友做她。」

本家一個猶豫道：「哎呀！打電話去喊得到喊不到，我沒有把握，你爲什麼昨夜不約定她，說今夜再連一連的呢？」

張南來道：「爲之忘記說了，我昨夜如果同她說連一連，還用到你本家打電話去喊，不會約她哈辰光碰頭好了。」說到這裏，又揮揮手道：「快快去打電話，不要多耽擱辰光了。」

本家愁眉不展的把張南來一陣抱怨道：「我不是告訴你的呀！陸小姐不一定是喊得到的，她原是逢場作戲，真正難得到這裏來，你還以爲她天天到這裏來？就是我打電話，也是轉接的，又不是直接打得到她手裏……」

張南來有些不耐煩起來道：「操伊拉，廢話少講，你去打打看，我難得帶一個朋友來，你偏生這牛牽筋！」

沈衡章又好笑又好氣道：「張先生，一定喊她不到就算了。」

張南來搖搖頭表示你不要做聲，我非喊她來不可。

「本家便下了樓，一個電話打到蹄膀阿六那邊去，說是喊史小姐到這裏來一趟，因為昨夜老客人還要連她一連，無論如何要把她喊到。蹄膀阿六隨接一口拒絕她道：『沒有辦法，絕對沒有辦法，我們這裏也有客人喊史小姐，夜廂增加到一隻手，還是沒有辦法把史小姐找來。』祥康里本家便道：『那末史小姐究竟住在什麼地方，我親自去找她好了。』蹄膀阿六道：『她的家住西摩路多少門牌號頭，我沒有問過她。但問史公館一定可以問得到，不過我知道她每一個禮拜裏面有三夜沒有工夫，便是禮拜三，禮拜六，同禮拜日，她無論如何不出來的，今天又是禮拜，她一決不會出來，你找到她公館裏根本又不同你會面。』本家詫異道：『這話一定靠不住的，那末昨天禮拜六，她為什麼又要出來？』蹄膀阿六道：『啊呀，你還同我攪不明白，昨夜是我禮拜五再三同她商量的，她叫情而難却，所以破例答應一夜，那可以常常破例，這不是明明叫我做難人？』結果是依然沒有辦法喊到史小姐，本家回到樓上來將蹄膀阿六這一番話一五一十告訴了張南來，沈衡章心裏別的跳了起來，暗忖這還不是史小姐呀，每一個禮拜有三夜住在我那邊，這不是我同她約法三章的，昨夜禮拜六不會回到環龍路，這就是本家中破例一夜，當下放在肚裏不做聲，預備要捉她一捉，顯一顯她的醜，既然一方面同我租小房子，她一方面依然跑鹹肉莊，這還成何體統，爛糊三鮮湯到如此地步。當時沈衡章便急要回到環龍路去，看看究竟回來沒有，張南來一時大為掃興，哈哈一笑道：『衡章兄，真叫吃素碰了月大，眼眼不巧，我們明夜再喊她好不好？』

「這原是逢場作戲，無所謂的，既然喊不到就算了。」

「這纔做我虛邀你了！」張南來撫掌哈哈大笑起來道：「這樣好了，我們另外再喊一個精彩的本莊小姐，補缺補缺。」接上奔到房門口喊道：「姑娘，你去喊雪珍上來吧。」

沈衡章看見張南來趕到房門外面喊姑娘，以為陸小姐喊不到另外再叫一個本莊上的小姐來補缺，便連忙趕出去一把

拖了張南來道：「南來兄，何必，何必，必要喊別人，明天又不是不天亮了，落得明夜再來喊陸小姐好了，別人我一決不要。」

「叫一個來白相白相，喊他坐一個房間好了，因為既來之不喊又不好，心總有點不甘。」張南來結果依然喊了一個叫小蓮花的上來，坐了一個房間，也就二人回了出去，約定明夜這時候再到祥康里來。當下走出門口，沈衡章便把南來借給他的一百塊錢鈔票，摸出來變還了他說道：

「這一百塊錢，仍舊請你收回，明夜我自己備着帶來就是。」

「這你放在袋裏應用，何必急急？」張南來也就收回了這一筆錢塞在袋裏，同沈衡章二人分別了。

當夜沈衡章急急忙趕到環龍路小房子裏，心想：今夜史小姐無論如何要回來的，待推進大門，娘姨頭一句就告訴他說：「少爺，少奶奶回來有一歇了，她問我：少爺昨夜回來沒有回來的。我說怎麼沒有回來。她又問少爺有什麼閒話沒有？我對她搖搖頭，說沒有閒話。」

沈衡章當下不做聲，匆匆趕到樓上，跨進房，只見史小姐坐在梳妝台前垂了頭修着指甲，她聽見脚步声回過頭來對了沈衡章一笑道：「衡章，你今夜回來倒不能算得晏了，到那裏去的？」她又看見沈衡章的臉上畢板了的，一肚皮不高興，因此問道：「噢，這倒碰得着的，一跑進來就對了我板面孔，賽過一隻討債面孔。」

沈衡章把手腕裏大衣往床上一擱了過去，面孔始終板板六十四的，身體往沙發裏一倒，呼起一支香烟，堵起了一張嘴巴說道：「你昨夜到那裏去的，老實說出來，我倒不會問你，你還要說我討債面孔，說這些屁話。」

史小姐把手上一把小剪刀桌上一放，跳起身奔過來，鼻子裏哼了一聲，一手搭在衡章肩上海道：「那能的，衡章，難道我這一點自由都沒有了，難得一夜不回來，當然我有我的事情，你就這樣不放心我！是不是你以為我同人家軋姘頭了，不成？」

沈衡章憤憤然道：「你不用說這種閒話，什麼自由不自由，什麼軋姘頭不軋姘頭，誰又知道，一個禮拜到我這裏來住三夜，這是你親口說的，不是我說的，你頭一個禮拜就這樣拆我爛污，放人家生，算何名目？」



史小姐知道昨夜星期六沒有到這裏來，所以沈衡章光火了，馬上陪笑道：「衡章，原來你以爲我昨夜沒有來，給你望了一個空，這果然很抱歉的，不過我也有我的苦衷，你爲什麼不能原諒我呢？」

「你有什麼苦衷說呀？」

「因爲我的第二個哥哥這二三天內就要出國了，大致到比國去當公使，我們姊妹兄弟一班人替他餞行，昨夜便在家裏大家痛快的暢敘一下，我飲了勿少勿少的酒，所以醉倒了。我不是不明白，失了你的約，可是我吩咐翠英小丫頭打電話給你的。」史小姐這一番話當然是撒謊，她的身體昨夜明明在祥康里莊上，正同張南來作樂。她在衡章面前不得不這樣說鬼話，把這話來推託，那裏知道衡章聽了這一番話，立刻跳起來道：

「這你是騙我三尺童子，我昨夜接連打了十多次電話到可府上問訊，都說你出外去了，說你這幾天很忙，根本沒有提起你餞行喝醉的話，這你還不是明明到我面前說謊話！」

史小姐想不到衡章打電話到家裏去的，肚裏啊呀一聲，立刻駁道：「這真叫天曉得的事了，我要是說半句謊話，天雷打煞，你冤枉我也天雷打煞，我回去倒要問問翠英這小娘皮，我明明吩咐她打電話給你，她不但打，還說是我這二天在外面很忙的廢話，好好好，我回去非要打得她七死八活我不是人。」說着裝做很氣惱的，走得遠遠的，坐到窗下長沙發上抱怨道：「隨便你，隨便你，還是相信我的話，還是相信一個丫頭的話，你說一句好了。」

衡章一時吃不準史小姐還是真的在家裏替哥哥餞行，還是在外面胡調，不妨用閒話來噓她一噓，看她面色變不變，於是站起身一直跑到史小姐面前指指點點道：「你還不是欺騙我，明明昨夜我看你一人到白克路祥康里去的，我在你後面，沒有留意我，是不是？」

史小姐聽了衡章這幾句責問她的話，心裏別的一跳，想道：我到祥康里，他如何會知道的消息靈通極了，這到底是誰通風報信的，現在只有否認一個辦法，如果承認下來這一定吵得不得了。立刻答道：「嘿，嘿，嘿，衡章，我告訴你的話，既然不信，硬咬我

一口說我到祥康里去的，真叫天曉得呀，冤枉我也沒有這樣的了，那末你說是跟在我後面，親眼目親我進去，當時你爲什麼不喊住我，不一把抓住我呢？」

沈衡章沒有料到史小姐會回答他這一句話，說道：「這真笑話了，馬路上走路的人勿勿少少，你是有身價的小姐，我抓住你不是捋了你的台，不明白的還誤會我是拆白黨，我是強盜，這如何可以抓住的。」

「那末爲何不喊我一聲，難道喊我一聲，我不會理睬你嗎？」

「我喊過你的，你不理睬我。」沈衡章笑嘻嘻的索性裝上一個筍頭。

「放你的屁，你何曾喊過我，你看見的我，除非我的魂靈，男子漢大丈夫，有一句說一句，何苦要愛撒謊，看我走進祥康里，夜裏幾點鐘幾點鐘？」

本來沈衡章是故意噱他一噱，看他承認不承認，而色變不變，實際根本是沒有看見，史小姐釘緊問他夜裏幾點鐘看見，他想了想回答道：「大約，大約九點鐘光景。」這句話阿露出馬腳來了，原來史小姐昨天上祥康里時候是六點多鐘，一到就坐下又麻將的，天還不會黑呢。於是史小姐肚裏一喜，知道這是衡章的一記反挖兒，並不是真的看見，馬上一陣哈哈癡笑道：「要死快哉，九點多鐘我酒已經喝得爛醉，躺在床上早已睡覺了，你看見我走進祥康里，這還不是你看見我的魂靈嗎？也許你眼花了，你這個人快老調了！」

「要末不是你，我看錯了人。可是我接連打十多次電話，她們却不說你喝醉的話，這是什麼道理？」

史小姐趁機調了一個搶花道：「是的，我因爲酒醉了，不能接電話，她們都替我回頭了，你假使說我是環龍路沈公館，翠英無論如何要喊我接的，對了，對了，所以她們要推託我這二天很忙，人出去了，如果人在家裏，電話不接，這不待慢客人嗎？」

沈衡章一想史小姐這幾句話也許是實在的，便也不去懷疑她，因爲現在捉不到她的憑證，昨夜究竟到個祥康里沒有，吃她不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多找麻煩了，便說：「好了，好了，」廢話大家都不要再說，以後你如果有事不能到這裏來，應當

「打耳光，這話聽得我牽誰驚嚇，你在路上出了毛病，上海灘上那能說得定呢。」說着便走了開去，彷彿把這件事揭開不談，以後希望不要再這樣了。

史小姐道：「這個爛污完全拆在翠英這個小娘皮身上，我回去非要結結實實排她一頓不可，這種開氣都是她弄出來的，幸而我史小姐不會同人家開過房間，上過莊，就是有，也只有同你沈先生這一次，真所謂立得正站得住，真金不怕火來燒，所以你疑神疑鬼的，我一點不怕，只要我良心上對得起就算了。」史小姐說這幾句話時候，正言厲色，不然沈衡章那得會取信呢。

「蠻對，蠻對，只要你說良心上對得起這句話便算了。」沈衡章又跑到她面前道：「你講話聲音輕些，輕些，不要給隔壁鄰宿聽見了，我面子上有關的。」

「我不這樣說，吐裏真氣悶，我一定要這樣煩了幾聲就好過了。」史小姐重又坐到梳妝台前俯了頭修着指甲，修了一會，又吩咐娘姨倒水洗浴，把浴室裏電氣火爐開旺來，隔了一會史小姐把浴洗好，看見衡章已上床睡了，也就鑽了被窩，把衡章推醒道：「噢，你這樣的疲倦，我湊一歇浴辰光，你已經睡着了？」

「別去說他了，我昨夜守你一夜未睡，今夜格外疲倦，讓我靜靜的睡一會吧。」

史小姐那裏肯答應，一定不給他睡，把他鼻子捏得緊緊的，又把他嘴巴掩沒，不給他吸呼空氣，這一來衡章不能安寧，急忙的強脫了道：「你到底什麼意思，不給我睡，明天我要上寫字間，沒有你開心，吃了飯白相。」

史小姐撒嬌的咬耳朵笑道：「你想想，我同你還是禮拜三夜裏同過牀，中間又是搭着四夜了，我不許你睡，偏不許你睡。」說着煞死把衡章身上一陣揉一陣捏的，偏不許他睡。

史小姐這樣把沈衡章揉着推着，一個只閉了眼睛笑迷迷的裝做睡着，始終不去理睬她，一個以為你越是不理睬我，我越是弄得你不能安逸，她把他面孔板了過來一看，只見他閉了眼睛微笑，於是辣手辣脚的就對準他臉上擱了一記問道：「嘿，嘿，

原來你是裝着假睡的，你好，你這壞貨，有意不理我。」

沈衡章臉上吃了一記耳光，突然張開眼來，撫着臉實問道：「什麼，你打我耳光？」

「你爲啥不理我？」史小姐虎起一只臉。

「我不是告訴你，我昨夜一夜沒有睡覺，今夜打算早些睡呢。」

「辦不到，我不許你睡。你憑良心說一句，一個禮拜只有三夜工夫，我昨夜沒有來，已經少了一夜，那末你今夜格外要努力，籍以補昨夜不足，那裏料到你這樣死睡，是不是又要叫我替你空守一夜，掛這夫妻空名義？」史小姐說話像揀白的，理由實足，一些不肯放過他。「老實告訴你，你不要到自已夫人那邊辛苦過了份，到我這裏來休息，調養身體，偏生辦不到，辦不到。」於是又把無理攪理的一陣亂撞，連床架子格格格一陣響起來。沈衡章知道史小姐吵的原因是迫切需要，可是自己身體實在疲倦得說不出話來，那可以再答應她，便對她打照呼道：

「史小姐，我的大令，幫幫忙，幫幫忙，實在不瞞你說，我不是不答應你，因爲我今夜精神缺缺，讓我休息一夜，明夜無論如何答應你。」

「辦不到，偏辦不到。」

「我敢不起與子來如何辦呢，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呀！」

「你不要到我面前假癡假呆，你們男子個個都是喪盡天良的，我早知道你虎頭蛇尾，大不該同你租這小房子，到底我洋細化上幾千，你想想，一共住得幾夜，就這付死人腔調對付我，叫我心寒不要心寒。」

沈衡章笑道：「天曉得，我昨夜明明守你一夜，你自己放我的生不來，還說我沒有天良。史小姐，夫妻日子長哩，你也要爲我身體着想着想。」

這時候沈衡章打算閉上眼睛養一下神，史小姐悶着不做聲，冷不防又把他「篷」的一推，沈衡章立刻又大吃一驚，張大

了那辭出這「你今夜到底要我那能」

「要你那能，問你好了！」史小姐板起面孔，看樣子決不肯同他罷休。

這一來沈衡章勢必不能平靜的養神安眠，只得張着眼睛索性不理，無奈一個人精神不濟時候，任你如何張大了眼睛，擺足了精神，不一會工夫又要眼睛閉上，瞌睡蟲來了，所以他支撐了一會自然而然的又把眼睛閉上了。史小姐看見他這付樣子，彷彿一個有烟癮的人，心上的火一直往外冒，又用足力氣把他身體一推。沈衡章賽過一個筋斗打高山頭上一直滾下來，也跟着直跳起來，張開眼來嘆口氣道：「何苦呢，何苦呢，我閒話同你說盡說絕了，你還是心不死！」

「我要問你，你昨夜同自己夫人碰過幾趟身體，老實招出來！」

「天地良心四個字，我昨夜明明睡在這裏守你，又不曾回過家，你不信問娘姨好了。」沈衡章幾乎要哭了出來：「你也沒有這樣硬吃瀟我的，也沒有這樣來冤枉我的，一個人總還有理性。」

「那末昨夜攢開不談，作算你沒有回家，前夜呢，禮拜五夜裏。」

「禮拜五夜裏，我根本沒有同自己女人同過床。」衡章急忙分辯。

「呸！你當我面說的鬼話，豈有新婚的夫妻會不同牀道理，你還不是明明在我面前說的鬼話！」史小姐吃這斷命醋勁，真可說也是自尋煩惱，何必還去干涉人家的家庭裏的事情，自然沈衡章很不高興起來，他一味消極的說：

「鬼話鬼話，就是鬼話，我說是不會同床，你說不信，就不信好了。總之你說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你說我同床，說我一夜碰過十趟念趁，我也就承認碰過十趟念趁好了，現在還有什麼叫法律，都還不是你們女人世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都是你有理，都是你有理，不過……不過一個人總不要過了份寸。」

史小姐聽了這一番話，忍不住又好笑又好氣道：「蠻對，不知誰過了份寸，既然要我來陪你，又叫我空着身體，早知道你把

我拋在一邊管你睡覺，我來也是多的，一個禮拜裏面三夜，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既然我來得你不履行夫妻的義務，下個禮拜

三夜孫子王八蛋再到這裏來！」說着便把身體朝外床一翻，屁股對了沈衡竟道分明是鬥氣了。

沈衡章以爲史小姐這付行爲做了出來，索性不去理睬她，一直睡到天亮，到了第二天，管他起床，洗了面上寫字間去了。史小姐一覺醒來見衡章已經走了，心裏更加說不出的恨，連忙問娘娘道：「少爺什麼時候走出去的？他有什麼話吩咐你沒有？」

娘娘答道：「八點鐘還不會到就出去了，看他很高興樣子，待我燉好牛奶端給他吃，也來不及的趕着走了。」

「一句話也沒有吩咐你？他在你面前也沒有說過我什麼壞話？」

娘娘笑了起來說：「少奶奶，你真想得穿，少爺會在我們做娘娘面前說少奶奶壞話道理，當然不會的。」

史小姐躺在被裏，鼻子哼了一聲道：「可是我知道他一定恨我，從來早晨起床，總歸告訴我的，說：『湘韻，我先起床了，你多睡一歇吧。』有時我叫他再睡上五分鐘十分鐘，他也就聽我的話，今天早晨就不然，他起來我根本沒有知道，洗了臉朝外就走，招呼也不打一個，不打招呼也算了，爲什麼在你張媽面前也不告訴一聲，說少奶奶起來，同她講一句，少爺已經上寫字間去了，這也是他一個心意。現在聽你說：不但不打招呼，還面孔板了起來出去的，這還不是他恨我？老實說：我就看不順眼，我做小姐到如今，沒有受過旁人一口氣，現在倒來受他的氣，想想又要恨起來……」史小姐篷篷拍着牀沿。

娘娘陪笑道：「夫妻洵真有什麼鬧出來，這真是小事哩。」

「張媽，你是不會知道的，他昨夜就同我難過了。我同他夫妻日子不多，就這付行爲對付我，叫我心寒不要心寒，以後日子如何過下去呀？我不要受盡他的磨難，精神上也不要受足他的痛苦？現在他還是靠了我哩，不會摸出一個亂毛錢來貼補我，已經擺顏色給我看了，鬍扁的枯郎頭，兩個肩膀扛一個頭，倒像一個人了！」史小姐更其生起火來，打發裏一坐了起來，把頭髮往後一掠，跳下床，衣服一披，憤憤然道：「我偏不相信，倒要打個電話去問問他，到底是什麼心理。」

史小姐披了衣服就趕到電話邊頭撥了一個電話到沈衡章洋行裏，這時候已經十點多鐘，洋行裏正在忙不開交辰光。這個電話裝在大班台子上，史小姐一個電話撥過去，大班拾起來一聽是個女人聲音，史小姐火氣噴天的喊道：「你喊沈衡章聽

電話。」她還當做一個茶房接的，不以爲是大班。可是大班心裏倒有點不甘，問道：「你是啥人？」

「死人，你管我啥人，你喊沈衡章聽電話好了。多煩什麼的？」

大班聽見罵他死人，立刻把電話一掛，不去理睬她。史小姐一聽聲音，對方已經掛了，更火上加油，馬上又撥過去，又接在大班手裏，史小姐頭一句就把大班爛罵山門說：「殺千刀，阿是你把電話掛掉，不喊沈衡章，操拉娘！」

大班馬上把電話攔在一邊，把沈衡章喊過來問道：「有個女人打電話來，喊你聽，我同她客客氣氣，她破口就罵我殺千刀，這女人似乎不是你的夫人，決不會這樣沒有禮貌，你來聽。」沈衡章還想不到史小姐打來的，接來一聽，方才聽出是史小姐，一方面聽出是沈衡章聲音，拚命的加以攻擊道：

「沒有關係的，你說好了，你同我難過，永遠難過到底，你要走，儘管走，我決不來拖住你一隻腳，你們男人都是黃狼心，無情無義……」

「聽見了，有話我回來再談吧，現在事情很忙。」沈衡章掛了電話，笑嘻嘻告訴大班道：「對的，我女人的妹妹，小阿姨，因爲我昨夜同自己女人有些意見，她算是打抱不平，其實我阿姨本來有神經病的，對不起對不起。」

這一天沈衡章下了寫字間，急急趕到環龍路去，打算對史小姐再三商量，以後再不要打斷命電話來，豈知史小姐上半天就走了，到現在沒有回來，衡章馬上又電話打到史公館，史小姐也沒有回來，心想今夜星期一，按理是不會來，就是要來也要到星期三夜裏。剛正回到自己家裏夜飯吃好，他的朋友張南來倒趕了來，拖了沈衡章朝外就走，說是聽書去，其實他們二個人又是到祥康裏去了，原來上一夜張南來沒有介紹史小姐給衡章做到，今夜一定如願以償了。

走到路上才告訴他道：「衡兄，真正對不起，昨夜我虛邀了你，沒有把這位陸小姐喊到，今夜無論如何一定償你心願，你放心，今天午後我就打電話去約好了。」

沈衡章道：「你昨天也說是約好，結果仍舊沒有來。」

「我告訴你，據說陸小姐新近姘了一個胡老麻子，逢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一個星期裏面有三夜到胡老麻子那邊去住，除了這三夜以外，喊得到日子多，不是昨夜那個本家也說過的，可是我今天方才打聽仔細。」

沈衡章心裏砰的一跳了起來，不知如何雙腳忽然一陣軟，走路也沒有先前那樣有力有勁了，他說：「南兄，我想不去了！」

「爲什麼爲什麼？」

「並不是爲什麼，我因爲今夜沒有興子，精神推班，隔一夜好不好？」

「我一肚皮高興，特爲趕到府上邀你，原是昨夜沒有喊到她，良心上很對你不起，像這樣的精彩人家人，你實頭少見的。去去，待你看了包又捨不得起來。」便又拖住衡章往前走，打算喊二部黃包車，衡章連忙止住道：

「車子就不用喊，我們一路走好了，我還有話問你，這位陸小姐，依你說好像漂亮得天仙一樣，她還姘了一個胡老麻子，究竟住在什麼地方，這胡老麻子姓什麼叫什麼？」

「這倒不仔細，因爲陸小姐本人決不會說，這是人家這樣傳來傳去聽見的，這些我們不用去管，她既然到了莊上來，我們當她一塊鹹肉的斬好了，這有什麼客氣，只要我們少爺有血，喊她得到，喊不到沒有話說。」

二人邊談邊行，沈衡章不知如何，耳朵一陣陣的熱，眼睛一連的跳，心知有異，這是從來沒有過，也許今夜闖出禍來，看情形這個陸小姐大半就是史小姐，可是我見了她如何辦法呢，還是同她鬧，還是裝做不響？如果鬧，我沈衡章面子有關，而且上一夜張南來已經同她發生過關係了，該死真該死。如果不鬧，叫我如何隱忍得落，天下的男子決沒有這樣寬宏大量的，如此淫婦，還是趕快同她脫離關係的好，早知道史小姐如此的爛糊三鮮湯，這樣的下賤，我真不應該同她同居，雖然我沈衡章不會難爲過一個錢，自睡覺，但我沈衡章的名譽掃地了，今夜叫我如何措手呢！

沈衡章只是垂了頭，懶洋洋的悶走，張南來神氣活現的一五一十述說他上一夜同史小姐交戰經過，有聲有色的，講得惡形惡狀，他說：「這位陸小姐的戰鬥力強得無比，勇是勇極了，我女人要算得白相，那裏一個門口沒有去過，那一個有名狠將沒



有同她有過路道，只是像這位陸小姐的貪而無厭，一次不肯休二次，二次不肯休三次，三次不肯休四次，非要你討饒，她決不肯罷。她有這點顏色，按理，我們出來白相女人總是主動在於我們，要一次二次，就一次二次，不高興就一次算了，豈知道這位陸小姐主動在於她，她要逼住你幾次，就要你幾次，恨不得一夜陪她玩到天亮，可見她的性慾充進，等於大旱之望雲霓，實在需要得了不得，不得了，苦的我偏不爭這口氣，竟爾當場出彩，變做馬革裏尸，一度交鋒就一敗塗地，呵哈哈……氣數真氣數。」

沈衡章心裏似乎有些放心起來，他覺得史小姐決不會這樣有過，也許另有其人，笑道：「好了，好了，你老兄吃她不住，叫我如何敵得過，不要照樣失敗。」

張南來手一拍笑道：「你不用客氣，我知道你體格比我強壯，我近來是推班了，所以當時我便對陸小姐說：今夜使你掃興，很對不起，我明夜介紹一個朋友來同你比一比，看誰狠，想來一定可以使你滿足了。我閒話已經講出口，不能收回，我知道你對付她綽綽有餘的。」

沈衡章搖搖頭笑笑不做聲。張南來啞然失笑，手在衡章背脊上一拍道：「該死的，我還受了她一頓教訓哩，我在她面前吹牛皮說是參行小開，她搭轉來便說：既然是參行裏小開，身體這樣的靈腳，搭漿，爲什麼不多吃些補滋東西下去，參呀，燕窩呀，蛤士蟆呀，鹿茸呀，這都是補你們男人精力不足的，明天回去趕快進補，聽見沒有，你如果不把身體補補好，下次休再來喊我，不要害人了。老兄，她還說我是害她，氣數不氣數？」

「本來哈人叫你吹這個斷命牛皮，還是你自己討來的教訓。」沈衡章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這時候二人一吹一唱的已經到了白克路，馬上就要進祥康里了，沈衡章也就有些心潮起伏不定，不知究竟這位陸小姐是不是史小姐化名，覺得這個悶葫蘆立刻就要打破了！張南來是識途老馬，進了祥康里東一彎西一轉的，真可說熟門熟路，這條里內人家又多，支弄又邪邪氣氣，不是常常來跑跑的，一時還要弄不明白，摸錯人家的大門。沈衡章跟在他後面心裏暗暗佩服。

「開門，開門。」張南來在這家貴族後門口手指彈了二記。

姑娘先把腰門開了出來一看是熟客，馬上把外面的門開了出來放他們二人進去，張南來雙手插在大衣袋裏，神氣活現道：「姑娘，喊你們本家出來。」說着朝樓上就跑。姑娘連忙止住他說：

「張先生，張先生，樓上房間隻隻沒有空，還是下面小房間裏坐一歇吧。樓上一歇歇就好。」

「操伊拉，吃素碰着月大，你們生意太好了！」張南來而孔一板，重打半樓梯回了下來：「本家阿姨呢，你快去喊來。」

二人折進客堂後面小房間，裏面置佈得還不餽，地方雖然小，倒也很精緻，沈衡章還是第一次來過，便朝床沿上一坐，笑道：「這裏是不是本家開的？我倒很滿意。居然還裝的壁燈，只見光不見燈泡，小有小的趣味。」

「嘿嘿，真也不是本家開的，這裏是小姐們休息地方，一般客人並不放他們進來，只有老客人才開進來，假使樓上房間沒有空，這裏也可以住夜，或者你要做局的話，也可以讓你的。」

「我看比昨夜樓上房間有趣得多。我要是住夜一定揀中這裏。」沈衡章看見那邊一張衣櫥，不知裏面放些什麼，好奇的走過去打開櫥門一看，裏面密密層層的掛滿了女人的旗袍，至少七八十件。急急把櫥門關上笑道：

「關關來的冬，這許多旗袍可以開一月衣莊。」

張南來道：「這都是本莊上鹹肉的行頭，還不能算多，這是一部份，據說她們每一個鹹肉有下這許多件，有時她們一天換三四次行頭哩。」

正在這時候，姑娘送茶進房來，本家阿姨也跟進來了。

張南來看見本家阿姨進來朝她一笑，老三老四道：「我看你馬上就要造洋房，回到鄉下去賣田買地哉。」

本家阿姨走到房間裏來聽了這幾句話，格格二聲一笑道：「張先生我不明白，你說的是啥人？」她打的一口蘇白。

「我說的是你，你們這裏生意太好了。我總算夜飯吃好，攢了碗筷馬上就來，那裏知道比我趕早市的還有，把樓上房間隻隻佔住了。這還不是你的生意興隆，大可以回去造洋房，買田，買地。」

「別說鋪頭閒話了，房間馬上就有空，前樓大房間是一個人做的小玲瓏，並不住夜，只做一個局馬上就要走了，三樓房間裏客人是坐房間的，當然也就要走，你張先生同這位沈先生又不早一步來，對不起，對不起，老客人，勿在乎此。」

張南來道：「陸小姐那邊你有電話給她嗎？」

「老早就打電話去定了的，今夜包你放心，照我牌頭就是。不過她要看脫一場九點鐘的電影方才到這裏，在電話裏她就告訴我的。」

「還要搭斷命架子！」沈衡章插出這句話來。

「本來陸小姐並不是一喊就到的小姐，她真是上海嚇嚇有名的大公館裏的千金，她到這裏完全祕密的，家庭方面要是知道了這還得了，所以你們客人喊她，並不是一定就到，很慎重的，只怕遇了熟人，就是到了，她也不肯多同你搭訕，看看戶頭對勁的就答應你做局或夜廂，不對勁的馬上走了，他只怕你們客人把這事宜揚出去，她頂恨的是客人盤問她的底細。」本家阿姨邊笑邊說着。沈衡章又接上一句道：「這樣說來，那末今夜她對我們二個戶頭對勁不對勁，還是不知道？萬一不對勁，這豈不是台型給她紮了去，我們二人的台也坍光了。」

張南來一個中指一伸，唾涎濺了沈衡章一面孔道：「一隻亂要吃哇？操伊拉起來的，到得這裏來，要是我做客人，她不對勁，拍拍屁股就走的話，我馬上擱她二記耳光，阿姨，你太把她吹得兇了，我以為既然千金小姐就不應該到這種地方來，來的我一律當她鹹肉看待，只須鈔票，怕她不橫倒！」

沈衡章拍手大笑說：「蠻對蠻對，痛快痛快，哈哈哈哈哈。」

本家道：「一個人總不要過了份，我以為陸小姐這個人並不是爛污三鮮湯的人，她一定也有很什麼刺激，叫說不出苦衷，所以你們客人在道德上講，也應當體諒她一些，陸家在上海確實很體面的……我不能把她歷史告訴你們哩。」

沈衡章俯垂了一個頭不做聲，他想：史小姐在上海也煞實有體面的呀。

張南來肚裏明白，明知這位陸小姐就是史小姐的化名，在上海果然嚇嚇有名的，因為道德關係，所以在沈衡章面前依然說她是姓陸，沒有把真姓名說出來。當下他聽了本家阿姨這幾句話，接上正色道：

「老沈，老沈，這倒是實在的，陸小姐在上海確實有名，我不是已經同你說過了，我知道這種大公館裏的千金小姐，壞起來簡直不可收拾，在報上我們不是常常看見，姘汽車夫囉，姘男傭人囉，就是聽得人家說，跑到鹹肉莊上來的，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了。」

沈衡章聽了這幾句話，點點頭道：「這倒是實在的，我很相信。」原來他同史小姐姘上，同居在環龍路，又還不是在鹹肉莊上同她搭上的。

「哎呀，九點鐘一場電影，到這裏不要十一點多鐘了？」張南來道。

「我電話裏沒有聽清楚，還不知看九點鐘一場電影，還不知九點點到這裏。你們兩位既然來得，就在這裏多白相一歇好了。」

這時候還祇八點多鐘，沈衡章心想：就是八點多鐘到這裏，也祇有一個鐘頭光景的就擱，索性等她吧，便往牀上一靠。本家阿姨道：「我到樓上去看看，房間空了，你們二位就到樓上去寬坐吧。」說着管她出去了。

沈衡章同張南來二人一商量，一個道：「就作算你今夜介紹陸小姐給我做，那你不是落空了，我主張你也做一個，另外喊一個陪陪。」

張南來道：「我知道了，早就預備好了，索性等本家下來，看房間有沒有空，有空，我們二人各自為政，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蠻對，蠻對。」

隔了一會，只聽見急促的脚步聲，房門一推而進，原來阿姨趕來告訴他們二個人，說樓上房間空了，趕快請到樓上去吧。沈衡章心裏一跳，以為陸小姐已到，豈知不是這件事，為之一寬。於是二人上了樓，阿姨便打合張南來自已另外喊一個陪陪，張南

來一想，既然有二隻房間空了，喊一個就喊一個，來得不白相，世上沒有這樣好人了。想了想，便說：「喊小蓮花來吧，君來看去還是小蓮花，你們本莊上有幾個，不是十三點，便是么五么六，還是小蓮花天真一些。」說着又告訴沈衡章道：「你一人在這大房間等陸小姐吧，她馬上也就要來了，我在亭子間裏做小蓮花，我們二個人今夜索性不要回去，在這裏住夜，難得拆拆爛污，沒有關係。」說着門帘一撩，管他到亭子間裏去了。正在這當口，史小姐趕到了。

史小姐匆匆忙忙趕來，進門看見本家，就一陣癡笑道：「阿姨，阿姨，真正對不起，我來得辰光晏了，今夜到底那一個客人喊我？」

本家沒有同她多講什麼，便拖住她的手往樓梯上奔，一邊笑道：「就是前夜做你的老客人，參行裏小開。」

史小姐聽見參行裏小開，一肚皮不高興，心想：早知道是他，我真不願意來，便說：「阿姨，在電話裏你爲什麼說是另外一個客人呢？」

「不錯的，參行裏小開他另外把你介紹一個客人，是他的朋友。」樓梯上來，便是亭子間，張南來聽見一片樓梯脚步声，又聽見史小姐的講話聲音，料到一定是的，急急打亭子間裏奔了出來，便把她們攔在房門口笑道：「你……你這傢伙真拆爛污，一直到現在才來，今夜我另外替你做個媒人，介紹我一個朋友給你，好哇？裏面來坐一歇，我還有話告訴你。」這時候本家便下樓去了。史小姐索性到了張南來的房間裏來笑道：

「謝謝你張先生一片好意，替我做媒人，介紹你的朋友給我。」

「這是不到言謝的，不過我這朋友，有些脾氣，你要好生應付他，他是我一個多年老朋友，就是他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你要看我面子，格外的願諒他。」

「不會的，我決不得罪他，同他無冤無仇，爲什麼要得罪他，張先生你放心好了。」史小姐很誠懇又問道：「他姓什麼呀？」張南來打算把沈衡章真姓名告訴她，一想：大致到這裏來都是說的假姓，未便把真名字說出來，隨口杜造了一個道：「王，

王，他姓王，他是一家銀行真做主任的。」

史小姐道：「噯，銀行真做主任的，王先生，這就對了，你應該告訴我一個底細，我放心得下。真不瞞你說，我出來一次覺得很不方便，只怕撞着相熟的人，你說是銀行裏的，我爲什麼放心，因爲我沒有銀行裏做主任的朋友。可是這位王先生的本人呢？」

張南來道：「來來，你跟我來，他在前樓，我還要介紹一番。」說着便領了史小姐一直來到前樓，門帘還沒有撩開，張南來便先打了一個招呼，讓沈衡章知道，他嚷着說：「老王，老王，陸小姐進來哉。」張南來把門帘一撩開，史小姐那裏知道房間裏的是沈衡章，也就跟着一步跨着進去了。沈衡章定睛一看，不料這進來的竟然是史小姐……

這時候沈衡章忍無可忍了，也不管這是坍台不坍台的事，第一句開口就指住史小姐罵道：「你好，你這隻不要臉的東西！想不到就是你做得好事！做得好事！氣死我了！」只是「多多多」的跳脚。

史小姐從來沒有受到人家侮辱，從來沒有受到人家罵她不要臉，心想：你沈衡章來拉碎我的面孔，我未嘗不可也拉碎你的面孔，她竟然不逃走，便雙方對罵起來，一時潑辣得像個白相人嫂嫂，指住沈衡章跳起舞倒罵道：「你有資格罵我不要面孔，你是什麼東西，你才不要臉，你跑到這裏來白相，我就不能到這裏來白相，好，你罵我不要臉，我索性不要臉做出來！」便一個身體就往沈衡章這一邊直撲過來，看她樣子像要打沈衡章耳光，一邊嘴裏嚷道：「我不給你二記搭搭，勿曉得我姓史的厲害。」

這一來張南來弄得莫名其妙起來，連忙從中一把拖住史小姐，愁眉苦臉求道：「到底啥事體，到底爲了啥事體？不是說不明白的，你們這樣忽然吵了起來，却難爲了我中間人。」可是史小姐力氣來得個猛，張南來再也拖不住，史小姐已經撲了過去，一把抓住了沈衡章的領帶，擦擦就是二記耳光，雙方扭住便動起武來了，沈衡章當然不肯示弱，也就一拳頭一拳頭打過去。張南來知道一人無論如何拖不住，便奔了下來樓喊人，他拔直喉嚨一邊樓梯上像滾下去的嚷道：

「哎呀呀，不好了！不好了！前樓客人同小姐打起來了！你們大家快快上樓來啊！」

樓下娘姨們早已聽見前樓地板冬冬冬跳腳聲音，還以爲雙方尋開心，打打綑，忽然聽見張先生奔下樓來這樣喊着，才知

道樓上出了事於是樓下所有的人一齊飛奔上樓，一直趕到前樓，看見史小姐正同沈衡章打得起勁的辰光，於是幾個人竄上去把他們二人硬勁分開，可是沈衡章臉上已被史小姐拉碎，一條一條的都是指爪印子，衣服也扯碎，史小姐旗袍也扯碎，頭髮也亂得不成樣子，嘴巴裏吐出許多牙齒血來，一個人完全是像無力脫去的一樣，給幾個莊上的人帶就扶帶拖的到亭子間裏去躺下了。

最焦急的是張南來一個人了，不知沈衡章同史小姐中間有下一段什麼糾紛，以致二人見了面就破口大罵，罵了不算，就大打出手，張南來搔頭抓耳的，一會奔到前樓勸着沈衡章，一會又奔到亭子間裏勸着史小姐，只見史小姐仰天躺在床上下落眼淚道：「噯，不要臉的人，世上少有不要臉的人，殺伊千刀，我沒有罵他，預備遮遮他的面子，就打算退出來，只當沒有這一樁事，不料他就破口大罵，你不留我面子，我爲什麼要留你面子，好，打我，我預備同你拚一條命，讓你打死！天呀，我眼睜珠觸瞎了！觸瞎了！……」於是拍着床沿又是一陣哭。

莊上本家同了張南來才夾出苗頭，知道他們中間原有關係，於是極力勸的勸，安慰的安慰，本家只是把張南來抱怨得不知什麼似的，說道：「你張先生既然是他的朋友，爲什麼史小姐同他沒有關係如何會不知道之理，現在事體吵得如此樣子，你有何交代，你在朋友面前有何面目見他，這你明明是給他們二人圈套，你在旁邊看出把戲，你對得起人嗎？」

張南來愁苦的跳腳道：「天曉得，天曉得，我要是知道他們二人有關係，有意給他們圈套，我走到馬路上立刻給電車軋煞。」史小姐手在床沿上一陣拍，火氣噴天道：「你張先生還不是誠心來害我們二人，我一上樓就問你，你的朋友姓啥叫啥，你告訴我說姓王，在銀行裏做主任，你還不是隻豬獮，還不是有意瞞我，來害我們？」

「該死，該死，還要說走出去去電車軋煞的話，這你肚裏全本明白的呀？」本家同旁邊娘姨小姐都一致攻擊張南來，她們又說：「幸而拖開得快，否則打出人命案子來，你張先生責任恐怕負不起吧。」

這時候一個娘姨坐在床沿替史小姐週身撫着，又解開衣服，看傷沒有傷，看看還好，沒有傷，牙齒血也止了，人是疲倦得不

成樣。張南來知道亭子間裏站不住，許多人都對了他指謫，使他百口莫辯，只得又奔到前樓向沈衡章道歉。

「老兄，老兄，實在對你不起，這件事我實在冤枉得有口難辯，她們都說我故意的給我們二人尋的開心，在旁邊看出把戲，真正天曉得。」

沈衡章道：「事體不與你相干，不過你也不能卸其責，前天昨天我就釘牢你問，這個陸小姐到底是如何一個人物，可是你直到今天這是我瞞得緊緊，還說她姓陸，其實她姓史，又叫四小姐，這你既然做過她夜廂的，難道會不知道？你老實同我說了，決不會有今夜的事發生，你想叫我氣憤不氣憤？」

張南來急急跳脚哭喪着臉道：「天曉得，姓陸，這是她口中說的，叫我如何知道，到這種地方來，不論男女，誰不誑說姓名，退一步說，我就知道他姓史，那裏料到你們中間有下這一層關係，我這冤枉苦頭吃得真是無處伸冤呀？」

「你可知道她是我什麼人？」沈衡章對了張南來神氣活現的彷彿像白相人派頭，雙手撐在腰眼裏責問他。

「我實實在在不仔細，苦的就這一點，完全一肚皮墨黑！」張南來還是哭喪着臉的樣子，攤攤手叫冤枉。

「你既然不知道，我就老實告訴你，她是我的情婦，跟我日子還不多，我們小房子和在環龍路，原幢頭小洋房，你想：她會到這種地方來陪客人過夜，我沒有知道，只當沒有看見，也不去說它，如今我親眼目親，又是喊到我手裏，就是你張南來處了我的地位，難堪不難堪，不要心驚肉跳，叫我如何受得下去！我不要罵她，不要打她，難道放她過門……」沈衡章說一句，握緊拳頭在台面上冬呀冬的一拳一拳擊着，憤懣極了，他又走到鏡子面前指指自己一隻面孔道：「你看，你看，她把我抓到如何地步，叫我如何面目回去？」

張南來這時候說不出的慚愧來，良心上太對衡章不起，因為上一夜他做的史小姐，尤其惡劣的還在衡章面前述說史小姐如何如何，描摹得活龍活現，這無異是搗衡章的台，還當面告訴他，太當人家瘟生了。張南來聽了衡章這一番話，只是愁眉苦臉的無以自容，一陣苦笑道：



「該死，該死，天下竟然有這樣的事，我只怪老兄既然有這一位女人，爲什麼事前一些風聲也不給我知道，以致鬧成這一個絕大笑話，我倒請問你，如何同她認得的？」

沈衡章起初不肯說，張南來道：「這根本沒有關係，我同你是自家人，現在我預備打聽仔細，知道此中曲折之後，替你們調解，雙方拉拉攏攏，專就算了。」

沈衡章道：「不要提起，說來話長，我也是聽見朋友說有一個姓中的小姐常常跑到貴族門口裏去應酬客人，如何如何的，有一夜我就到派克公寓勝蹄阿六開的那個門口裏，竟然把她喊到，起初是架子十足，不把我放在眼裏，自以爲我輩是大公館裏小姐，那裏知道同她圓過好夢之後，却是服服貼貼聽我吩咐，竟然中意於我，下賤得無可再有，自從這一次之後，我們只不過會過第二次面，她就同我租小房子，我當時一口拒絕她，以爲這種地方的女人根本水性楊花，乏味得很，豈知她就一手塞給我五千元，叫我尋房子，說是一切開銷以及開辦費統統歸她來，叫我分文不要拿出一個，我纔是給她纏得够苦，弄得一個人昏頭昏腦，寫字間裏每天把事辦錯，結果便同她租居在環龍路，當時我就同她約法三章，從今以後不許再跑到莊上去，她也一口答應，豈知她完全敷衍我，有過一夜未歸，我就對她起疑，不料今夜才把事情穿綳，老兄，以後……以後我倒難以措手了，你有什么辦法？」

「老哥，我怪你爲何要瞞了我？」張南來反而責問他。

「我並不是要瞞了你，却是不好意思告訴你，我想過了這二三天再邀你到我那邊去吃夜飯，史小姐也在那邊時候再當面介紹一下，不是事情很美滿，那裏料到她仍舊是隔二天跑到這種地方接客人，並不會改過，我不要罵她，不要打她……」

張南來很直暢的說：「你要依我主張，只有同她一刀兩斷，從今以後各走各路，現在好得你沒有在她身上難爲一個錢，還是你大便宜處，免得以後滋擾，還是趕早斷。」

「可是她要尋到我寫字間裏去吵鬧如何辦法？」

「包你不會，究竟她也要面子的，史家在上海很有地位，吵鬧出去這個台她也坍不落。現在問題倒在你身上。」

「爲什麼問題在我身上？」

「究竟你同她一刀兩斷，心裏捨得捨不得？這樣一個美人兒，又有錢財，放棄了可惜不可惜？你現在不要一時火頭上情感用事，要仔細考慮考慮，放出一些理智來！」

沈衡章聽了張南來這幾句爽辣的話，一時倒難以答覆的，確是個問題，如果一刀兩斷，同史小姐離開，這是她一定能够答應，那末我變做人財兩空，如果不離，以後除非把她吊在褲子帶上，方才放心得下，否則她難免又要跑跑這種場化，朋友一個一個傳出去，我面子實在有關，當然還是希望她能够棄邪歸正，那是最好沒有。他說：「老兄，你的話果然不錯，叫我同她一刀兩斷，我只怕下了這記辣手，她反要來尋着我，又如何辦法？」

「絕對不會，她要來尋你，我張字顛倒寫，現在我要問你，你究竟捨得她捨不得她，這是個先決條件！」

「這事讓我考慮之後方才可以答覆你，因爲我現在心亂如麻，要我一時回覆，無論如何辦不到。」沈衡章心裏還是捨不得史小姐，只是嘴上不好意思開口，因爲張南來一定要批評他是個愚人，根本這種女人值得什麼留戀呢？二人正談到這裏，本家打亭子間裏到前樓來，面色很難看的，對了沈衡章同張南來二人道：

「阿是你們二人就把這件事糊裏糊塗過去算數了，我這裏是開門口吃飯的，不是給你們尋事打相打來的，史小姐是我這一方面的人，你把她打得這付樣子置之不問了是嗎？不擺句閒話來，道理講到天邊去也講不通！」本家來勢汹汹的，還有娘姨小姐跟在後面，彷彿做她後盾。」

張南來以老客人資格，笑面老虎打圓場道：「好了，好了，看我面子，對勿起，對勿起，我來認個錯，媽媽虎，總算看我面子。」

「閒話勿是認錯看面子就算的，打壞了人認個錯就算了，那末打壞人的事還要多得邪邪氣氣，你不叫你的朋友拿出一句話來，我自有我的辦法，老實告訴你！」

沈衡章一聽，心裏氣不過，手一伸，竄出來道：「你有辦法，你有辦法，我打的是我女人，管你們屁事！你到捕房裏告來好了！」

本家立刻神氣活現，走上二步，指手劃腳吃鬥道：「你打你的女人，根本不同我們搭架，我此地不是給你們打相打地方，你還要老三老四放你的屁！」

沈衡章聽見本家開口罵客人，火不知那裏來的，「篷」一聲脚在地板上一跳，竄出去指着她罵道：「放你的屁！你是本家，你可以得罪客人？你可以罵客人？逢着這種事也叫情不自禁，哪沒辦法吵鬧出來，啥人吃了飯介有工夫到這裏來相罵淘氣？笑話不笑話？」沈衡章又拖了張南來一隻手，唾涎四濺的道：「你聽聽，這笑話不笑話，她不但相勸，還來罵我放屁不放屁，我叫看你面子，否則二記耳光早就擱上去！」

「好了，好了，何必如此，看我面子，看我面子！」張南來從中拖着勸着，又是把他枯郎頭軋扁，當然本家開得門口，都有靠傍，真也不來怕你一個客人，於是決不肯罷休，身背後的娘姨小姐也就插在中間，你一句我一句把沈衡章來攻擊，自然寡不敵衆，給她們粗的細的都罵了起來，這時候張南來中間拖勸無效，一看今夜本家苗頭不對，只見她已經返身奔了下來，張南來便夾屁股追了下去，一邊急急問道：「你啥事體？啥事體？是不是我面子一點不賣，道未免太難爲情了？」只見本家已站在電話機旁，拿起話筒就撥號碼，給張南來旁邊一揀了下來道：「電話你打到那裏去？」

「不用你來管我！」本家同張南來奪着話筒，可是奪了一會也奪不到手，便說：「我不是打到捕房裏去的，你放心好了。」

「不問你打到那裏去，我不答應你打，總之今夜這樁事是我不好，是我一人闖出來的，你應當看我面子，幫幫我的忙。」

本家道：「你張先生枉爲是這裏老客人，不但不照顧照顧我們，反而領了朋友來同我們這裏鬧事，史小姐不問同他是不是中間有瓜葛，他到我們這裏來把她這樣拳打脚踢，踢遍體受傷，這是第一個大錯特錯，我們這裏小姐交關多，聽說來了要受到客人毒打的，以後還能够喊得到她們嗎？」

張南來連忙對本家打拱下拜道：「是的是的，我很明白，總要請你格外原諒，我實在不知道他們中間的關係，真叫吃了一

個隔擋的苦。我現在向你道歉。」說着又一陣打拱下拜。

「是。」  
本家便道：「你用不到對我這樣做得，既然事體是你闖出來，你就去收篷，史小姐面前你快去說妥，我賣你面子，不追究就是。」

張南來總算把一邊勸好，登登又趕到樓上，史小姐房間裏來，勢必又要討一番情。

先到前樓彎了一彎，給沈衡章一個通報，吩咐他趕快溜腳，今夜決沒有趣味再留下去了。沈衡章拖了張南來一隻手道：「是不是叫我走？」

張南來急忙揮揮手道：「是的，是的，你趁此機會趕快溜。」

「那末你呢？」

「你不用管我，這是我的事。」

沈衡章連忙披上大衣，把襯衫被拉碎地方，包沒在大衣裏面，無意中看見鏡子裏自己一隻面孔，抓得橫一條豎一條，走回去在自己女人面前實在不好意思開口，說些什麼推託的話呢？一想決意今夜開一家旅館，便告訴張南來道：「你……你到我們旅館裏來，南京三樓，你問炳夫茶房，便知道我房間。」

張南來只點點頭，表示知道，一方面催他快快溜腳。沈衡章便垂了一個頭打樓梯上飛奔下來，走後門溜掉了。

這裏張南來重又回到樓上，到史小姐房間裏去，看見她躺在被裏，面色灰白，一些神色也沒有，張南來仔細一瞧，她的眼睛張開着，便說：「現在覺得好些了吧？今夜我實在對你們二個人抱歉，不過閒話說明白，不能完全怪我一人，我要是知道你們二人中間的事而故意拉攏來讓你們這一層打相打，我看世上決不會有一個幸災樂禍的人，這一層要請你史小姐格外明白，我吃你幾聲排頭沒有關係，事體我始終不肯承認錯的。」

史小姐嘆了一口氣道：「算了，算了，從今以後我看穿了你們這一批男人的心了，都是無情無義的，我待衡章……你可以

當面問他本人真是至矣盡矣，明知同他同居，那裏一樣那裏一件不是我姓史的拿出來，直到如今他沒有拿出一個刮痧銅錫貼過我，如此待他，無非希望他擺出一些良心來待我，哼，你張先生總看見，今夜他這付手段對我好，蠻好，看他以後有好日子過，看他還碰得着我姓史的這樣一個慷慨的人，算了，算了，什麼都算了，我只怪自己眼睛觸瞎的，揀中這一個喪心病狂的赤老碼子！

張南來勸和道：「算了，煩過就算數了，你們終究還是自家人，況且雙方火頭上當然免不來的，剛剛衡章兄已經在我面前說過懺悔的話，他說實在不應該罵你，打你，也許鬼摸了一個頭，不由自主起來，他叫我到你面前賠不是，認錯，求你原諒，從今以後担保決不會再有這種事發生，可見他早已有覺悟之心，你史小姐又何必說上這些話的……」

史小姐聽了張南來這幾句話，馬上說道：「張先生，你真是個好好先生，衡章如果會真心講這幾句懺悔的話，我史字顛倒寫，他只不過在你面前才這樣說罷了，無非叫你傳給我聽聽，叫我同他言歸於好，可是我姓史的沒有這樣下賤！」

「哎呀，你的心意不再同衡章言歸於好？」

史小姐搖搖頭道：「我可怕，實在可怕，如果再同他同居下去，也許我的性命害在他手裏，我是個女人，沒有他力氣大，打他不過，不要死得不明不白，爺娘以及二個哥哥面前不好交代。所以我現在越想越可怕，決意同他一刀兩斷。」

張南來急道：「這是什麼話？這樣說來你們的斷，變做我中間一個禍首了！在衡章見面前我如何有交代？」

「同你勿搭界，罵是他罵的，動手也是他先動手的，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如此手段對付我，枉為一個吃墨水的人，比一個野蠻人還不如！」

張南來道：「總之你萬萬不能同他斷離，爲什麼呢？我不在內，你們打破頭，離十次念次不同我搭界，現在爲來爲去我插在中間壞事，總歸你們不能離的。你史小姐如果一定要同老沈離的話，甯可下次學了他別的錯處好了，我求求你，史小姐。」

「這倒奇怪了，你爲什麼這樣焦急？」

「爲之我不能交代呀，你是我介紹給他的，他也是我硬勁拉來的，這件事全是我闖出來的禍，你現在同他說離，明明是  
同我難過，史小姐，你能不能賣我這一點面子，幫我一下忙，我無非吃了熱心的苦，真是有冤無處伸呀……」

史小姐聽了不做聲，似乎有些回心轉意起來道：「那末你張先生既然這樣說，我就賣你面子，暫時不同他離，不過我問你：  
他究竟說過那樣懺悔的話沒有？」

「說過的，難道我編造出來不成？」張南來只得一口承認下去，其實沈衡章何嘗說過這話呢。

史小姐又問道：「你聽他親口說的？」

「他親口對我說，房間裏還有娘姨，又不是我一個人聽見。」張南來索性吹一下牛皮。

史小姐正色道：「他既然這樣說，我相信他還有一線天良，那末你去喊他來，到我面前正正式式向我道一聲歉，担保以後  
不再有同類事體發生，那末我賣你張先生的面子，依然同他言歸於好，事體曉過算了。」

張南來想不到史小姐還紮這一個台型，一時跳了起來，搔頭抓耳道：「這……這……這太使他難堪了……」

史小姐道：「有什麼難堪呀，既然說過，叫他到面前認一個錯，也是表明他的心蹟囉。」

「可是他現在已經走了，實在不好意思見你呢。」張南來愁苦說着。

史小姐道：「他已經走了，你張先生總該知道他到那兒去的，你去找他回來，總之：我不能憑你片面之詞，信以爲真。」

「這些話好像都是同我難過，人也走了，他又沒有告訴我到那裏去，叫我到那裏去找，你史小姐忒不原諒我了，這一點面  
子不賣，我在你面前討了這一番情，還是白白一場空。」張南來索性攢起沙帽來，說道：「總而言之，今夜的事雖然是我闖出來，  
但一個人總要憑憑良心，我並沒有故意使得你們二人相罵相打，良心上很對得起，我以爲大家都站在朋友立場上，所以才挺  
身出來打圓場，你史小姐不賣交情，還有什麼話說，如果一定要斷，也不管我屁事！」

張南來以爲這種女子不識抬舉，賤骨頭，給她面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索性不去理睬她，管他袖子一拂下樓去了。下樓

找到本家又說了許多抱歉的話，寧可把夜廂的錢付了，分文不短少，說是去找沈衡章爲由，來與不來還沒有一定，便這樣糊裏糊塗離了祥康里，到了馬路上，行路的人很是稀少，看見華安大樓那隻大鐘，已經十二點快敲了，便喚了一輛黃包車急急趕到南京飯店找沈衡章。

張南來到了南京飯店三樓，開了茶房，方才知道沈衡章開的三百念五號房間，推進門去看見沈衡章橫在床上，正左面一個，右面一個，二個嚮導社在作樂，看見張南來進來，連忙跳起身哈哈大笑道：「爲什麼到此刻才來？我等得好不心焦！」

張南來有些氣憤的道：「嘿，爲什麼到此刻才來，還不是爲了你的事，你那寶貝的女人，真是謝謝一千家，完全十三點脾氣，不然我老早也來了。」氣煞快的往椅子上坐，看見二個嚮導女子，瞟了衡章一眼道：「寶貨，寶貨，看你還白相得落！」

沈衡章走了過來，倒了一盞茶投給他笑道：「因爲等等你還不來，愁悶不過，便喊了二個，這一個我預備給你喊的。」說着便把那個長一些的介紹了過來，坐到張南來身邊。

「可知道你的女人如何說法，我不是勸過你同她斷嗎？」張南來手在椅靠背上一拍道：「後來我想叫你同她斷也是一樁難事，爲什麼呢，我料到你心裏一定不會願意，我勸你斷，決不妥，還不如將來讓你們二人自然而斷的好，所以我在你女的面前橫勸豎勸，你們明天依然言歸於好，你可知道她如何說法？」

沈衡章笑道：「你說下去，說下去。」

張南來道：「要你當面向她道歉，認錯，賠不是，還担保以後不再發生這類同的事，你能够接受得下嗎……？」

沈衡章聽了張南來這幾句話，心裏還是捨不得史小姐，以爲道一個歉也沒有關係，夫妻淘氣又無傷大雅，只是在張南來面前又不是一口氣道：「嘿，要我道歉，認錯，賠不是，滾她媽的蛋，睜扁她的頭，我沈衡章沒有倒霉到如此地步！」

「原是囉，我知道你脾氣的，別樣你都可以答應，只是在一個姘婦面前低頭認錯，決辦不到，所以當時一口替你拒絕，我看衡章兄決不會接受，還不是坍了他的台，間接也等於還坍我的台。」

「你這幾句話說了出去，她如何說法？」沈衡章急要知道下文。

張南來道：「她說如果沈衡章不答應我這條條件，那就各走各路，她又說：我有的是錢，把錢去貼給人家，還怕找不到第二個沈衡章嗎？問話是不錯，她居然承認倒貼男子漢，天下自有這樣十三點的女人，滑稽不滑稽，哈哈，爽快倒爽快的。」張南來幾乎說來，沈衡章恨不得立刻趕到史小姐面前碰幾個響頭認錯，因此担下一肚皮心事，決意明天一早去找史小姐。

張南來接上正色道：「不過我倒要奉勸你老兄，在這種地方你要擺出一些自己的主意來，不要一時食了她的錢，將來受到旁的影響，依我心意，還是勸你離的好，爲什麼呢，免得將來的麻煩，免得將來受到種種痛苦……」

沈衡章聽出張南來其中另有用意，當下便把二個嚮導社付了錢，打發了她們走路，然後坐到張南來身面前來，詳細的問道：「你說，你再說下去，什麼叫免得將來受到旁的影響，這話是如何意思？」

「這話是如何意思，其中大有意思，因爲史小姐這個女人，性情實在太荒唐，世界上也沒有這樣一個淫蕩的女子，我同她做過一個夜廂就知道，我可以大膽說一句，她外面的相好定不止你一個沈衡章，至少半打以上，她今天要到這個門口裏住夜，就到這個門口裏住夜，明天莊上一個電話來了，她又要找她新戶頭去了。因爲她有錢，每個男子都實行倒貼，這就是禁止你們發言權的唯一致命之傷，你想：你得了她的錢，碰了她的身體，她的自由行動，你還可以干涉她嗎？你如果知道她的行爲失檢，你只能緘默，你不能對她說一句反抗的話，依此情形看來，我們男人豈不是太不值錢，做一個女人的奴隸，套個綠頭巾，試問有何趣味？這是一個消極的說法，假使一旦看見自己的相愛被人佔領了，這醋勁是一定要鬧的，那末二個男子碰在一起，說不定就要尖刀相會了，這豈不是受到種種痛苦了……」

沈衡章笑道：「當然，當然，你說的倒是句句中聽，我何嘗不知道史小姐外面男人不止我一個，也許不止半打以上，可是我沒有親眼目覩，也只當沒有這樁事，就是我同她有往來，你老兄要明白，這根本是她來誘我的，並不是我去誘她，你還不仔細，我給纏得够苦，一味的向我圍攻，鈔票只當草紙一樣，幾百幾百打插袋裏塞進來，你想：就是你張南來心腸也要軟了……花花綠



綠紙頭誰人不愛，又有女人，我可以說一句，除非這個人是傻子，或者是個不解男女風情的。」

張南來手一拍道：「壞就壞在她的鈔票儘管不當錢的向男人亂塞，這是她的狠，就叫她收服男人的手段，所以我的主張，彼此並不是尷尬也不是一種專門挨女人血的人，我們都很可以過去，很體面，爲什麼要去挨女人這種不義之財？」

沈衡章不待他說完，搶着道：「不對，不對，這不能稱爲不義之財。一個男人用欺騙手段去騙取她的錢，才稱爲不義。」

「哈，爲什麼不能稱爲不義之財？你但想：既然與她有了進一步交情，還用了她的錢，這難道稱爲有義，依因果講，這就是不義，一個不過是欺騙詐取她的，一個是接受她的，形式不同而理路一條，於是這也應該稱爲不義。所以我主張，彼此並不是弄不落，三萬搭五萬現血不是捧不出，又何必受一個蕩婦的倒貼，這分明自己估計得低了，萬一將來鬧出去，給人家知道，說起來多末難聽。你是義和洋行裏一個副買辦，會受史小姐倒貼，第一小型報上就要把你的事情揭發起來，那才有趣哩。」張南來說到這裏打了一個呵欠，站了起身道：「還是睡了吧，今夜也算是倒霉到印度國，錢化了，收場結果還是一個人睡一條被頭，說出去人家笑歪嘴。」說着脫脫衣上了床。

沈衡章笑道：「我出來了，你不應該出來，爲什麼不同小蓮花做個夜廂？我以爲你今夜一定睡在那邊了。」

「我是陪你去的，反而你走了，我留在那邊，有啥趣道，想想還是付了夜廂身體跑了出來，這就叫够朋友，哈哈。」張南來說着下了被，沈衡章也就下了被，各人睡一頭，一夜無話。

次日張南來同沈衡章一覺醒來，已經八點多鐘，匆忙的起來，洗了臉各人回去了。可是沈衡章心不死，還是依依捨捨不得史小姐，打算翻電話簿，打電話到祥康里，一想這電話決不會翻得到，便寫字間不到，自己出了門趕到祥康里來問訊，他的目的想碰見了史小姐，當面對她賠不是，道歉一番，不是張南來不會看見的，二人言歸於好，事情便過去了。那裏知道祥康里地方很大，支弄有下好幾條，雖然來過二次，他都是跟着張南來走，又在夜裏，沒有留意第幾弄，多少門牌號頭，現在一個人來找，沒有人領路，到了這祥康里來，方才毫無頭緒起來，他只是東張西望，兜來兜去，終不得其門而入，打算問那看弄堂巡捕，因爲根本不知道

門牌號頭，又不便說出這家是開鹹肉莊的。真是死路一條，他依稀記得是那煞末一條支弄，可是到了煞末一條支弄，看看又不像了，心想：這不是一樁大笑話，明明昨夜是走這真轉彎，這裏進去，今天看看完全變了，別樣東西會變，這造成的房子，決不會變。沈衡章打算敲門進去問個訊，不是的便不進去好了。於是鼓足勇氣，膽子撞鐘似的，把那扇後門手指彈了幾彈，果然有個老媽子來開門，問道：「你找誰？」這是北邊人口氣。

沈衡章一聽聲音先呆了，可是不得不站在階石上問道：「請問，請問……史小姐昨夜在不在這裏，她回去沒有回去？」老媽子眉頭一皺道：「你找那一個，你到底找那一個？」

「我找史小姐，她昨夜住在你們樓上亭子間裏的。」

「什麼……你要租亭子間？」老媽子帶着驕的問。

沈衡章心裏恨得來，馬上說道：「你把本家喊出來吧，廢話少講，我當面問你的本家好了。」

正住這當口裏面一個黑面孔山東人竄了出來，沈衡章煞死還當他是莊上的包車夫。

這個山東人裏面竄了出來，對了沈衡章打起山東白道：「你來找那一個？幹什麼？幹什麼？」說着二條濃眉毛往上一挺。

沈衡章心裏雖然有些明白，也許摸錯了人家，如果這山東赤老是這家鹹肉莊上的包車夫，決不致吃相如此難看，派派鹹肉莊上又不出堂差，根本用不到包車夫的。不得不和氣的問道：「我來問個信，用不到大驚小怪，幹什麼，幹什麼，昨夜住樓上亭子間裏史小姐回去沒有回去？如果沒有回去，我有話同她講，回去了也就算了。」

山東人又是嘴裏不知銜個什麼東西似的，半天弄不懂，心想樓上亭子間是二個小少爺困的，那裏來過一個小姐不小姐，便眉毛一蹙道：「你先生找多少門牌號頭？」

「我因為忘記了呀，如果記得還用得來問？」

山東人便把手揮揮道：「去去去，門牌號頭都弄不清楚……這裏沒有，沒有。」打算把門關了起來，沈衡章心想：我受一個

山東赤老打落，有所不甘，便身體檔住後門，不給他關上，實問他道：

「那末你喊你本家出來好了，我同你本家認得的。」

山東人便用力把沈衡章一推，眼珠一突，破口大罵：「媽得，我們東家還沒有起牀，由你喊喊出來，滾滾滾，清早晨起來問信，不是好東西！」把後門「蓬」一聲關上了，並且還聽見下了鐵門的聲音，沈衡章觸了一鼻頭灰，方始知道無論如何不是這一家，找錯了，若要再去找第二家，決沒有這勇氣了，於是抱頭連忙回出祥康里，趕到寫字間，立刻一個電話打到張南來那邊問信，恰恰張南來又不在店，他又一個電話打到史小姐公館裏，那個接電話的是個女人聲音，再三盤問沈衡章，姓什麼，叫什麼，什麼地方打來，沈衡章道：

「你告訴她，我姓沈，三點水沈，四小姐知道的。」

「因為四小姐吩咐的，無論何人一律要說明白，實在一天的電話太多了，不勝其煩，只得揀有要緊事體才親自接接，你明白哇？」

「我有要緊事體，你告訴她，說一個姓沈的有要緊事情，請她自己來接，你告訴也沒有告訴，叫她如何知道呢？」沈衡章正要聽回音，不料對方「攔」一聲把電話掛斷了。沈衡章道：「氣非同小可，立刻又撥了一個電話過去。」

只聽見接電話的還是這個女人聲音，他第一句就很巴巴的道：「喂，喂爲啥不喊四小姐來聽，我有要緊事體，我有要緊事體！」

「你既然有要緊事體，我問你姓啥，叫啥，啥地方打來，一句也不肯說，我假使在四小姐面前回報不出，排頭是吃我的。」

沈衡章急道：「好好，我告訴你，我姓沈，名字叫衡章。」

「啥介，你叫懋昶，阿是懋昶眼鏡店小開？」

沈衡章也就不去同她多分辯，含糊道：「是的，是的，是的。」

「你等一歇吧。」電話擱在旁邊，大致去喊史小姐了。沈衡章心裏想道：那末史小姐昨夜是回來的，沒有在祥康里過夜。隔了一會起先那個接電話的女人，拾起話筒回答道：「小開，四小姐叫我告訴你下半年在東亞旅館五樓老地方碰面，叫你早些去，聽見沒有？」

沈衡章心裏一個奇怪，隨機應變道：「五樓老地方常常去有什麼意思，還是約她仙樂斯跳茶舞吧。」可是衡章知道自己臉上被史小姐的指爪印一條一條依然未退，跳舞萬一看見熟人，這還不是隔夜夫妻打相打的標記？於是立刻又換了一句話：「可是五樓老地方，那末她幾點鐘到呢？請你能不能喊她本人來聽電話？」

「噢，告訴你下半年，早些二三點鐘，晏些四五點鐘，你先到先等着好了。四小姐因為昨夜回來夜深了，現在沒有起床呢。」說着把電話掛了。

沈衡章方才知道這個小開一定也是史小姐愛人之一，心裏倒一些不氣，這就早早料到她外面相好不止我一人，張南來說她至少半打以上，決不是一句向壁虛構的話，可是我沈衡章同她的糾紛，總要中間告一個斷落，來一個結束才好。環龍路的小房子也要回頭了，不再承租下去，雖然不要我出一個錢，但事情不解決，難免以後的拖累，我何必去頂這個名義，看情形史小姐既然說得那樣的話，叫我賠個不是，認個錯算了，我一心一意要這樣做，可是現在想想，還是免了的好，以她外面如此濫交，見一個愛一個，就是同她同居，根本也沒有什麼趣味可言，將來吃尖刀的份兒都有，還不如現在趕快引退，聽張南來的話是不會錯的。

於是沈衡章一早的趕東趕西，要找史小姐見一面，興高彩烈，一往情深的，那裏知道聽了這個電話之後，一桶冷水打背脊，心澆了下去，熱度突然降低了。

這一天下午沈衡章決意去偵察史小姐的行動，看看這個眼鏡店小開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傢伙，沒有見識過，心裏也就不甘，可是如何去偵察她，會不會有危險，這些沈衡章一些不去計較，只一味的熱血噴頭，實在火冒，下午一點多鐘，他便一個人匆

匆忙趕到東亞五樓電梯口，避在一邊守着那裏，心想史小姐一定要打這裏經過，那末就釘緊她的後面，看她走進那一個什麼叫老地方的房間裏，我就夾屁股闖進去，如果裏面有人，只得馬上溜出來，沒有人就正式同她談一個解決，結束我們二人的糾紛算了。

可是沈衡章把呢帽掩在眉毛尖，不使人注意，雙手插在褲袋裏在電梯口徘徊不去，只見每一輛電梯上來，放出許多人，女人也有，只看不見史小姐影子，這時候已經三點多鐘了。沈衡章心想：索性等到她五點半鐘，五點半不到也許不會來了，這種女人本來是個糊裏糊塗的傢伙，魂靈不放在身上的，守時間三個字不必談。決意等她到五點半鐘再作道理。正在這當口，一輛電梯裏放出四五個女人，其中一個竟然是史小姐，沈衡章立刻身體斜到一邊去，不要給她留意到，只見她很泰然的高跟皮鞋「闐闐闐」走在地板上一直往東而去，一個便垂了頭釘緊後面，只見史小姐走進十五號房間，隨接把門關上了，沈衡章却是鼓不出勇氣來，實在沒有這個膽量把門推進去，假使史小姐一人在裏面，沒有問題，萬一還有那個眼鏡店小開也在裏面，這是我一定穩吃癩，這眼前虧倒實在不願意吃，正猶疑不決當口，大致房裏按電鈴，一個茶房跑了進去，旋接又跑了出來，沈衡章連忙奔上去問道：「喂，喂，對不起，問個信，這十五號房間裏面一個女人，還是一男一女？」

「你爲什麼要問她一男一女？」茶房對沈衡章很起疑。

「不是的，一個女人我便進去，她姓史，是我的內人，沒有關係的。假使一男一女，我不便進去，立刻報告捕房捉姦。你看，你看我面孔被她抓到如此樣子。」沈衡章不得不裝這個筍頭，藉圖到房間去的理由。

茶房答道：「是不是剛剛進去的那個女人，是你的太太？」

「正是，正是，我不說半句謊話。」

「我對你說：這個房間是常房間，她開了有四五個月，有時來派用場，有時便不來，還有一個男人只念二三歲，大馬路一家眼鏡店的小開，他們常常出出進進，非常的闊綽，這小開是你什麼人？」

沈衡章急道：「閒話少說，請問你現在房間裏是一人還是二人？」

「一人，就只你太太一人。」

沈衡章於是不問三七念一，就把十五號房門推了進去，四邊一看，只見史小姐一人斜靠在長沙發上假睡，彷彿等候什麼人似的，聽見有人進來，張開眼一看，這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雖然站起身來驚問道：「衡……章……你如何會到這裏來的？」

沈衡章雙手依然插在褲袋裏，頭腦子很鎮靜的，臉色鐵青道：「嘿，嘿，我怎麼會到這裏來，你的一切祕密，我統打聽明白。」

他伸出一手在遙指住她，聲音突然提高來：「你簡直是個淫婦！你簡直是個人盡可夫的淫婦！昨夜你拐了我的臉，想不到今天……今天你避開了我，又到這裏來……可是依然會被我打聽到，也是你的晦氣！」

沈衡章進來一看，只有史小姐一人，阻攔便大了起來，索性同她吵個明白，預備攀了這個錯處同她一刀兩斷，所以他罵她是個淫婦，這是有意的刺激她，使她傷心而後才會同沈衡章斷離。

史小姐看見沈衡章這付可怕的面相，完全變了，變得沒有一些理性了。當下不去同他對罵，自知一個女人抵抗他不過，事體鬧出去反而面子有關，反而心平氣靜的責問道：「衡章，我看你發瘋了，瘋到此如地步，罵我是淫婦，你爲什麼會找到這裏來尋我的事呀，同我這樣的難過，好像有下多麼大的仇恨你說，你快說，你聽了誰的挑撥？」

「我聽了誰的挑撥，我一點也不聽了誰的挑撥。」接下去道：

「你做的事，自己肚內明白，你不用再到我面前花言巧語，爽爽快快的告訴你，與其將來我的名譽，地位，性命傷害在你手裏，還不如從今天起我們就此一刀兩斷，以後永不見面！」

史小姐立刻說道：「你不聽了誰的挑撥，我決不會相信，否則你決不會找到我這裏來，這個地方也只有二個人知道。」

沈衡章狠巴巴道：「對呀，二個人知道，我可以回報你還有一個人的名字，他不是是一月眼鏡店的小開，你既然同他有下關係，又何必要上我，我可受不了一個女人的玩弄，同你中間的交涉，索性今天辦一個結束，從此各歸各，沒有一絲瓜葛，你答應

也好，不答應也好！」

史小姐是捨不得沈衡章的，然而沈衡章又何嘗捨得下史小姐？這是雙方都紮足面子，弄成了僵局的壞事，一方面張雨來從中拚命的破壞，勸沈衡章決意脫離爲得，這明明是給你一個綠頭巾套呢，所以衡章只得咬咬牙齒，又加上今天一個刺激，於是一決同她拆散。

史小姐知道同沈衡章的緣份已滿，這明明是他受了人家搬弄是非，可是這中間一個什麼人，却想不明白，尤其是今天會找到這裏來，這實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當下聽了沈衡章這幾句話，馬上答道：「蠻好，蠻好，只要你良心上對得我起便算了。幸而這幾個月來，我沒有受過你一個錢津貼，也不會白費你多少精神，你罵我是一個淫婦，是個人盡可夫的淫婦，老實告訴你，上海灘上女人軋軋男朋友的，也不知其數，根本不是男台的事，你若這責任完全推到我女人頭上來，談也不必談，你們男子難道是好人，女人就受盡了你們男子的玩弄，還罵我是淫婦，放你的臭屁！」

沈衡章火一冒跳起來道：「還是你先看中我的，還是我看中你的？自己爛污到直梗地步，還開得落口，說女人受盡男人的玩弄，放你的臭屁！」

「好啦，好啦，你放心，我史小姐決不是狗皮倒灶的人，邪氣漂亮，你同我離了之後，決不會來尋着，決不會破壞你名譽，也決不會來控你遺棄，這叫明是軋朋友，意思相投，多軋些日子，不相投就少些日子，各人走開算了，還有什麼多話？」

「那末環龍路的房子呢，是你的錢租的，你應得去了理，把房子退掉。」

史小姐正言厲色道：「笑話了，既然是我的錢租的，根本與你不相干，不必多費心，我自會去了理！」

「二房東那邊是我名義出面的，什麼叫不相干？你不去了理，他要尋到我寫字間去的，知道不知道？」沈衡章逼住史小姐，今天就去了理。

史小姐吃門道：「可以，可以，走走，馬上就走。」說着披上大衣，二人馬下就離開了東亞。雙方辦事都非常煞辣，說做就做，

些沒有猶豫不決。

當下兩人回出了房間，史小姐心裏實在恨沈衡章，恨他會如此壽頭麻子，一定逼住去更換那張租約上名義，難道我史小姐就借了這個名義去搗你沈衡章的蛋。她走到電梯口，心裏又想起房間裏的人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是他打電話來約我的，自己反而到現在還不來，現在斷命的又要陪壽頭麻子到環龍路去，終是有些放心不下，看見電梯還不會昇上來當口，拍拍沈衡章背脊道：「你這裏站一會，我同茶房講一句話，馬上就來。」說着也就不去聽他回話，便一直奔到堂口那邊，拖那個茶房道：「我現在有事到環龍路去一去，馬上就回來，假使他來叫我等我，千萬不要走開，我同那個臉上一條一條指爪印的赤老麻子走出去，別告訴他，聽見沒有？」

茶房道：「聽見，聽見。史小姐，還有什麼吩咐？」

史小姐便很迅速的打開手皮包，拿出念元鈔票，私底下往茶房手裏一塞，手一揚一個笑臉道：「別的沒有吩咐了，再見。」

史小姐同沈衡章到了環龍路小房子裏，走了進去，只見娘姨把房間收拾得異常的清潔雅緻，明窗淨几，纖塵不染，環境好極了，真可說一個幸福家庭。沈衡章心裏一陣難過起來，想不到此刻是來辦理分離手續的，兩人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板板六十四，娘姨看在眼里也弄不懂起來，從來少爺同少奶奶沒有這樣有過，這還不是在外面相罵淘氣過的，也就嚇得不敢做聲。史小姐坐定了後，吩咐娘姨道：「你到隔壁去喊二房東老太爺上樓來，叫他把那張租約帶來，他如果問你爲了什麼事，你說沒有什麼事，只不過在租約上改幾個字罷了。」

娘姨下樓去當口，沈衡章恨不得把她拖回來，不要去喊了吧，可是又沒有這隻面孔說出口，他心裏想不到史小姐會始終吃硬到底，一些沒有挽回餘地，他還以爲史小姐到了這個地步一定會軟化下去，結果不是兩人依然言歸於好。那末沈衡章決意把過去的事一些不提，準定接受她的和議，可是現在一等到這張租約改了名義，我沈衡章便一些關係沒有了，事情會轉變到如此惡劣，真出於意料之外的。」



史小姐看見娘姨下樓去了，又看了看手表，站起身來在房間裏踱了幾個圈子方步，彷彿胸有成竹似的，忽然道：「衡章，我關照你，等到二房東上樓來時候，你不許開一句口。你如果不知趣開一句口，我就沒有好面子給你看。現在預先告訴你，不要露頭露腦，嚕嚕囁囁。」

沈衡章不服氣道：「這你是什麼話，難道我發言權你倒要來干涉我了，真正笑話奇談！」

「你用不到奇談不奇談，老實告訴你，我們當初結合時候，客客氣氣，現在分離時候也應該客客氣氣，彼此都是場面中人，不要弄得牽絲攀藤，狗皮倒灶，把我的出身一齊都告訴人家，你可聽清楚？」史小姐對沈衡章白了一眼，看見他臉上一條一條爪開的指痕，心裏又有一些歉然，覺得自己實在也是個壞人。

沈衡章道：「你對我客客氣氣，當然我也客客氣氣，你不客氣，我也不客氣。你不要一味責人，不知責己，你的行爲太荒唐了，有了我又還弄別人，弄了別人，又還到莊上去尋野食，如果我不親身遇到你，永遠被你瞞在鼓當中，氣不氣人！」

「嘿，氣不氣人，你沈衡章未必是個好人，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好人，彼此還不是半斤搭八兩，你根本用不到來干涉我，橫豎我是個淫婦，這是你口裏罵出來的，當然是荒唐了，淫婦還會不荒唐的嗎……」史小姐說到這裏，忽然把聲音壓低來，接上又提高來道：「可是，爺娘生挺我這脾氣，你打算來替我改過是咋？接上「哼哼」一聲冷笑。

正在這當口，二房東老太爺上樓來了，史小姐連忙迎出去笑道：「老太爺，真對不起得很，又要勞你的大駕，又要麻煩你……」於是史小姐將改過租約上的名義原因說了一番，推託是起初這幢房子沈衡章出錢出面承租，現在無意繼續，應該歸我姓史的承租下去，所以名義上應該一改必要。二房東不知道這內中原因，便問沈衡章是不是這樣，沈衡章只好點點頭稱是，於是當場就在租約上改了過來，各無異言，要求二房東還一點，所以一會也就走了。史小姐送了他下樓回上來對沈衡章道：「手續已經完畢，你還有什麼說？」

「牆上合拍的照片，各人一半撕下來。」於是沈衡章自己動手，站在凳子上脫照片，史小姐道：「還有你袋裏大門上，後門

上，房門上，櫥門上，一串鑰匙也要交出來，你所有的東西統自己搬出去。」史小姐開出櫥門，把衡章的衣服，褲子，襪子，鞋子，一樣一樣拿起來往外亂拋。

沈衡章對史小姐如此舉動，實在不滿意，把他的東西一陣亂拋，於是衡章把手裏脫下來二人合拍的半身照片，恨恨的一撕兩半，故意把史小姐半隻面孔撕到他自己這半張上來，也往地上一拋，他自己半折折小塞在袋裏。

史小姐一看關於衡章的東西統拿光了，便說：「娘姨，快快替他打個包裹送下去。我還有別的事情哩。」說着旁邊一坐。沈衡章有意慢慢的七弄八弄，以爲你要緊我偏慢點，娘姨替他料理，他反把娘姨一推說道：「滾！」

「明知我有事出去，有意這樣同我慢吞吞，磨折我好，沒有關係，我就看你收拾到什麼時候出送。」史小姐無意中看見地上她自己半張照片連半隻面孔都沒有了，火往上一冒，脚在地板上一蹬就罵道：「促壽短命，黑良心，把我半隻面孔也撕去了，看你良心這樣壞，將來有沒有好結果，不能再軋到像我這樣倒貼的女朋友，嘿，嘿，一個男子受到女人的倒貼，「是要有福份的，沒有福份，那能享得到這權利……」

沈衡章不做聲，只垂了一個頭管他收拾自己東西，打了二個包裹，又把袋裏一串鑰匙擲在床上，頭也不回下樓去了……就此他們拆散了。

於是史小姐便吩咐了娘姨一番話，說是這房子繼續租下去，你娘姨也照常僱下去，一切依舊，這二三天內我自會來住，「門戶當心是了。史小姐當下又趕到東亞旅館裏來，已經晚上八點多鐘，跑進房間一看，眼鏡店小開還沒有有的，立刻按了電鈴把茶房喊了進來問道：「有人來過嗎？」

「來過，來過，我告訴他等一會，史小姐馬上要回來的，他等了有一個多鐘頭，現在大致吃晚飯去了。」

「好，那我也要下去吃飯，他吃好上來，叫他無論如何等我。可是我昨夜一夜失眠，今天又忙了一天，現在身子很累，今夜要早些睡哩。」史小姐打沙發裏站了起身，愁眉不展的又坐了下去道：「茶房，你索性替我喊一客公司菜上來，我懶得走下去了。」

史小姐剛正把夜飯吃好，眼鏡店小開匆匆而來，對了史小姐突然把身體立正，微微鞠了一躬笑道：「對不起，實在對不起，要你久等，可是我今天不會約你，待我打了一個電話到你府上，才知道你到這裏來，而且你的小丫頭還埋怨我，說是我約你的，史小姐老早到你的地方去了。」

原來這位戀視眼鏡店小開，姓林名叫蘭生，是個小白臉，今年才祇念二歲，人品生得漂亮極了，他不愛穿西裝，常年穿的是中裝，而行頭之多，式樣之挺刮，據他說不下有四五百件，考究是無可再考究了，出門一次便要換一次行頭，有時出門二次便要換上二次，上午出門有上午的顏色，傍晚出門又有傍晚的顏色，他的衣服從來不許有一條折斷的縐襪，一有馬上就要換下交代娘姨整理，所以他出門一次對於坐的位子決不糊亂的坐下去，有時甯可站着而勿坐，生怕把他的衣服坐成皺襪，因此他出門時常會遭到困難。又因為自己開的眼鏡店，他帶在面孔上那付眼鏡，價值五百元以上，依近來市面至少一千元以上了。他還有一個怪脾氣，反對穿皮鞋，他常年穿的沒有一雙不是緞面軟底夾鞋，因此他的文縐縐打扮，完全文明戲裏的少爺，公子哥兒一類人物，女人看見了那得不歡喜道理。

可是林蘭生活了念二歲，還不會結婚，但他如何會同史小姐搭上朋友的，二人開下常房間在東亞裏的，這一段經過，說來並不話長，很簡單。在半年以前，林蘭生每天在東方書場聽書，書場裏茶房知道林小開是個考究朋友，所以他的座位替他固定的留下的，絲絨的椅墊，絲絨的靠背，這樣方才不致把他考究衣服坐壞。有一天林蘭生到得遲些，可是書場裏好位子已經客滿，只剩下他這隻位子不會賣掉。史小姐一人也來聽書，一看好位子都滿了，而那旁邊一隻位子却沒有賣掉，她不知道這位子是不賣的，就朝這位子上坐，茶房馬上走過來打她招呼，將不賣的原因告訴她，不妨另外再排一隻位子，自然史小姐沒有辦法，只得讓位。

當時史小姐自以為有財有勢，交際場中那一個不知我史四小姐的，從來沒有失過台型，到公共地方毋過台，最是難得出

來聽一回書，便逢到這個不大不小的恥辱，當下把這事放在肚裏，不知道這位林小開究竟是怎麼一個人物，倒要預備見識。當時便由茶房排了一隻椅子在林蘭生坐位旁邊，隔了不一會，林蘭生風頭很健的來聽書了，茶房是馬屁一五一十拍上去，史小姐矚過眼去一看，心裏果然一跳，覺得這林小開自有一番雷頭，漂亮得來，賽過西廂記裏的張生，雖然張生本來面目沒有見過，但是戲裏她是屢次看見的，大都是漂亮小伙子扮演這個腳色，史小姐把張生來比擬他，相見他確實漂亮了。當時她就想同他攀談幾句，却沒有機會，也不知開場說幾句什麼話，說也奇怪，林蘭生目光裏看史小姐也彷彿是個絕色美人一樣，滿想要同她談談講講，也是苦無機會，林蘭生忽然得了一個計策，便摸出一盒香烟來，抽了一枝，因為史小姐這時候正吸着香烟，他便向她討一根火柴爲由，豈不是就有機會了。

「小姐，對不起，向你討一根自來火。」林蘭生笑迷迷，百般和順的向了她。可是史小姐並不將火柴給他，只對他笑了一笑，立刻把嘴唇上吸着的香烟，拿了下來把燃着的一頭湊上他，笑道：「林先生，你吸吧，我湊給你。」

林蘭生出於意料之外，史小姐會稱呼他林先生把烟吸着之後，立刻問道：「噢，你怎麼會知道我姓林？」

「這是茶房告訴我的，起初我來聽書，你林先生還沒有到，我坐了你的位子上，茶房吩咐我讓位，我問他什麼原因，他才一五一十告訴我如此如此，他才知道你先生姓林，南京路上一家眼鏡店小開，是不是？」史小姐輕輕的帶笑着說來，恐怕給旁邊座位上人聽見，她又前後兩邊望了望。

林蘭生有些歉意的笑道：「實在對不起，對不起，請問小姐尊姓？」

「鄙姓史，林先生你沒有知道我吧，我叫史四小姐，交際場中人大都認得我的，我同林先生初次見面，也許有些陌生。」林蘭生聽了史小姐道三個字，肅然起敬道：「喔，原來就是史家四小姐，久慕久慕，我有幾個朋友都同小姐相熟的……」史小姐立刻笑嘻嘻問道：「林先生，你那裏幾個朋友同我相熟的說給我聽聽？」

林蘭生道：「一個是跑狗場裏夏先生，一個是回力球場邵先生，據說他們都同你很熟絡，因為你史小姐待朋友很和氣，很

够交情，外面對你的名譽非常的好。」

史小姐裝着思索樣子，愕然道：「唔，對了，跑狗場夏秋霞先生是嗎？回力球場邵華先生是嗎？不錯的，都是我朋友，都是普通朋友，一些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常常跑狗做輸贏，又跑回力球場做輸贏，同他們天天見面相熟了。」其實史小姐同夏秋霞，邵華都有肉體關係，一向是老相好，她在林蘭生面前不得不說得漂亮一些，只不過是個普通朋友，一些關係也沒有。可是關於他們中間的關係，林蘭生都是一肚皮，詳細詳細都知道。當然不便說出來的。當下林蘭生便笑了起來，很俏皮道：

「史小姐，這又用不到什麼瞞人的，我同史小姐雖然初次見面，但同夏先生同邵先生都是好朋友，我知也你們中間的朋友並不是普通……可是史小姐，你別誤會，我不過隨便談談，哈哈。」

史小姐臉色一紅，含糊道：「想不到林先生也會說笑話，好吧，過一天我約林先生吃飯，兩個人對面暢談一下，這裏是書場，不宜多說話，林先生，你幾時有工夫？」

「我天天有工夫，你約我吃飯不敢當，還是我約你吃飯。」

「第一次應該歸我請客，第二次你再答還我好了。」史小姐想了想，便決定道：「準定明天老晉隆吃夜飯，六點鐘，我在三樓定下位子等你。」

林蘭生眉飛眼笑道：「還有別人嗎？」

史小姐道：「當然我還邀一個小姊妹做陪客，只我們二個人算什麼給熟人看見又要歹說歹話，上海人的嘴怪尖。」其實這是她的噱頭，明天一頓夜飯決不會邀小姊妹的，她是打算把林蘭生追求上手，覺得林蘭生這個人本可愛了。

林蘭生道：「這話對的，三個人就赴約，二個人就謝謝，我對你講句老實話，我上面還有爸爸，母親，下面還有同胞姊妹，並且我還沒有結婚，雖然我們沒有關係，光明磊落的，但不得不避避嫌疑，是哇？」

當下二人書場散了出來，史小姐釘牢林蘭生後面，走出門口，史小姐穿到他前面一邊走一邊道：「林先生，我們吃些點心。」

去吧？」

「不客氣，我這怪脾氣，夜裏不吃任何東西。一吃東西就睡不着。」

史小姐倒撲了一鼻子灰，馬上又改變道：「林先生，那末我們喝咖啡去，你喝一盃牛奶咖啡去，我吃土司好了。因為聽了書出來不吃一些，半夜裏嫌餓的。」

林蘭生搶着道：「更加完結，喝了咖啡人更加興奮睡不着了，史小姐，還是你請吧，少陪，少陪，大家用不到客氣，準定明天晚上在晉隆碰頭。」

史小姐又撲着第二次一鼻子灰，也就很掃興道：「林先生，好好，那末明天晚上再見，請早一些到吧。」

第二天傍晚，五點三刻光景，史小姐一人趕到晉隆西菜館，直上三樓，這是她三不二時來吃飯的地方，所以幾個西崽都認得她，其中一個甯波人叫徐性善的同史小姐最有感情，史小姐每次來吃飯總是坐在他管理的幾隻台子上，她覺得他招待得格外週到，格外的舒服，並且吃的菜點，不用關照，徐性善會替她配得非常滿意，對胃口，隻隻愛吃，其實史小姐常常來吃的關係，那裏幾樣要吃，那裏幾樣不要吃，徐性善早已摸熟了，再加了史小姐人也很有和氣，沒有公館小姐的架子，只不過有些十三點脾氣，這是上海女子輕骨頭的通病。徐性善招待之餘，同她談談講講，雙方很投機，因此史小姐小眼也格外多付一些，徐性善常常對她說：「史小姐，你常常來吃，用不到多付，太多囉，况且分派的又不是我一人。」總說上幾句客氣話，而屢次叫史小姐不必付現，只須簽上一個字，月底再算，史小姐始終不願，依然每次付出，這是雙方客氣的關係。

這一夜史小姐到得三樓，幾個僕歐一齊對她打招呼道：「史小姐，你來了。」

「來了，我的客人到沒有到呀？」史小姐朝四邊座位上東一張西一望的。

這時候徐性善打橫裏竄了出來，笑道：「史小姐，是不是林先生呀？」

「噢，你怎麼會知道？」

徐性善道：「剛剛他打過電話來問你到沒有到，我告訴他座位定了，人還沒有來，他請你到了打一個電話過去。」史小姐立刻把春季大衣一寬，徐性善一手接了去，她馬上去打電話。

史小姐打算打電話，一時想不起林蘭生的眼鏡店電話號碼，便對了徐性善招手道：「小徐，小徐，來來。」

「史小姐有什麼吩咐？」

「南京路懋昶眼鏡店多少電話號碼，你替我查一查看，你替我打過去，叫林小開聽，我因為女人聲音，有些不便。」

徐性善把電話簿翻開了，打過去恰恰打在林小開手裏，說是馬上就來。這裏史小姐坐下座位，菜單一看，徐性善走過來很

和氣的道：「史小姐菜已經替你配了。」

「這幾天明蝦該要上市了，你替我配一道炸明蝦。」

「史小姐，明蝦還不會上市，就是有的都是冷氣貨，你不嫌冷氣貨，準定配一道就是。」

正說着林蘭生又換了一身行頭來了，面孔大致塗了一層雪花膏，雪白頭髮梳得煞亮像元色緞子，走路式樣活像舞臺上

小生，風流瀟灑之至，史小姐早站了起身，對他打招呼道：「林先生，來得真快，電話才掛掉不滿五分鐘呢。」

林蘭生對了史小姐一望，又朝台面上一望，只按排下二客，並沒有第三個人，立刻問道：「只……只我們二個人？你不是說

邀一個小姊妹的嗎？」

史小姐急忙笑道：「是的，她明明答應我，待我去陪她一起來，忽然有了要緊事情，先前就走掉了。」二人坐了下來，史小姐

接上道：「二個人就二個人，有什麼關係，交際場中只有一男一女，沒有二個女人陪一個男人的。」

林蘭生不做聲，史小姐便對徐性善道：「小徐，小徐，來吧，再來二盞白蘭地，要三星斧頭老牌。」

史小姐的用意就要把林蘭生灌醉來，今夜就把他帶到旅館裏去同他談判，願意把終身委他，如果林蘭生有了對象，或者訂了婚，那末我史小姐也願意跟他做一個小。她早打定主意，再不然的話，就出面跟他軋一個朋友，做一個愛人。心想這已是

至矣盡矣，決不會不答應道理。當下來了二盅白蘭地，林蘭生勉強呷了幾小口就不再呷，對史小姐笑道：「也許你不知道我是個不會喝酒的人，一盅酒下肚，不但面孔緋紅像個關老爺，而且頭暈得一動都不能動，現在我已經呷着小半盅，實在不能再呷了。」

史小姐勸酒道：「不能喝也要喝，我無論如何不信，一小盅白蘭地會喝不完，喝吧，喝吧，我這一點面子你也應該要買的。」史小姐手舉着酒盃，一直舉起不放下，逼林蘭生也舉起盃來喝，這一來旁人非常的注意，史小姐打算吩咐小徐把他們二人的位子移到小房間裏去，可是小房間客滿，無法搬動。這時候林蘭生爲了史小姐面子關係，只得把半盅酒一口而乾，史小姐打算再添一盅，林蘭生一口拒絕，無論如何不再喝。可是這時候他已經醉了一個頭埋在臺子上。

夜飯完畢，史小姐付了賬，在小賬之外又塞給徐性善十塊錢「克姆桑」，一個再三謝謝，史小姐輕輕告訴徐性善道：「小徐我的房間開在滄洲飯店，你去喊一部汽車，再扶了林先生下樓，他的酒已經喝醉了。」

林蘭生給二個僕歐扶下樓，上汽車當口，神志一些也不知道，待到了滄洲飯店，在房間裏睡下，還是不省人事，史小姐買了好幾塊錢水菓，給他醒酒，又親自坐在床沿，一片一片剝橘子塞在他嘴裏，林蘭生才閉上眼睛，張開嘴來慢慢嚼着往下嚥，史小姐輕輕拍拍他喚道：「林先生，林先生……」噯，早知道你這樣不會喝酒，大不應該勸你了。」

林蘭生微微張開眼來道：「我……我……我要吃……冰……冰淇淋……」

「林先生，阿是你要吃冰淇淋？我馬上吩咐茶房去買吧。」史小姐立刻按電鈴，打發茶房買冰淇淋，幸而滄洲大菜間有冰淇淋出售，便送了一客上來。

於是史小姐又一瓢一瓢把冰淇淋盛在林蘭生嘴裏給他吃，一盃冰淇淋光了，隔了一會林蘭生也清醒了過來，張開眼來一看這明明是個旅館裏，看見史小姐坐在他床前，服侍着他，詫異的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史小姐對他笑道：「這是滄洲飯店裏面，這是我開的一個房間。林先生，你怎麼一醉就醉到這個地步，再也不醒，我心裏焦



急是焦急得來。」一邊說着，一邊拍拍自己胸脯道：「好了，好好，現在總算清醒了，冰淇淋不要再來一盃！」

林蘭生道：「你怎麼把我抬到這裏來，我一些不知道？」

「哎呀，你林先生醉到這個地步，我不把你抬到這裏來，設法替你解醒，放你回去，事實上也不可能，我有何交代？林先生，今夜時候橫豎晏了，外面已經戒嚴，你回去也不可能了，不如這裏睡一夜……」

林蘭生那裏答應，立刻打牀上一坐了起來，急急忙忙下了床道：「無論如何要回去，殺脫一個頭也要回去，從來外面不會住過夜。」說着把衣架上袍子脫下一穿，史小姐就奔過去雙手抱住他的二條腿，驚的一聲跪在他面前地板上道：「林先生，今夜看你走得成走不成，要是放你回去，我史字顛倒寫……」

林蘭生想不到史小姐會有這一付手腕，倒有些吃她不甘，立刻雙手把她扶起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何必這樣做出來的，難看不難看？」

「不，你林先生不答應我不回去，我偏不站起來，一直跪到天亮。」

「哎呀，叫我不回去爲的什麼？又不說，只放在你一人肚裏。」林蘭生弄得走頭無路，連連道：「起來，你就起來了再說，無有講不明白之事。」

「我要你今夜陪我一夜。」史小姐說了這句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垂了一個頭只是含羞的笑。

「好好，我答應你就是。你站起來，站起來。」

於是史小姐才站了起來，不好意思的溜到浴室裏去，上了一個馬桶，才走出來，對了林蘭生含羞的道：「你恨不恨我？我待你真是一往情深，你總應該明白的，坐下來，我同你細細的談談。」便拖了林蘭生坐在床沿上。

林蘭生知道史小姐是個著名十三點，而且是個爛糊三鮮湯，人人都要七搭八搭，可是有一樁事林蘭生很佩服她，從不牽絲攀藤，從不吃醋，二個朋友之中，譬如他都同他們發生了肉體關係，而在二個朋友面前絕不提，這個朋友有了女朋友帶在

身邊給她撞見了，她依然打招呼，客客氣氣，也不搬弄是非，這就是她的外面人頭太多的關係，視爲男女間還是一樁很平常的事情。所以同了史小姐有下關係，包太平無事，絕不用憂慮，春風一度之後，把她半途拋了，她決不會來找你，控告你遺棄，這究竟是個什麼原因，雖然她是個十三點女人，但是她一張面孔還是要的，她還要替史家爭一個場面。

林蘭生早就知道史小姐性情，也知道她一番歷史，認爲同她攪攪，吃吃豆腐，無傷大雅，就是同她有下關係，包也不會出什麼亂子。一時轉到這個念頭，也就準備接受史小姐要求。

當下二人坐下，史小姐便一隻手搭到林蘭生肩胛上笑道：「林先生，我還是要問你，你究竟恨我不恨我？憑良心說一句。」一點也不恨你，你根本沒有給我可恨的地方。」林蘭生開始吃起豆腐來，他嘻皮場臉伸隻手到史小姐臂膊上擰上擰下道：「好呀！這兩隻臂膊好像嫩糖藕一樣的嫩，恨不得咬上一口。你看，又白又糯，又光滑，又細膩，天生體質……」

史小姐媚起眼來一笑道：「阿是你說我這兩隻臂膊嫩，你要咬一口就請你咬一口，咬噓，咬噓……」這時候十三點脾氣又發足了，便舉起兩隻臂膊拚命的貼到林蘭生嘴巴上去叫他咬，林蘭生便吻了一下說：

「真的叫我咬，又咬不落，吻了一下已足夠了，哈哈……」

「林先生，你……你這個人真使我可愛極了，昨夜我同你書場分別之後，我一夜失眠，閉了眼睛也看見你影子，張開眼睛也看見你影子，快到天亮時候迷迷叫有些睡着了，又從夢裏「林先生」喊了你一聲喊醒。可知道我們中間一定有下一些姻緣，所以我剛剛問你，恨不恨我，你說不恨我，這我們二人一定有緣，一定有緣……」

林蘭生笑道：「史小姐，你說我們二人中間有緣，就有緣，我以爲你的話是不會錯的。可是有了緣又怎麼辦呢？」

史小姐便張開二條臂膊對林蘭生做了做勢子，格格一陣癡笑道：「有了緣份我們就可以做一對夫妻，林先生，我嫁給你，你不要？」說着，又是格格地笑。林蘭生只覺得一陣脂粉香味，有些混淘淘起來，不由自主的在她背上拍拍又拍拍笑道：

「可惜真可惜，我們相見得晚了一些，我已經同孫家三小姐訂了婚，這是我爸爸做的主，我不能反對，解除婚約是絕對辦

不到的事情。所以，你嫁給我，豈有不要道理，因為有了這原因，實在無法接受你史小姐的美意。」

史小姐把手放了急道：「林先生，沒有關係，我也知道你這點年紀就是不會結婚，也早訂了婚，我說嫁給你是說說玩的。」

「什麼，你說說玩的，不是真心嫁給我？可是我有力量，外面再討一個姨太太，不給家中知道，你願不願跟我？」林蘭生一本正經的索性同她大吃豆腐。

史小姐頭一搖道：「不願意我是一個有地位人家的小姐，你林先生不是不知道，假使我做了你林蘭生一個小，如何對得起我爸爸，如何對得起我二個哥哥，這是我萬萬不答應的。」

「哦，你不是說我們二人中間有緣份嗎？」

「不錯，有緣份不是一定要嫁給你做小，才稱為有緣份，作算我同你軋個朋友，不妨先行同居起來也算是有緣份，你要知道，沒有緣份連朋友也軋不攏，性格也就不會相投的。」

林蘭生明知這是史小姐的老門檻，歡喜私底下搭姘頭，零碎的做交易，所謂有緣份者，她便是很屬意於你。只要屬意於你，她樣樣就肯犧牲，倒貼男子是她唯一手段，因此沒有一個不上她鈎的，林蘭生當然也是其中一個。

這一夜二人纏到後來，林蘭生不覺心動了，便伸手到史小姐身上去，史小姐也就聽任他，一些不反抗。只是和衣橫在床上，裝着假睡，其實那裏是疲倦，這是故意給林蘭生一種機會，她相信除非你林先生不到我史小姐身上來，我不能夠捉了你的手。可是你一經碰到了我，老實說就不怕你不上鈎，她摸到每個男子的心裏，沒有不見色起淫心的，只要你有意思，就不怕你不搭轉來向我史小姐求。果這林蘭生覺得穿了衣服不暢快，捉了捉她笑道：「史小姐，你起來呢，不是這樣橫倒就睡着的，受了寒？」

史小姐忽然打床上坐了起來道：「我們上床睡了好嗎？你答應不答應，今夜不回去？」

「一定答應，一定答應。」

「我們二人要睡在一個枕頭上？睡在一條被頭裏？」

「當然睡在一條被裏，一個枕頭上。」林蘭生也連忙下床脫短夾襖褲，脫鞋，脫襪，脫到結果只一件貼肉汗衫，一條短褲，往被裏鑽了下去，一個頭伸出被外偷看史小姐脫衣服。

史小姐怕難爲情對他笑道：「林先生，你的面孔朝裏床，不許望了我，聽見沒有聽見？」

「我看看有什麼關係。女人脫衣上床，當然不會脫得滑塌精光的。」

「勿關，我不許你看偏不許你看。」史小姐脫了一半便不脫下去，可是不中用，林蘭生雖然把頭側了過去，但一會兒又朝了外床，史小姐可惡極了，便奔過去把房間裏電燈關關熄，變做墨黑的一片。才笑道：「你再，只好看個屁，男子漢偷看女人脫衣服，賊腔不賊腔。」其實這是史小姐吊林蘭生的胃口，這樣一來，成份更加神祕了。

林蘭生在被裏哈哈大笑道：「你這樣子做出來，好像今夜並不是和我同床而合被，看都不能一看，還談得到同居兩個字上頭去嗎？」

史小姐在黑頭裏把衣服脫了，上床下被，林蘭生撫了撫笑道：「那末你根本還是穿了衣服上床的，並不是剝得滑塌精光才不好意思見人面囉，神氣活現，一定把電燈關熄了不給我。」

史小姐一陣爹勁的，笑道：「是的，你不對我那樣釘緊了看，也許讓你儘看個飽，女人自有女人的脾氣。不要說脫衣服了，就是梳妝，就是洗脚，上馬桶，隨便啥人釘在旁邊看，都不願意，林先生，你還不會結婚，自然不知道這女人的事，那也難怪你。」說到這裏將鼻子嗅了嗅，笑道：「香來，香來。」

「什麼，我臉上根本沒有抹粉，何香之有？」

「男人自有男人一種香韻，我說你的香，並不是指胭脂花粉的香，是指你們男子皮肉上一種天然的香，就拿我們女人來說，在你們鼻子裏聞來，也有一種香味的，不信你聞聞我的臉上有沒有我的手臂上，我的胸口，你都可以聞得出。」

林蘭生聽了這番話，覺得實在吃史小姐不消，真是肉麻當有趣，可稱爲天下第一個淫婦，這時候看見林蘭生並不來聞她

的肉香，她就想出另外方法來誘惑他，林蘭生經不起她這樣一陣蠢動，早就拆下了一個洋爛污，心想橫豎這樣了，落在口邊頭的肉如果不吃，真是個大洋盤。

事後林蘭生才盤問她道：「史小姐，我同你的事已經做過，準定同你軋個朋友，不過據我知道，你過去的男朋友有好幾個，同他們究竟有沒有關係？」

「一個也沒有關係，林先生，你放一百個心好了。」

「一個夏秋霞先生，一個邵華先生，這二個是我的朋友，據他們說都同你有下關係，現在我佔了朋友的愛人，萬一給他們知道，試問在朋友面前有何交代，他們不要把我恨死！」林蘭生認真的這樣說。

史小姐沒有聽他說完，便搶着責問道：「嗆人告訴你的，我同他們二人有下關係，快說快說，嗆人告訴你的？」

林蘭生道：「夏先生同邵先生親口對我說的。」

「放他狗臭屁！慢着，我明朝不趕到他們那邊去責問個明白，我不是人養出來的，我史小姐的名譽，可以隨便給他們破壞，我也沒有下賤到如此地步！」史小姐居然很火冒，一口否認有這件事，林蘭生很調皮的笑道：

「何必如此光火，就是真的有這件事，我決不會見氣，在上海像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太平常了，我真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也不相信朋友的話。」

史小姐於是搭轉來便釘牢了林蘭生道：「總之，你林先生從今以後聽我姓史的講話，我說不會錯是不會錯的，我說錯就錯，旁人的飛長流短，你切切不可聽，他們都是吃了閒飯搬弄是非，承蒙你林先生看得我起，今夜在這裏住夜，我已經說不盡的感激，我如果再來害你們朋友之中不和，我這人血性也沒有了。」

林蘭生道：「不過我同你的事情，最好外面一個也不要給人家知道，做得特別祕密一點。我現在才老實話告訴你：我不是不願娶你，只是我已經訂了婚，要到後年春天方才可以結婚，因為孫家三小姐明年冬天方才高中畢業，她不畢業決不結婚，我

只好等她。那末我同你的關係今夜已經鍾情了，我承認你是我一個最密切的朋友，不算小，也不算妍頭，以後我們特別謹慎，最好開一個長房間，名字我們二人都改一改過，不妨三隔二天約着見面，史小姐，你心意如何？」

這幾句話實獲史小姐心意，句句說到她的心坎，史小姐不勝驚喜，這三人一條心，我也是這主張呢，你看房間開一個什麼地方才好？」

林蘭生道：「最好越近越便利，要相近我的眼鏡店，那末我每天到店裏打個轉回出來就到你地方來會面，路遠了時間反而不經濟，又難爲一筆車費。」

史小姐睡在枕頭上橫想豎想，忽然想出一個亞東旅館在四樓或者五樓開一個長房間，一個月也不過化上五六百元，這不是離開他的眼鏡店相去只一些路，過十多家門面就到了。這個提議果然林蘭生非常的贊成。可是林蘭生雖然有錢，還要向老頭子那邊去領取，一個月也只限他二百元零用，財政權還不在他手裏，當然史小姐體諒他，關於房租她一力承認，不要林蘭生拿出一個錢來，只不過在房間裏零星開銷，雙方隨意摸些出來，也是有限的，林蘭生因此又更加贊美史小姐的爲人實在豪爽慷慨極了。

史小姐把林蘭生搭上，第一夜就在滄洲飯店裏二人發生了肉體關係，鍾了情，比天馬車還進行得快，就此上了鉤，結下不解緣起來，當然史小姐是處在主動地位，她一切都衛護林蘭生，當他一個小弟弟看待，親愛得什麼似的，因爲林蘭生年輕，入世未深，一旦經過女人的色情，喜極要狂，也就說不盡的熱戀着史小姐，果然他們的目的達到，隔了天天史小姐便開了一個長房間在亞東大旅館裏，牌上名字化做一個林達生，預先付下半個月房租，這時候林蘭生還沒有知道史小姐已經把房間開下，老是在自己眼鏡店裏等消息，史小姐打算叫亞東裏茶房打電話給林蘭生，一想事情就要給茶房先穿綑，苦的自己又不便出面，深防給眼鏡店裏旁人聽出女人聲音，多末麻煩，當下腦筋一動，決意到晉隆西菜館託徐家裏打個電話給他，再邀他出來趁機就吃一頓夜飯，史小姐主意決定，當下便來到晉隆，直上三樓，看見客人邪邪氣氣，坐位都滿了，這時候徐性善正托了三個大

盆子的菜，一手托了二客布丁，打下而飛奔上樓，無意中看見史小姐在那裏東張西望，便打了她一聲招呼笑道：「史小姐，史小姐，你有幾位客人啦？爲什麼不預先打個電話過來，位子也替你留下了。」

史小姐對他眉頭一皺道：「徐，你們生意太好了，你們老板要發財哉，簡直一個位子也沒有，我一共只二個人，二樓二樓又擠滿。」

徐性善匆匆忙忙把手裏三盆子菜放下，對她招招手道：「有有，史小姐，你要緊不要緊，請你再稍爲等三五分鐘，那靠門口一隻台子上客人馬上付帳就走，因爲這六七點鐘時候正在上市辰光，真正對儂不起。」

「那末叫我站在這裏等吃勿關，小徐，你跑過來。」史小姐有些發鏢勁樣子，架子老辣，把身上大衣一寬挽在手裏，許多食客對她望望又望望，她也對食客望望又望望，心想：倒碰得着，我面孔上又不開花，又還不是眼睛鼻頭，對我看什麼。

徐性善安排了菜，急忙趕過來抱嫌似的道：「史小姐，馬上就好，客人賬已付，只等找頭送過去，他就出送，你爲什麼不早打個電話過來的？」

史小姐不同他多講什麼，便拖了拖他袖子，一直來到電話機旁邊，對他咬咬耳朵道：「小徐，你……你再替我打個電話，給林先生，叫他馬上就來，說我在這裏等他，聽見哇？」

徐性善也就輕輕湊在史小姐耳朵邊道：「阿是懋昶眼鏡店裏的林小開，前天這裏來過的？」

「蠻對，就是他，你打過去叫他馬上就來。」

於是徐性善一個電話撥了過去，來接的不是林蘭生而是一個伙計，徐性善記性非常的好，一聽聲音不像，便說：「請你們小開接電話。」

「我們小開出去了，剛剛走出。」

徐性善立刻把話筒手掌心一合，告訴史小姐道：「哎呀，不巧真不巧，還是剛剛走出去……那末同他如何說法？」

史小姐心裏不勝氣惱，便說：「你問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的，會不會就回來？」徐性善將這幾句話又傳達了過去，那邊回話道：

「這倒不仔細，也許會回來，也許不會回來。這樣好了，假使回來我就告訴他，叫他打電話給你好了。或者你再隔一刻鐘打個電話過來問一聲。實在不巧，小開這幾天不出門，要到打了烺才離開店。」

「好好，準定隔一刻鐘再打電話吧。」徐性善把電話掛了後，連忙替史小姐安排位子，地對她笑嘻嘻道：「你就這裏等他一歇，不妨慢慢的一人先吃起來，不是一邊吃一邊等。」

史小姐叫不到林蘭生，一肚皮不高興，也就無可奈何，只得坐了下來，香烟一吸，茶一盃，拿張今天菜單一看，一人自唸自道：「頂恨就是邀不到，斷命的早不走開，晏不走開，我打電話去，眼眼頭走開，今夜還會不會回到店裏來，叫我等他到什麼時候？」

這時候徐性善便一樣一樣服侍着史小姐，看見她不高興樣子，便說：「史小姐，你先慢慢吃起來，隔十分鐘我再替你打個電話過去，來最好，不來明天你再請他好了，橫豎你此地常常來吃飯的，難道就邀不到他不成？」

「小徐，你沒有知道我們有我們要緊事體呢，原是約着今夜在這裏碰頭的，死人他就等不到我電話，先走開。今夜他來，我沒有話說，如果不來，我就一輩子不要見他。我恨是恨得來。」史小姐對了徐性善發了一陣牢騷，又忍不住一笑道：「小徐，你看來我心裏阿恨不恨，上趟吃夜飯也是我打電話請他，現在又是我打電話請他，約好了等我電話，人又走開，他的架子好不辣，我史小姐沒有倒霉到介地步，請不到人吃，一定要請他吃……」說得旁邊幾個僕歐哈哈大笑。好得史小姐這裏常來，也伴熟了。所以她隨便的說說，一切她都不顧忌。徐性善聽了竄出來吃她豆腐笑道：

「不要，不要這樣，包你林小開來了，你又眉花眼笑了，哈哈……」說着也就打橫裏一溜。

史小姐忍不住一笑，立刻罵道：「小徐，你倒辣手得落，豆腐吃到我頭上來哉，是哇？嘿，嘿，嘿。」



其實史小姐出口罵了小徐一聲，原是無意的，她們大家都打棚打慣了，你吃吃我豆腐，我也吃吃你豆腐，史小姐原是個著名十三點脾氣，這些晉隆大菜館三樓幾個西崽，以及領班，賬房先生都知道，所以徐性善聽了這句滿不在乎的，搭轉也就回了史小姐一句「七六八五九四」原來這就是十三點的別名，史小姐聽了這句「七六八五九四」不懂什麼意思，當下悻悻然不做聲，待吃了一個湯，才拖拖旁邊一個西崽道：「我問你一句話，什麼叫七六八五九四？」

西崽解釋給她聽道：「這就是十三點，七加六不是十三嗎？八加五不是十三嗎？九加四又還不是十三嗎？」

「喔，小徐他罵我十三點，我不報復不姓史。」史小姐又氣又好笑，她明明自己是個十三點，却不肯承認是十三點，人家罵她十三點，比罵她別的還要覺得火冒。那裏知道這個西崽立刻暗底下又去通知小徐，告訴他史小姐要報復，小徐計上心來，立刻到二樓又打了一個電話給林蘭生，打算把林找到了，史小姐也就把這件事攢開了。說也真巧，一個電話打去，林蘭生正從外面回進眼鏡店，便接到這個電話，便一口氣趕到晉隆裏來。

徐性善打罷電話，立刻趕到三樓對史小姐輕輕的道：「林先生馬上就來了，這是我的功勞，你應該不能忘記我。」

史小姐拉開嘴來大笑道：「真的？你怎麼會知道？」剛正這句話說完，林蘭生上氣接不着下氣，趕了來，看見史小姐對她一陣亂拱手笑道：

「抱歉，實在抱歉，我不是不等你電話，因為我守了你二天沒有電話打來，便知道你一切事體還不會進行舒齊，六點鐘還沒有接到你電話，想必不會得打來了，剛剛走出到報攤上補一份吉報，你的電話恰恰打來，說巧不巧，說不巧又真付正在我手上接到。」

史小姐高興了不得笑道：「你應該謝謝這裏的小徐，電話是他打的，可是真不要說起，我已經等了有半個多鐘頭了。」史小姐於是立刻關照開一客菜上來，林蘭生便輕輕問史小姐道：「房間開好了沒有……」

「爲之開好了，前二天我有事情，分身不開，才在今天開好，我先付了半個月房金，亞東四樓，房間倒蠻好，有浴室間，你走過

去只不過幾十步路，爲了你的便利，就麻煩了我，我到這裏來却很遠呢，不是西摩路到南京路有下多少路？」史小姐壓低了喉嚨，輕輕的輕輕的，她深恐旁邊一張食台裏的人偷聽了去，可是越是講話輕輕，旁人越是疑心。越是要偷聽，不知這一男一女鬼鬼祟祟，商議一些什麼呢。史小姐恨極，立刻對徐性善招招手，叫他過來。說道：「小徐，裏面小房間客人阿要走了？」

「馬上就走，他們已經吃好了。」

「你待他們走，把我們調進去。聽見沒有？」

隔了一會小房間客人真的走了，徐性善立刻把史小姐同林蘭生二客搬到裏面去，史小姐坐了下來面孔一板道：「那桌斷命客人，我們講話，偏生偷聽壁脚，還把一個頭伸過來聽，從來我沒有看見過這種豬頭三曲死！」

林蘭生道：「別生氣，你說下去。怎麼房金要你付，應該歸我來付，你一共付了多少，我來歸還你就是。」

史小姐忍不住一笑道：「林先生，你真會客氣，其實我同你的事根本就用不到這樣。你每個月爸爸只給你二百元做另用，你就把這二百元全數付了房金，還是不濟於事，短了一大段，你現在經濟權不操在你的手裏，我不怪你，也不怨你，一切開支統統歸我來支付是了，毋須你問訊，只要你林先生擺點良心出來待我，聽見沒有？」

林蘭生怕羞的，笑道：「太難爲情了，你待我這樣的好？」

史小姐便說：「我真不在乎此，每個月我總要化上五六千塊錢出去，真不把它放在心上，可是我會化錢，但也會賺錢，這個月我在聯和銀號同吳南人合股做標金，賺進八萬，我的心還不算狠呢，前個月我做雙馬廠紗，賺進十二萬，我淨到手十萬，二萬允給聯和裏一批小伙計分派，他們個個眉飛眼笑的歡喜不得了。所以一個人總要會賺，方能够會用，不然只出無進，我史小姐在外面這樣闊綽，不早要牌面丟掉了，早要絕死彎喇叭了……還站得直到現在？」

林蘭生聽了史小姐這一番話，只是感到慚愧，自己枉爲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反不及一個女人會有這末的魄力，一賺十萬八萬不算一回事，難怪她這樣的富有，闊綽，化錢不放在心上，因此林蘭生更加對史小姐發生了一種敬愛的心理，覺得能够同

她做一個朋友，非常的光榮，非常有面子。

當夜從晉隆夜飯吃畢，林蘭生便搶着付賬，史小姐不同她客氣，以爲這三四十塊錢，吃頓把夜飯的小數目，就讓他去付了吧。一根牙籤塞在嘴裏，對林蘭生一笑道：「你付就你付，我不同你搶，至得給小徐看見了，以爲你一個小開牌頭，常常要我一個女人請你吃飯，好像說不過去樣子。」

林蘭生接上笑道：「本來這一些小數目，以後無論何處白相，吃飯，吃點心，統歸我來付出去，一男一女在一起，要一個女人出來會鈔，終覺男子沒有面子，這是上海人的習慣。」

史小姐喝了一口咖啡道：「最賊腔的是女的，已經摸出鈔票來會帳了，男子煞死還要出來搶會帳，這一搶一奪之間，在旁人眼裏看來，以爲這一對男女決不是夫妻，不是好路道……」

「對呀，既然是夫妻又何必搶付帳？」

「所以我剛剛看見你搶前付帳，我一下也不做聲。你付我就不付，其實你付我付又還不是一樣的。」史小姐打皮包裏摸出一枝香烟，林蘭生眼快手快，立刻「擦」一支火柴劃了上去，史小姐絲毫不客氣，湊上香烟來呼了一口，問道：「你……你付小徐幾塊錢小小賬？」

「五塊錢。」

「嚟，付得太少了，你看今夜的菜這樣的豐滿，都是他到廚房裏吩咐的，你看別桌上有這樣滿而多麼？至少，至少你要付他十塊錢小小賬，這是他們外快。」史小姐剛正說畢，林蘭生連忙又補了一張十塊頭鈔票放在水菓盆子裏，然後二人起身下樓而去。

史小姐就帶了林蘭生來到亞東大旅館四樓房間裏來，林蘭生到了房間裏四邊張張望望，覺得這房間很寬暢，後面還有沐浴間，待坐了下來問道：「史小姐，這房間每天多少錢？」

「叫明只念二塊錢一天房間正行情，但加下小賬，捐錫等等名目，至少要給他三十多塊錢，一個月便要近千把開銷了。」林蘭生暗暗吃驚，心想幸而史小姐有錢，不然叫我付，死也付不出，叫明我是個小開，不要活活吃癩，便笑了一笑道：「現在房間也開不起，這裏我們如果長期租下去，不勝負担之苦，我說句最忠實的話，現在的錢雖然不是你史小姐拿出來的，可是你拿出來還不是我拿出來一樣，我們應該有個預算，有一個計劃，不要太浪費了，或者把房間改一個小些的，開支就節省了。」

史小姐當下不同他多說什麼，要緊脫衣，脫襪子。洗浴要緊，她對林蘭生嘻皮笑臉道：「我洗了一個浴再來奉陪你吧。」

「好好，你去洗浴，洗了再說。」林蘭生便埋在沙發裏等她，隔了好半天，足有一個多鐘頭光景，才聽見浴室門「刮」一聲門鎖聲音，門開了出來，史小姐却披一件浴衣，底上赤腳穿了一雙拖鞋，面孔熱得緋緋紅，笑道：

「林先生，快快，你也去洗一個，水已經替你放了。」

「我的替換短衫褲沒有帶來呢。」

「這有什麼關係，今夜將就穿一夜，明天回去再換好了。」史小姐便拖着林蘭生到浴室裏去，說是缸裏的水快溢出來了。隔了一會林蘭生浴也洗好，兩人面對面，靠在沙發裏，而前放一凳，架起了大腿扳扳脚，呼呼香烟，喝喝茶，兩人一直談得夜深，史小姐告訴他：這裏也是暫時開一掄日子住住再說，就是開銷也不妨，我們將來終究另外尋房子，這一切你林先生不用操心，我史小姐自會替你佈排好的。

林蘭生道：「你史小姐待我如此之好，我終究不會忘記你的。」說到這裏又感嘆了一番道：「可惜，可惜，我們相見得太晚了一步，要是早上一年，我沒有訂婚，那末我一定……」

史小姐笑道：「那末一定是要娶我，是不是林先生，可是我倒有句話問你：你對孫家三小姐，就是你的未婚妻的面貌看見過沒有？」

「沒有看見過。」

「那末她的性情脾氣你更不會知道了。」

「面孔沒有見過，性情當然不會知道，雖然我同她訂婚時候照片上是見過一面。到底同她本人總有些走樣的，豈不是等於沒有看見。」

史小姐哎呀一聲說：「現在訂婚，豈有男女不見面的？」

林蘭生道：「因為孫家是守舊派，據說三小姐終年不出大門口一步，訂婚那一天她根本沒有到，我因為父母的主張，心裏也老是不高興，所以也沒有到場，都是他們作的主意。」

史小姐很惋惜道：「該死，該死，你林先生如此一表人才，不要娶了個思想陳舊的女子，那就一輩子幸福斷送了，現在還有終年不出大門口的女子嗎？時代變了，潮流不同了，就是好，想來也大高而不妙，你林先生真是個好好先生，別的可以隨隨便便，媽媽虎虎，這婚姻大事也可以隨隨便便的去聽任父母作主。」

「可是現在婚也訂過了。」林蘭生攤攤手道：「還有什麼辦法，只好聽憑各人命運算了。」

史小姐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了一下，又呼了一口香煙，半天不做聲，不知她正在想些什麼。林蘭生却是肚裏很奇怪起來。林蘭生看見史小姐這付又像講話的樣子，心裏有點納罕起來，連忙笑上一笑問道：「中小姐，究竟你對於我這樁婚姻有什麼表示，不妨發表一點意見？」

史小姐搖上一搖頭，又冷笑一聲道：「意見倒並沒有意見，不過你把這樁終身大事看做太輕微一些了，不由自己作主，已經鑄成大錯，訂婚之前對於對方是否合乎心意的品貌，學問，性情，你簡直莫明其妙，我以為你終覺有點冒險，我不是批評你糊塗，你這個人處世實在還不够。」

林蘭生聽了這幾句話，直跳了起來道：「真的，那末我現在有個什麼辦法，中小姐你替我想個主意，假使對象我不能滿意，決意解除婚約，幸而現在還沒有結婚，有辦法解除。」

「你不用性急，別聽了我這幾句就着急起來。」史小姐忍不住笑着說：「我告訴你，一步一步，慢慢的，你先從探聽着手，總要設法謀一度見面，兩人細細的談談，一次不够，再約她第二次，第二次談不够，再約她作第三次，幾次談過之後，你對她的印象已深，是否合你心意，當然也就知道了。這時候你就決定要她還是不要她，這決不是隨便成功，也不是隨便解決的事，你要從長考慮：我這樣說，無非爲了你林先生將來幸福。」

「假使我對她不满意，當然是解除婚約，可是我家庭反對，不允許我同她解除婚約，那又怎麼辦？」林蘭生匆匆奔到浴間撒了一場尿，一邊束褲子，一邊趕出來聽中小姐回話。

「這就討厭，要看你的手段，意志堅決的，當然鬧成家庭革命，最後成功不用說得，一定屬於你的，否則反對不了你就吃癩，吃癩就是你斷送了終身幸福的開始。」史小姐說到這裏，站起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道：「還是睡了吧，林先生，愛，我們真是相見得太遲了，還不知是我福薄是你福薄……真是一對冤家呀！」

史小姐無端的對林蘭生婚姻的事說上這一大堆話，其實她根本沒有一些用意，於到煞末一句，感嘆一下：「噯，我們相見卻是晚了一步，我們真可說是一對冤家。」她這樣慨乎言來，可說絕無用意，但在林蘭生耳裏聽來好像都含有莫的大挑撥意味，不用說得，當然是你爲什麼要家長替你訂婚，這婚姻不是自己看中，包不會有美滿結果，引伸起來，就是史小姐才是你真正的對象，我史小姐未嘗不可嫁給你林蘭生，只須你自己同我正式來談判好了，我史小姐嫁給旁人也許不願，嫁給你林蘭生是願意的。林蘭生誤會到這夾脣裏去，於是他一心一意想要娶史小姐，對自己的未婚妻孫家三小姐，簡直一些印象也沒有了。

史小姐得了林蘭生，似乎莊上也難得去走動了，她簡直每天都在亞東旅館裏，祕密的同了林蘭生一起，打得火一般熱，因此莊上的本家也就找她不到，有許多客人喊了二次，喊不到史小姐，她的名字也就一些一些爲人淡忘了下去，這樣過了不少日子，有一天林蘭生才正式向史小姐求婚，他以爲開了一個旅館，每天與史小姐在一起，不能公開，終究不是事體，還不如正式同史小姐訂了婚，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用不到這樣偷偷摸摸了。可是林蘭生早已同孫家訂了婚，現在沒有解決之前，如何再可

以同史小姐訂婚之理，原來在他的用意，是打算得了史小姐的同意，他便毅然決然同孫家去解除婚約。這一天林蘭生突如其來的對史小姐有了這個要求，史小姐一時有些莫明其妙，執住他一隻手問道：

「這個是你林先生本意，還是別人指點你的？」

林蘭生懇求道：「是我本人意思，我覺得你史小姐待我太好了，幾個月來，你沒有一些給我批評的地方，我越看你越覺得可愛起來，於是確定你是我一個理想中的伴侶，史小姐，你答應了我吧。」說着便雙膝跪了她的面前。

史小姐一時很奇怪起來，急忙雙手把林蘭生扶起道：「你說出理由來，你老老實實告訴我，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

可是林蘭生不肯站起，他雙手抱住了史小姐二條肩膀，也不開身上袍子跪纏了不跪纏了，便一味懇求道：「我要你史小姐答應，無論如何要你史小姐答應，這次的要求我是抱定一百念四分決心，我非用你答應我不可。」說着一個頭便埋在史小姐腿上，林蘭生那付樣子真有些花癡彷彿。這一來史小姐更弄得走頭無路，一邊拖着，一邊拖着他，一邊忍不住笑道：

「林先生，我知道你心意了，你站起來，站起來，有話好說。」

「不，我要你答應了我，才站起來。」

「答應你什麼呢？我同你真是個冤家。」

「答應嫁給我，我們達到結婚目的。」

史小姐又是忍不住笑了起來道：「這你分明是向我求婚了，可是你不是已經同孫家三小姐訂過婚的，何得又向我來求婚，還不是變做重婚，你應該有罪名的……」

林蘭生還是一個頭埋在史小姐兩腿上，纏繞着她道：「我反對家長做主的婚姻，我否認三小姐是我的未婚妻，只要你史小姐答應嫁我，立刻就進行這件解除婚約的手續……」

「好好，那末你站起來，我們從長計議，我早就明白你這意思。」

「要你答應一聲，我才站起來，不答應，我就永遠跪在這裏。」

「我口頭上答應，不答應有什麼相干，林先生，你真是傻子。好好，我答應你。」史小姐說了這句話，林蘭生果真站了起來，拍拍膝蓋上灰塵，只是笑嘻嘻的貼緊了史小姐坐到她的椅子靠手上來道：

「我要向你求婚，主意早發動在我們相識之初，現在我已決定這樣進行是不會錯的，預備待你答應了我，再向孫家去解決這樁婚姻，所以在你沒有答應我之前，還是沒有着落，便不敢貿然進行，幾個月來，我的精神上痛苦極了。」

林蘭生說到精神上痛苦極了，史小姐接上去笑道：「你的精神上痛苦極了，我根本一些也沒有知道，爲什麼過去你一句也不同我提起？」說着把林蘭生身體推了推道：「你好好的坐下來說，別貼緊了我，天氣已經熱起來了。」

林蘭生只得拖了隻凳子，面對面坐在史小姐跟前，他說：「我這幾個月來實頭痛苦，只怕向你求婚，又遭到你的拒絕，因此又不敢開口，如果一天一天下去，再不開口，錯過了這個良機，也許我一定會走向自殺一條路上去，因爲我失了，你還有什麼做人的興趣？現在承蒙你答應，那末我就積極進行這件事，向家長面前去發動，立誓達到同孫家三小姐解除婚約爲目的……」

「我不明白你愛上我一些什麼？不妨說給我聽聽。」史小姐一手支頭，一手攔在靠背上，一雙水汪汪眼睛對準了林蘭生臉上，似笑非笑的，那付樣子表示出無限的悠閒。

「是不是你問我愛上你什麼地方？這一句話你可以不要問得，要是不愛你，決不會向你求婚……」

「我總有什麼地方才給你愛上，你一定要說出來，有理由，你愛得有意義，我就嫁給你，答應你去向孫家解除婚約。」

林蘭生却呆了起來，一時吱唔不出，笑嘻嘻道：「總之你史小姐一切我都可愛，沒有一點兒批評，我愛你不但是愛你的才貌，人格，我更愛你的性情溫柔是溫柔極了。」

「說得不對呀，我的脾氣一點兒也不溫柔，時常發火，只要一件不稱心願就攢紗帽，有何溫，更談不到柔！」

「哈哈，脾氣那裏一個人會沒有發過就算了，這不能稱爲病，要舉出整個的好處來才作爲根據。現在廢話少說，我的口才



也不行，如何婉轉也說得不像。總之你史小姐我沒有一個地方不愛，恨不得把我的心肝挖出來給你，你才相信我是真的愛你了，然而我的心肝如何挖法呢……」

史小姐笑笑：「什麼挖出心肝來給我看，這種話不用去說，根本是辦不到的事。我知道你愛上我並不是指的這幾樣，什麼面貌姣好。我自問面孔並不漂亮，比我漂亮的上海灘上要多多少。講到你愛我人格，這話更下通，老實說，我們現在長房間開在這裏，同你兩人糊在這一起，在旁人看來這一對一定是露水夫妻，決不會是正式夫婦，人格兩個字就有問題了。講到愛我脾氣溫柔，我就可說完全沒有一點兒溫柔，我發出脾氣來也誰你沒有看見，十個林蘭生來我也會把你們打出去。可見你用的是說愛上我這幾樣，包你將來失望……」

「我決不失望，這是你謙遜的話。」其實林蘭生還有愛史小姐最重要的一點沒有說出口，也不好意思說出口，就是愛她有錢，愛她有勢，因為史小姐二個哥哥都做著外交官，將來他們結了婚後，林蘭生要到外交界去謀一個官職做做，只須史小姐開話一句，不怕二個哥哥不答應，可是愛她有錢，愛她有勢，這只能心裏的意會，如何可以開口說在嘴上。但是史小姐比林蘭生更思想透澈，早就知道他的心意，向我求婚，無非愛上我有錢罷了，愛上我有地位罷了，她極調皮，知道林蘭生不肯把兩句話說出來，因此搭架子笑道：

「林先生，你這個人還是言不由衷，你務必說出究竟是愛上我什麼地方，我認爲對，是真心的話，然後我便正式式答應嫁給你，否則我們還是這樣做個朋友算了，我就最怕是嫁人，我的心是不會關得住的。嫁了人無異頭頸套了一個枷鎖。」

林蘭生一時搔頭抓耳說不出苦來，覺得史小姐這個人手段很狡猾，反反覆復，吃她不准，到了後來他抱定宗旨，愛什麼地方却死也不說，史小姐便道：「好好，不說就不說吧，你同孫家的手續能够理清楚的，最好，我一定嫁給你，如果無法解決，那末再談好了。」史小姐說這幾句話，早有成竹在懷，料到林蘭生一定遭遇到失敗的，所以落得這樣答應他，果然隔了一天林蘭生便一心一意向家長去提起反對這樁婚姻了。

同時史小姐覺得把林蘭生玩了幾個月，也有點膩了起來。男女不正式的結合，日久自然也會生厭，因為得來容易，拆散也快。這是一定道理。並且她覺得林蘭生這個人也很平常，沒有什麼了不得，有些壽頭壽腦，有些癡情，彼此軋一個密切朋友就算了，何必必要發動向我求婚，求就求了，還兩個膝蓋跪在我面前，喊也喊他不起，務必必要我答應了才站起來，這惡形不惡形。現在他向家長提出反對。父母做主的婚姻，這簡直是一味胡鬧，讓他去鬧好了。

這時候亞東旅館開的房間，依然是連下去，也不回頭，一方面史小姐靜極思動，悄悄又到貴族門口去走動，又又麻將，看見中意的客人喊她，也就做做小貨，這時候她就同禮和洋行裏的沈衡章搭上了。瞞着林蘭生。小房子租在環龍路，然而好景不常，會幾何時，兩人復又拆散，這一前一後已經敘過，可是史小姐始終還沒有把林蘭生忘懷，而今沈衡章走了，她又戀念林蘭生起來。這一天林蘭生並沒有電話打給史小姐，卻是接電話的聽錯了，以為是他打來，雙方又在亞東裏會面了。

史小姐問林蘭生道：「你的事情進行如何情形了，爲什麼一點動靜也沒有，並且有不少日子了？」

林蘭生坐了下來，垂頭喪氣道：「失敗了，我的父親大爲震怒，不準我同孫家解除婚約，我現在想想唯有一死，我不想再做人了，所以好多日子沒有同你見面，實在慚愧極了。」

「什麼，你要自殺？」史小姐走過去捧了他一個頭。

「婚姻不自由，就根本沒有做人的樂趣，雖生猶死……」林蘭生幾乎哭了起來。

史小姐連忙捧了他的頭，安慰一番道：「這又何必呢，父親不准你同孫家脫離，這是他愛護你的地方，爲什麼這一點也不體諒他苦心，當然他要光火了，究竟你也這末長大了。還是這般小因脾氣。你要明白，我就早料到你的事進行會失敗的，如今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蘭生，蘭生，你心裏別難過了，我史小姐決不會爲了你不娶我回去而不理睬你，斷絕關係，我依然是愛你的，我永遠的愛你的……」簡直把林蘭生當了一個小孩子的哄騙着。

林蘭生不聽這一番話，心裏還好過些，一聽了這番話，更加難過起來，心想：史小姐越待我好，越捨不得她，因此心裏一酸，眼鬨

一紅，兩篤眼淚晶晶的往下就一滾，抽抽咽咽在史小姐懷抱裏哭泣起來了，史小姐連忙找出一塊絹頭替他拭着眼淚道：

「嗚，叫你別難過，你還難過什麼的好了，好了，別再哭了吧。男子漢大丈夫沒有用是哭，不要給茶房撞進來看見了，羞不羞的。勸你別出眼淚了吧，我史小姐離了你，不理睬你，去愛上別個男子，那末你心裏才難過，才出眼淚，也不要說他，現在我根本又沒有同你斷，又沒有同你分散，有什麼哭頭呢，我看你真是癡的，林蘭生是一個癡子。」

「我想……以後日子總……總歸難過下去，處在這個頑固的家庭之下，做人的趣味一些也沒有了！史小姐，你待我好，待我的恩情，我永遠不會忘記，縱然我們活着不能在一起，做一對夫婦，我死而有知，也永遠保佑你，跟隨你左右……」林蘭生一邊拭眼淚，一邊悲悲切切的這樣說。

史小姐立刻把林蘭生身體離開了一些，對了他的臉上逼視着正色道：「你這說的什麼話，什麼叫死不死？你難道真要自殺？」

林蘭生垂了一個頭，望着地板，眼泡皮緋緋紅的，不做聲，彷彿對自殺是默認的。他更表示出滿腔悲憤，深深嘆了一口長氣。 「你不用不做聲呀，你不是打算真要自殺，我替你想實在不犯着，這樣一個漂亮的小伙子，爲了一個女人而自殺，愚不可及，並且我史小姐根本沒有待虧你，也沒有因了你討孫小姐而和你感情決絕，一切依然同從前一樣。如果我同你吵，同你鬧，或者我們的交情因此斷了，那末你想想心裏難過，或許走到自殺一條路上去，現在我們依然很親熱，今天你打電話來約我，在此地會面，我更比你先到，看你進來一團高興的，想不到我問了你幾句關於同孫家婚姻的事，你就開口同我講這誰多消極的話，眼淚倒流了這末多。好吧，好吧，心裏別再難過了，我肚裏有數是了。」史小姐心裏想想又好笑又好氣，以爲這末一個長大的人會在女人面前落眼淚，這眼淚如此的不值錢，林蘭生這個人雖然無用，但情感倒相當豐富，當下又安慰了他一番，林蘭生也就收了淚水道：

「這幾個月來給你史小姐化了不少的錢，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單這裏長房間開了這末久，我一個錢沒有摸出來過，都

是你史姐小一人承担，叫我如何交代？你越是待我好，我越是離你不了。」

史小姐嘆喏一笑道：「噢，你又提起錢不錢的事了，告訴你吧，我多化了一些錢是不在乎此的，我會賺也會用，我不是這末會用也決不會這樣會賺，世上的事都是扯直的，有利必有弊，況且我同你的交情，難道我多化了一些錢來把它記在心上而憎你而厭惡你不成，蘭生，你這個人真有點自說自話，同我交了這末多的日子朋友，難道我的脾氣還沒有摸到，嘿嘿。」

史小姐站了起身，到熱水龍頭上絞了一把熱手巾，投給林蘭生道：「揩一把面吧，頭髮梳一梳，一個人弄得這末假灶貓樣子。」

林蘭生接了手巾抹了一把臉，便自去絞第二把毛巾。同時對了鑲子梳了梳頭髮，塗了一層薄薄白玉霜，人也爲之一振作起來。回到茶几上抽了二枝烟，一枝投與史小姐，替她劃上火柴。史小姐噴出一口烟頭道：

「蘭生，我有一個計劃，不知你贊成不贊成？」

「什麼計劃？」

「我打算把這裏的房間回頭了，可是你心裏別焦急，並不是同你分手而回頭房間，因爲在環龍路我本有一幢住宅空着的……」

原來史小姐這個計劃是打算把亞東旅館的房間回頭了，搬到環龍路去住，因爲自從同沈衡章拆散了後，這幢房子她依然承租下去沒有退租，她的存心就要將林蘭生搬住進去，同時她每個月至少節省了一千塊錢的支出，不是一個長期房間開在這裏，現在退掉了它，這筆損失也就省了。

當時林蘭生便問道：「環龍路你也有幢房子，我沒有知道呢。」

「是的那幢房子環境很不錯，本是小姊妹租居那邊，她走了後就轉租給我，我想把這旅館裏房間退了，住到那邊去，不過你來去比較遠一些，但說他遠也不能算過遠，因爲這個計劃你如果贊成，我每個月至少省掉一千多塊錢哩。」

林蘭生道：「贊成贊成，我一定贊成。」

「最好沒有，這裏住到明天，恰恰月底，我把房間的賬同他結了，決定以後我們到環龍路房子裏碰頭吧。」

隔了一天，史小姐把亞東旅館裏房間退掉了。便領了林蘭生，一直到了環龍路房子裏來。娘姨看見史小姐又帶了一個少年進來，還不知道是他的親眷，還是朋友。有點吃不準，心想隔一天也就知道這中間的祕密，大致一個走了，現在又搭着一個來了。

史小姐居然指了林蘭生的面對娘姨道：「張媽，你應該喊他四少爺，聽見沒有？」

於是娘姨走到林蘭生面前，喊了一聲四少爺。林蘭生點了點頭，笑問史小姐道：「她是……」

「她是這裏的娘姨，叫張媽，你以後喊她張媽好了。」史小姐說着，又推開窗，望見一片園林，那是對面一個花園住宅，這裏也借着一些光，饒有花木之勝。林蘭生道：

「這裏環境果然不錯，天熱時候一定舒服，想必很風涼的……」

史小姐道：「夏天就要來了，我特爲你留下這幢房子，可見我愛護你之深，只要你心裏明白就是。蘭生，這裏一到晚上風涼不過的，真是一個避暑好地方，就是炎夏白天，太陽正中當口，這裏裏也不覺得一些熱，你如果還嫌不舒服，一到太陽下山之後，顧家宅公園就在後面，只須走上十多家門面就到了，每夜開放到十一點鐘，吹涼了回來睡覺，這日子到什麼莫干山，廬山，黃山去避暑也不過如此了。」史小姐說到這裏，又領到林蘭生到露台上，白相，她說：「來來，我還有一個地方領你去白相。」林蘭生跟在她後面，走上三層樓到露台上，扶梯，開出那扇小門，便是一塊四方的水門汀屋頂，地上是鋪的花卵石，排成林字圖案，四邊一圈是水門汀欄干，中間一張石桌，四隻石鼓凳子，沿欄干佈種着一缸一缸荷花，間有垂柳，迎風搖曳，彷彿是美人弄姿。這時候是傍晚，夕陽已經西斜，間有一二顆星透露了出來，涼風習習，來到這裏大有飄飄欲仙之概。林蘭生打心坎裏歡喜出來，他笑着道：「史小姐，想不到這裏還有這麼一塊勝地？」

「我一半也是愛這麼一地清淨地方住到這屋裏來的，自己的住宅在西摩路，不是沒有花木之勝，只是我嫌他太大了，沒有這裏的精緻小巧，所以自己的家不願意去住，在外面住的日子反多，這是我脾氣比別人不同的地方。你看這裏多麼可愛，夏夜喝茶，喝酒，賞月，無一不好。」

林蘭生扶在欄干上朝東面望了一望，只見那邊一片翠綠之色，鬱鬱蔥蔥，異常可愛，不知什麼地方，舉以問道：「史小姐，那邊是個什麼地方？」

史小姐跟上一望道：「哦，那就是顧家宅公園呀。」

「哎呀，原來就在我們眼前呢，彷彿伸一隻手也可以撈得到一般。」

史小姐道：「蘭生，你府上房子怎麼樣的，我還沒有去過呢？」

「還是別去提起的好，一個弄堂住宅。我幾次想領你到舍下來自相，始終沒有這個勇氣，我知道你見了就坐立不安，還是別提起的好。」

「還是房子老式呢？髒呢？空氣不好呢？」

「簡直包括這幾種，我們屋裏不是不雇傭娘姨，不知如何也就永遠收拾不清楚。所以我在家裏時候也很少，時常溜到外邊來，加之我父親思想陳舊頑固，只有使得我頭痛。」

史小姐很同情的說：「難怪你精神上很痛苦，過去一人書毒頭似的坐書場，可是看你這末瀟灑，完全一個公子哥兒模樣，原來也是個可憐蟲啊。」正說着娘姨上來喊吃夜飯了。

史小姐回林蘭生下樓吃晚飯，令小茶特別的豐美，林蘭生想不出這個原因來，好像娘姨早已準備着的，可是又如何知道我會到這裏來吃飯當日問史小姐道：「今夜小茶何得這樣豐美，這鷄，蹄子，都好像是昨天就動手炖好的，酥是酥得來。」

史小姐笑說：「你誇獎麼？告訴你吧，我昨天就吩咐娘姨的，叫她房間打掃打掃清潔，說你要到這裏來住，同時又吩咐他做

幾個小菜，說你明夜要來吃夜飯，你才知道了吧。」

「噫，原來你昨天就來吩咐過的，難怪難怪。」林蘭生笑了起來道：「其實你用不到這末客氣，我同你自家入呢。」

「這裏因為你是第一次來過，極應該款待你一番，賽過你第一次到我家裏來，我也應當你客人招待的。」史小姐邊說邊笑，不一會工夫把夜飯吃好，兩方坐在沙發裏，剔着牙齒。林蘭生因為今天太高興，把夜飯多添了半碗，因此肚皮裏很是飽滿，想起最好出去散散步，便說：

「史小姐，你……你今夜有興緻嗎？」

「有什麼事？」史小姐回過頭來問道。

「我想同你到公園去散散步，好得近在咫尺，沒有幾步路就到了，你說你有興緻就去，沒有興緻作罷。」

「只要你蘭生開口，我一定奉陪。是不是現在就去？」

「現在就去，因為我今天非常的高興，加之小菜又這末的可口，平日只吃二碗飯的，今夜多添了半碗，可是肚子不爭氣，脹得難過，出去散散步就好過些。」

史小姐便站了起身，換了一件晚上的旗袍，又恐怕夜裏很涼，把一件單披肩也帶了去。林蘭生道：「披肩你交給我吧，我替你挽在手裏。」

史小姐便把披肩交了給他，她的手挽着林蘭生臂膊，慢慢走來，儼然一對夫婦似的。

兩人進了公園，這時候園裏遊人很多。史小姐的手始終挽着林蘭生，一步一步走來，似乎感到一些輕寒。林蘭生道：「你把披肩披上了吧，晚上有些寒意，這裏究竟地方大。」

史小姐於是立定了，林蘭生站在她後面替她披上，她便在領口打一個結，其實薄薄的一層，只求美觀，根本談不到有些暖意，旁人看來果然雍容華貴。林蘭生舉目四顧，這公園裏的婦女散着步的勿勿少少，但沒有見一個披肩的，因此他同史小姐兩

人漫步經過，注目的人很多，因此林蘭生也佔着不少光彩，面上非常的得意，一個大圓圈子兜轉來，居然後面想有一批人釘緊了他們倆個，指指點點不知講些什麼。史小姐對了蘭生道：「這公園本是塊清靜地，想不到近年來遊的人極其雜亂，良莠不齊，往往好的都要被歹的帶壞，如果一個單獨女人在這晚上來到這裏遊遊，往往會遭到一批男子包圍，所以我一人夜裏不到公園裏來，就是來得至少兩個人，但也不夜深就回去了。」

林蘭生輕輕道：「你看看，這後面一批人已經釘了不少路了，我們故意打這條路折到湖濱來，他們也釘到湖濱。」

史姐小於是側過頭去朝後望望，果然是一批小抖亂，心想：你們眼睛沒有打開，當做我什麼人，便對林蘭生道：「我們索性在椅子上坐下，看他們怎麼樣。」說着便拖了一對椅子在一顆柳樹底下坐了下來，看他們如何辦法。

那裏料到這一批小抖亂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到樹林裏去了。

史小姐恨恨的道：「我就可惡的這一批搗蛋鬼，觸壞了眼睛，釘我們的椅，蘭生，回去吧，我不要白相了。」

「爲什麼不要白相，來也來得沒有多少時候呢。如此我們反而見他們怕了。」林蘭生摸出二枝香烟，各人一支一吸，憤憤然道：「我倒要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顏色……」

史小姐道：「有什麼顏色，哼，難道他們真有什麼手段做出來，這不過吃吃豆腐吧了，老實說我們有二個人，諒他也不敢，假使我一個女人，也許要吃到他們虧的，因爲在這晚上，勿比在白天。」兩人又坐了一會，風越刮越大了起來，園裏人也就無形中散了許多，史小姐感到頗有些寒意，伸手同林蘭生握了握，覺得蘭生的手也很冰涼，便說：「你的手掌這末的寒冷，不如回去了吧。這裏太涼了，究竟還不會到大熱天哩。」

「好好，回去，回去。」史小姐站了起來，拍了拍鞋子上沙灰，兩人併肩漫步回出園門，到了屋裏，略爲休息了一會，也就上床了。自從這一次以後，林蘭生換了這個良好的環境，一顆心越離不了史小姐，因此不時兩人在外面住夜，不歸家。起初在亞東旅館裏時候，還沒有這樣大膽，只不過白天同史小姐窩窩心，真正難得調槍花出來偷機住一夜，一個月中最多也不過三四夜。



